

俄國短篇小說譯叢

鄭振鐸選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82888)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俄國短篇小說譯叢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譯者 鄭振鐸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

五四五六上

引言

我們計劃着要翻譯許多重要的俄國短篇小說，集成一套的俄國短篇小說譯叢。這一冊是開頭的一本。

在這一冊裏，我們收入契利加夫，克洛林科，梭羅古勃及高爾基四個作家的作品六篇。這幾個人的作風是那樣的不同，那六篇小說的題材是那樣的歧異；但我們這集子原來祇是「譯叢」，故便也這樣的「酸辣並陳」的刊出了。除了契利加夫在獄中的一篇是魯彥譯的之外，其餘都是我歷年來所譯的。

契利加夫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之後，便逃到國外，不曾回去過，他算是流亡作家裏的一個重要的人物。但在革命之前，他卻也是一位譏嘲沙皇的虐政而同情於革命

運動的作家。嚴加管束和在獄中是兩篇革命的故事，在此時此地讀來，也竟覺得有些同感呢。他的浮士德寫的一個舊俄時代的中等階級的家庭生活，那生活顯得是如何的疲倦與無聊。

梭洛古勃的你是誰寫得是那樣的悽美。克洛林科的林語和高爾基的木筏之上都是可怖的故事，有如逢到大自然的黑夜，風雨交加，電鞭不時的一閃的情景，那『力』是那樣的偉大。

對於這幾篇我都很歡喜。

譯者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目錄

浮士德·····契利加夫著·····	一
嚴加管束·····契利加夫著·····	四三
在獄中·····契利加夫著·····	一四五
林語·····克洛林科著·····	一七九
你是誰·····梭羅古勃著·····	二二八
木筏之上·····高爾基著·····	二五〇
作者略傳·····	二七九

浮士德 (Faust)

契利加夫 (E. Chirikov) 著

當伊凡·美海洛威契醒來時，家裏的人已經都起來了，孩子們的高聲的喧嘩遠遠的可聽到，還有盤盪的相碰聲，以及客室中金絲雀清銳如警笛似的鳴聲。伊凡·美海洛威契不想起來——由牀上掙起來真是不容易，穿衣服真是一件麻煩事，以所以他躺在牀上抽着雪茄，一枝又一枝的，簡直沒有充足的勇氣爬起身來。他時常覺得惱怒，不滿意，因為伊凡·美海洛威契不喜歡那一種的生活規則：就是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卻迫着他急急的去梳洗，吃早茶，趕出去作工。

「去看看爸爸醒來了沒有，」他聽見他的妻的聲音，一個小頭如一個球似的圓，在

門中攢了進來。

『你起來了沒有，爸爸？』

『是的，是的！』伊凡·美海洛威契帶一種惱擾的呻吟答道，當他隨隨便便的漱口時，他瑣瑣碎碎的亂說着。

在飯桌上，他是愠怒着，坐在那里似乎爲深思所占據，不注意桌上的任何人。他的妻凝望着他，想道：『昨天晚上，他在俱樂部裏一定又輸了，現在不知道從那里可得到錢呢。』

在十點鐘時，伊凡·美海洛威契動身到錢行裏作工去了，到了四點鐘，他歸家來，疲倦，飢餓，惱怒。晚餐時，他把手巾塞進領間，有聲響的吃着東西，正像一隻豬在一個槽上。他的飢腸滿足了，他覺得和平些，用氣把兩頰鼓出，滑稽的說道：

『沒有東西了麼……現在略略的睡一會。』於是他走到他的書室裏，室內裝飾着

一只鹿的角，一根他永沒有用過的槍。咳嗽，吐痰，過了一會，他打鼾起來，鼾聲那樣的高，使孩子們都怕經過他的房門口，孩子們的乳娘，要想制止一場打架或爭鬧時，常驚惶的對他們說道：「一隻熊睡在那里……你們須要安安靜靜的，不然我要讓他出來了！」

伊凡·美海洛威契睡到了八點鐘，要有人進去喊他醒時，他總怒聲的叫道：「曉得了！」說完了，仍舊打着鼾去了。後來，他從他的書室裏出來，惱怒着，兩只眼睛張大着，真的活像一隻熊，他開口沙聲的說道：

「爲什麼沒有一個人來把我叫醒？」

「叫過你了。你說「曉得了。」」

「曉得了一個睡着的人也會說話！茶缸預備好了沒有？」

於是他走進飯廳，坐在桌旁，手裏執着一張新聞紙，又帶着了一種好像沈入深思長慮之中的神氣。他的妻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正在倒着茶，身子隱在茶缸後面，看不見他

的岳母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坐在一張桌的那一頭如平常一樣，縫補着孩子的襪子，一隻襪跟伸蓋在一把茶匙上。大家不說話，只時時的聽見一二句極簡短的問題，答語。

「還有沒有？」

「還有！」

「又沒有檸檬了麼？」

「牠正在你的鼻下！」

吃完茶之後，伊凡·美海洛威契動身到俱樂部去闖紙牌，牌闖完了，去吃一頓晚餐。在早晨二點鐘時回家，那時他的妻已經睡了。只有馬麗亞·彼特洛夫娜還在等着，頭髮鬆散着，穿着一件舊的短衫；她常常嘆了一口長氣去迎接他。伊凡·美海洛威契知道她的神祕的嘆息的意思；那是不說出來的對於他的行爲的厭惡與檢查。於是他脫下他的套鞋，這樣的對她說：

「請你不必嘆氣！」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並不厭惡她的丈夫；她對於他的打鼾與他的出外，都已安之若素了。只有馬麗亞·彼特洛夫娜看不慣這些事。

「一個好丈夫，真的是你所見的！只不過他的晨衣掛在衣鈎上！」她常常這樣的說。

「不要這樣，媽媽……一切的男人都是那麽樣的……」莎尼亞·巴夫洛夫娜諍說道，但她的臉漸漸的憂鬱起來，濃厚的愁悶兜上了她的心。她在黃昏中走進客室，兩隻手負在背後，深思着什麼事，自己柔和的憂愁的啾唔着：

「在那遠遠的地平線前面的，是一塊福地……」

然後她突然的搖搖頭，走進育兒室，和孩子們玩着偶人，或告訴他們阿林諾西加妹妹或伊凡諾西加兄弟的童話。最大的孩子像他的父親。當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看護着孩子時，她朦朧的把思想帶回過去的時代，她的過去的女兒時代的隱約的幻像，把她靈

魂中的空虛，疲倦，厭煩與不平的想望的感覺逐了出去……

「媽媽，媽媽！現在講巴巴牙加的故事好不好？」

「很好。古時有一個巴巴牙加；她的瘦腿……」

「她也打鼾麼？」小女兒問道，她的藍色的張大的小眼睛，定定的專心的注視着她的母親。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笑了起來，捉住那個孩子在臂間，熱烈的吻着她，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別的事。

他們每個月總請兩次客。他們的客人們全都是愚笨，平庸，不活動的人，在完全的一律中，在規則，平穩，無趣味中，過着他們的生活的，一生沒有一點災難。他們全都願意說着同樣的話，做着同樣的事。起初，他們坐在客室裏，談着他們的家宅，他們的孩子的胃口，以及天氣。當莎尼亞·巴夫洛夫娜陪着他們時，她的母親在預備茶。在小碟子上放些

菓醬，她看看罐子，自己說道：

「可以用到了新的果季時呢，實在的！如果我們到了復活節還够用，我們要謝謝上帝了！」

她又把糖倒在糖皿中，看了看糖袋，想道：

「二十磅，真的是要一布特（譯注，俄國量名，等於三十五磅。）才恰好够用呢！」

「你們請來用茶好麼？」她到了門口，邀請那班客人們，她的臉上現着歡迎的微笑。客人們如川流似的走進去，一路上釘緊自己的鈕釦。他們沈重的坐下去，嘲笑那些

坐在桌角的人，說他們在七年之內並不結婚，於是一陣茶匙的響動聲，說着『可憐！』

「請！」他們的談資，又回到他們的家宅，他們的孩子們的胃口或牙齒，或米糧昂漲的事了。吃了茶之後，客室裏佈開了紙牌桌子；蠟燭，紙牌，粉筆，都已預備好了。每個人都被鼓動了。於是來了一陣疲倦的情調，如當人們被逼的去做他們所沒有意思去做的事時所表現

的。男人們與女人們都各自坐在桌旁，在雪茄煙氣中，紙牌戲開始了，在辨論，爭執，互相叱責之後，他們突然的開始笑了，全體都似乎十二分的滿意，以爲自己是世界上的最快樂的人。他們成了最狂熱的人，有什麼人如果不加入鬪牌，表示一種淡漠的神氣時，他們便都着惱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並不鬪牌；她的職務是爲她的客人們預備食物，招待他們。當他們在鬪牌時，她和她的母親去預備晚餐，在預備時，有些小爭執，但卻不使客人們聽見她們爭吵的聲音。當女主人來說『請吃晚餐』時，客人們都匆匆的跳了起來，椅子榻榻的搖響，笑着走到飯桌邊，只有二三個人，比別人更熱心於打牌的，留在後邊，熱烈的辨論着牌上的事……主人來了，把他的手臂放在他們的腰間，領他們走去。

「現在喝一杯，」伊凡·美海洛威契常常這樣的開始。

連喝了好幾杯沒有說什麼祝語，後來他們開始舉杯祝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及其他女人的康健了。各人的臉漸漸紅了，眼光漸漸的快活了，從桌子的這一端到那一端起

了一種喧語。

「彼得·瓦西里威契，你願意把魚子醬遞過來麼？」

「尼古拉·格里古里威契，你願意把青魚遞過來麼？」

跟着是嘲諷的談到他們的妻子們，談到以前已經談過了許多次的故事及先代的舊話。

伊凡·美海洛威契光榮的說起他和他的妻是因了戀愛而結婚的……

「我們爲戀愛而結婚……實在的，我和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一同私逃……」

「真的麼？」

「我記得牠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我幾乎要用手槍自殺！你們以爲那件事如何？我們約定在花園中相見。他們的花園是很美麗的，可惜很優的和房子一同賣去了……是的，我在舊夏屋等牠……我的心躍得如此的響，好像一部火車的聲音，嗒，嗒，

嗒！

伊凡·美海洛威契極詳盡的一件件事說着，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坐在離他不遠處，臉上微微的發紅。她顫抖着，半闔着她的眼。

「後來，她坐了車來了！」

「走來的，」她不意的矯正他，因為這個敘述中的每個句子，每件小事對她都是親切的。

「坐車來，走來，那有什麼兩樣？」伊凡·美海洛威契含愜的說道，他有些惱她插嘴進去，他說完了他的故事，不管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的矯正，不管莎尼亞·巴夫洛夫娜自己，好像她與他故事中的女人是毫不相干似的……

晚餐過後，茶又吃了一。客人們想用他們的手掌或他們的餐巾，隱蔽着他們的打呵欠；他們深深的呼吸着，看看時鐘，與他們的妻交換視線。

「是回家的時候了。」妻們說道，於是大家都向主人告別，女人們互相吻着，男人們在尋找套鞋，帽子，這又是以後打趣的題目。

當他們全都走了時，遺留着的是：屋內充滿着的雪茄煙氣，一半鑿下的杯中的茶，碟中的煙灰，晚餐的餘菜，一陣恬靜的和平占據於屋內，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投身坐於一張椅上，墮入一種沈默淡漠的境地，對於她的環境漠不動情。她在空洞的喋談，喧嘩的客語及飲呀食呀之後休息自己，覺得似乎是正經過什麼重病，或剛脫避開什麼可怕的刑罰，她的母親，走過客廳，開了窗戶，說道：「像一座兵營，真的是！」然後把香煙頭從花盆中取出，她的怒氣來了。

「我每張桌子上放了二只灰盤給他們用了！他們還不滿意，一定要把他們的香煙頭拋在花盆裏！」

於是她去清理桌子，放好椅子。伊凡·美海洛威契脫下外衣，解開背心的鈕釦，一個

一個房間走着，打着呵欠，顯出他的腐敗的牙齒。

「在倭爾加河上的人們都睡了，我們也必須到牀上去了，」他對自己啣嚅着。

他走進他的臥房，脫了衣服，全身舒伸的躺在舒服的大鐵牀上；牀上飾着銀球，墊子是彈簧的。他浮泛在滿意的海中，自己安靜的等他的妻的來。她好久好久還不來，他等得暴躁起來。

「清理東西真麻煩！你不能讓牠去麼？」他高聲的叫道，靜聽着，「孩子們吵得這麼利害！」

從育兒室裏傳來了一個孩子的哭聲和他的妻的聲音。再等也無用了；她現在在一定裏許多時候以後才能來了。伊凡·美海洛威契把被蓋到他的肩上，拳曲起身來，轉臉向着牆。

一個月總有一次或二次，他們出去拜訪別人家。程序是一模一樣——喝茶，談着家

宅，孩子們的胃口，綠的桌子，雪茄的煙氣，辨論着紙牌上的事，晚餐，喝酒，魚子醬，醃青魚，免不了的片肉，胡瓜。當他們告別回家時，窗戶無疑的在他們後面開了，他們的主人們自己安享着客去後的平靜與恬寧……

如此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過去，沈悶而無趣，困疲而無光彩，如一個灰色的陰沈的黃昏。「生活好像是永久的研究着一本烹飪的書……每天的不同僅只是這一天我們有湯和肉片，別一天我們有菜蒸肉和肉片而已。」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有時這樣的想着，一陣失望的波濤湧過她心上；她覺得她必須立定些主意，必須做些事。但她能做什麼？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她的脣上飛過一陣苦笑，慘白而無助的，淚點不期的立在她的眼中……

在這種時候，一陣可怕的抑鬱便抓住了她；她對於什麼事都覺得不高興，不願意見什麼人，或和什麼人說話。她看來，似乎每個人所談的事，往往是他們所永未想到的，而他

們所想的事卻謹慎的深藏着，不讓別的人知道；每個人往往因了並不可笑的事而笑起來，完全是由於一種好意或盡禮的一種意識，每個人都想表白出好而聰明，而實則他們是愚蠢，凡庸，與不可忍的笨澀……

她坐在窗旁，她的肘靠，在窗臺上，眼望着街上，看着乏味的光陰消失於灰闇的微光中。她回憶起她做女兒的時代，那時，她看人生是如此之大，生的地平線無終止的伸開去，被包圍在一陣朦朧的青霧中，牠的無限的變幻是如此的有趣，如此的神祕與不可思議。所有的關心的事，所有的她所願欲的，都在她的面前，她的處女的心，帶着恐懼與好奇，靜靜的站在不可知的將來之前，她的靈魂，隱約的爲些幸福的榮達所擾動，那種幸福也許便是勝利的戀愛……

但這是實際的生活，地平線終止於街道的那一端，那裏是一家常常負着債的商店，而唯一的詩歌集卻就是那烹飪書。一天的過去，大家生活在連續的困疲，談着關於

房宅地方的空話，鬪鬪紙牌，生產孩子，還要不休的訴苦——丈夫們反對妻子們，妻子們反對丈夫們。沒有勝利的戀愛，只有勝利的凡庸，與困疲……所有人生有趣的事，都已在她處女時代遇到了，她的幸福不留意的飛過了她——這種幸福只來了一次，便永不再回來了……

天色漸漸暗了，點點的微光在街上閃爍着。一陣鐘聲要人去做晚禱。這帶着回響的禮拜堂鐘聲在心裏引起了些朦朧的擾動的感覺，既不是憂苦那已經永逝的東西，也不是一種對於現實生活的厭惡。「晚鐘，晚鐘！」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深深的嘆氣，微語着，一個白色的人影在黑暗的房裏出現，那是伊凡·美海洛威契，他正從他的書房裏出來，穿着白襯衫。他伸張自己，打了一個呵欠，說道：

「你吃得足，睡得足……你夢想些什麼？」

「沒有什麼。我在想着生活是如何的困疲，伊凡·美海洛威契！」

「你有了三個孩子，現在卻覺得困疲了！」

「如何的凡庸呀！」

「又煩惱了，我看你。」伊凡·美海洛威契含愠的說，手搖了一下，走開去了。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微笑着，後來又大笑了，她的笑聲又變成哭泣了。結局是歇斯
特里克。

「如何的惱人呀！」伊凡·美海洛威契怨道，高聲的喊女僕取水來。

「帶冷水來，從龍頭上取來！」

「什麼事情？你對她做了什麼事？」母親叫道，衝進房來，她的眼的白色耀在黑暗中。
她全部的姿勢表示出一個報復的意思與一個打算。「你對她做了什麼事？」

「什麼事都沒有！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一點也不懂得！你的女兒不是一個平常的婦人；她實在是一個非常人！」

「你說過什麼傷她感情的話沒有？」

「沒有說什麼，連想也沒有想到。我走進屋內，她正坐在窗口邊，突然的，沒有一點原由，她發聲笑起來，後來又哭了。」伊凡·美海洛威契聳聳肩膀，馬麗亞·彼特洛夫娜（他在惱時，叫他爲巴巴牙加）不相信他的話，定要他說個明白。

「不要對我說那種話……非常人，實在的！我們的家庭都是康健的，沒有病的……你對她做了什麼事？」

「很好，讓她是平常的！如此是最好！」伊凡·美海洛威契惡意的說，離開了家。他到了他的俱樂部裏，鬪着紙牌，憎惡每個押得多的人，輸着錢。

同時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卻容色憂悶，到處走着，猜想不出他們二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她時時的走到莎尼亞·巴夫洛夫娜那里，說道：

「你們不和，又反目了……但爲了什麼事？你找出了他的什麼錯處麼？」

「不是的。」

「他觸怒了你麼？」

「不是的。」

「你瞞着我是無用的……暗殺將發生的……我什麼事都知道，我親愛的。」母親說道，她變了她的語調，從另一方面來談話。「他是嫉妒着……你必須不要激怒他……」

「唔，真的！他不過是一個傻子，沒有別的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插嘴道，在眼淚未乾時笑了起來。母親生氣了。

「當一個妻子像這樣的談到她的丈夫時，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的！」

於是她開始用她所能說出的最漂亮的話，替她女婿辯護，簡直的像世界上的人比伊凡·美海洛威契更好的是再也沒有的了。

「看看別人，現在說說卡比塔里娜·伊凡諾夫娜的丈夫吧！這位可憐的婦人忍耐着她的種種苦惱，不發一句怨言，也並不到別處稱她丈夫爲一個傻子。你並沒有估估你所得到的丈夫的價值，我親愛的！如果你失去了他時，你就哭也無用了！」

馬麗亞·彼特洛夫娜沒有得到她女兒的回答，自己憂擾的在猜想，在忖度。她等着她女婿的回家，並不去睡，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想着詫異着。「噤！」她時時的說道。

伊凡·美海洛威契吃了晚餐，喝了酒，回到他的家來了，他的惱怒的喧聲在全個沈寂的房裏響着，驚動了馬麗亞·彼特洛夫娜。「我想他是喝酒了，」她想到，開了門，她並不像平常一樣的嘆氣，但喜悅的說道：

「晚餐給你預備在飯廳裏了。」

伊凡·美海洛威契並不回答她。他從這間房到那間房，大闊步的走着，帶着反抗的神氣，逢逢的把門響着，高聲的咳嗽，使每個人知道他是他自己家裏的主人。爲了更要表

示他的不高興，保守他的獨立，伊凡·美海洛威契那一晚上且不到那張舒服的飾有銀球的牀上去睡，卻躺在他書房裏的沙發上，恰在鹿角及他所從未用過的槍下面。

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從開着的房門口柔聲說道：「至少也要拿了這個枕頭去，」於是她拿進一個白色枕頭到房裏來。

她的女婿一句話也不響。

「像這樣要僵硬了頭頸呢。」

「請你不要關心到我的頭頸。」

馬麗亞·彼特洛夫娜把枕頭拋在一張椅子上，閉上了房門。伊凡·美海洛威契有他自己的意志；他並不去取枕頭，但把頭枕在他的手掌上，他爲他家庭的煩惱的重量所壓迫。

家狗諾馬常常是在伊凡·美海洛威契這一邊的。當丈夫與妻子不和時，諾馬並不

和婦人們在一起，他用腳爪把房門開了，走進去安慰他的生氣的主人。他跑上沙發，把他的帶着溼淋淋的嘴的頭部擱在伊凡·美海洛威契的胸前，雙眼望着他，帶着一種神氣，好像在說道：

「他們全都是豬，真的是他們不會賞愛你的！」

伊凡·美海洛威契說不出的感激諾馬，愛好的拍拍他，扯扯他的長耳。書房的門又開了，馬麗亞·彼特洛夫娜柔聲的叫道：

「諾馬！諾馬！」

諾馬不動。伊凡·美海洛威契一隻手放在他頸上，開始更重的拍打他。

柔和的聲音又傳進來：

「他也許給你一隻虱……諾馬，諾馬！」

伊凡·美海洛威契跳起身來，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一把鑰匙將門鎖閉上的清脆

回聲，使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外交上的和解手段告了終止。

『和狗睡在一起，真的是……那是最後的稻草了，』她在門外喃喃的說。

像這樣的情形是有一種戲劇的成分在內的，但還有完全沒有戲劇的成分的事，那件事是每月的二十日必定要有規則的重演一次的，那時伊凡·美海洛威契領到了他的薪水，立刻便償付了他的許多瑣小的債權者。錢永遠是不够還帳及家用等等，而在伊凡·美海洛威契看來，似乎是應該够用了。他嘲罵全體的婦人們，說她們一面要求解放，一面卻不配維持她們自己的家務……

『解放，實在的！』他說道，從他皮夾裏取出鈔票來。

『解放對於這事有什麼關係？』

『鬼知道他們爲什麼教你們學地理，代數，三角！你們不能使收入與支出相平均，學了牠們有什麼用處？解放，實在的！』

「如果你不那末常到你的俱樂部去，也許他們便會相平均了。」馬麗亞·彼特洛夫娜說道。

「我能够從什麼地方得到錢呢？我又不能造錢，我不是一個造假幣者。」

如此的，他們三個人互相叱責着，抱怨着，降到了那末瑣屑卑鄙的地方，甚至他們以後竟十分的自己慚愧。過了每個月的二十日，一種淡漠無情的心緒占據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的靈魂上，她雙眼裏的光耀沒有了，她的舉動變成了遲鈍而笨重。在這些時候，她似乎變了老些而且憔悴了，也不注意到自己的外貌；從一個美麗的少婦，她變成了如一束的被人拋棄到窗外去的殘花了。

如此的他們過着他們的日，月，年，如有什麼朋友問他們現狀如何，他們總是回答道：

「呵，我們沒有要訴苦的事，謝謝上帝！」

一個人總要時時把這個生活改造一下，伊凡·美海洛威契的這種改造便是一年

去喝三次酒。

「必須時時使你自己振戰起來，以刺激全身；這使你有益。」他常常在喝了酒之後的第二天這樣說。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的改造的觀念是到一個劇場裏去，但這件事在她生平真是罕得遇見，觀劇成了一件極重大的消息了。當她提議說，他們應該到劇場裏去換換空氣，她丈夫總是對她提起一次到聖彼得堡歌劇場去的事，那是九年前的事，那時他們還是剛結婚呢。「污辱了菲格納及薩委娜的印象，那是值得的麼？」他問道，於是自己到俱樂部鬪牌去了。

然而，當浮士德聲明在本地劇場裏開演時，伊凡·美海洛威契卻沒有等到他妻子的要求，便爲他自己和他妻子定好了兩個座位。

「我們今天晚上去看浮士德去，」他從銀行裏回家，把兩張有顏色的定座券拋在

桌子上，含慍的說道。

「浮士德？」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快樂的叫起來。她的臉耀着喜悅。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快樂着，喜踴着，早早的就去打扮去了。伊凡·美海洛威契看着她穿換衣服，梳理頭髮，因為當他和她一同到公共場所時，他願意她打扮得好看。他要大家看他在她手臂間時，說道：「那是一個美貌的婦人！」

因此，伊凡·美海洛威契便成了一個嚴酷的批評家。當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在穿戴時，他用他的批評去惱擾她。

「你彎曲你的頭髮沒有合法。這個樣子與你的面貌不相稱，使你看來像一個猶太女人！」

「我並不這樣想。」

「這是很可笑的事，女人們永遠不知道什麼是與她們相配稱的。且她們永遠不想

娛悅她們的丈夫。」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自己也要好看，但她卻不相信她丈夫的批評，且也不信任她自己的。又發生了和平時一樣的爭端，他們離家時各自惱怒着，情緒惡劣，心境沈悶。他們出發到劇場去，沒有一點快樂感覺；他們可以說是迫着要到那里去的。當他們手臂夾着手臂走出門時，大家都想抽回手臂去。伊凡·美海洛威契怒聲的叫喚一個車夫來，好像他是憎恨世界上的所有車夫似的，一輛雪橇馳了過來；伊凡·美海洛威契扶掖他的妻進橇，坐在她身旁，把他的手臂摟繞在她的腰間。他們在路上各自不說一句話。伊凡·美海洛威契把他的脾氣發洩在車夫的身上。

「留心車軌！穩定些，你木頭！靠左邊走！呵喂！」

伊凡·美海洛威契沒有一刻不覺得對他現在手摟她的腰的女人生氣，她似乎裝載着敵意對待他，像一個炸彈，無時不可爆發……車夫嘖嘖他的脣，把韁轡扯了一下，希

望如此可以愚騙過那位生氣的先生，使他相信馬是敏速的走着，但伊凡·美海洛威契卻不受他的騙。」

「你以為這是送葬麼？」他問道，推推車夫的背影。「送葬並不會走到劇場去的。你沒有給你的馬充足的糧食吃，你匪徒！」

「你從什麼地方看出呢？」詫異着的車夫回過頭來問道。

「你怎麼敢回問過來？」

警察也同樣的觸犯了伊凡·美海洛威契的不喜歡。他常預備在劇場門口創造一幕戲。今天負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見車夫一到了門口，立刻便促他們走開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一隻足剛要踏在地上，他就叫道：

「拉過去看清楚！」

「你從那里學得了你的禮貌，我的少年？」伊凡·美海洛威契回頭向他兇惡的問

着，且嚇他說要回警察長報告他，他自己與警察長是極好的朋友。他把他的手臂給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大跨步的走過警察身邊，帶着莊嚴的神氣，好像他就是警察長一樣。

樂隊正奏着浮士德的序曲。

他們手臂掖着手臂，走下長的鋪着地氈的旁道，走到自己的座位。伊凡·美海洛威契想像所有的眼睛都注射在他身上；他想使他的步法走得更尊嚴些，於是身體壁直的聳着，胸部挺出。莎尼亞·巴夫洛夫娜雙眼望着地上的走着，好像一個處死刑的人，她的臉因羞與愁而變爲無感覺的。燈光滅了幕布（上面畫着一個海，如天色似的，還有天空，如海水似的，還有些幻想的古代廢址與熱帶植物）扯了起來，一位傳說的浮士德穿着一件棕色睡衣，戴着睡帽，領下一部白鬚，開始用一種如金石似的高音唱着，摸着他的白鬚。

「無用呀！我困倦的在我終夜祈禱中喊求着也是無用呀……！」

起初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並不受音樂或歌聲的感動。她眼見的比聽到的還多。當一個火焰滿身的紅色的米菲士托弗走上台來，宣言說，他什麼都有預備着，且富有着錢時，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想起來不久就是這月的二十號了，肉店裏的帳已有兩個月未付……『解放』伊凡·美海洛威契的聲音在她腦中回響着，當她放下肉店老板和解放不想時，浮士德已經脫下了他的白鬚與睡衣，從一個老人變成一個少年而美貌的人了；詭異着這突然的變化，帶來了第一次微笑在她臉上。

『呵，青春，你的快樂真不可限量呵……』

浮士德唱着，勝利的走近足燈邊，舉起他的雙臂。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想着伊凡·美海洛威契的年齡與他們失去的青春。她嘆了一口氣，偷偷的窺視她丈夫一下；他深沈的坐在他椅上，他的雙手捧着腹，他的頭略略的歪着；他的修治得光潔的臉與染色塗蠟的鬚髮，十足的表示出愉悅與紳士的尊嚴，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的眼光疾忙的轉開了。

在第一次休息時，他們手臂挽着手臂，到遊廊裏散步，伊凡·美海洛威契想着他的妻頭髮梳掠得不好，她的臉又沒有那裡的別的女人們的臉那樣光彩，快活，心裏很難過；當別的女人們的綢衣繚絆着的走着時，雙眼都光亮照人，她們以快樂的聲音，笑着，談着。他們散步了一會，沈默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像各自不覺有其他一人存在似的……在燈光之下，婦人們的衣飾，被電光所射，煌耀動人，許多的語聲營營的響着，如無數蜂羣在蜂窩中一樣，但在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看來，動作與語聲，光彩的照耀與反射，都似乎奇異而遼遠，一列一列的人們的臉，與如許多束花朵似的包廂，使她感得困苦與寂寞。

她並不四面的向聽衆看着，但只把她的雙手柔順的放在膝上，她的眼睛低下，希望不遇到什麼熟識的人說「你好呀？」來打擾了她的沈默的情調，或伊凡·美海洛威契不粗暴的對她說起警察或非格納的事情。當燈光滅了時，她覺得一種釋放的意緒，好像

她突然的發見她自己獨自坐在她處女時代的房中。

當她看着舞臺上時，她漸漸的失去了現實的世界，把自己投於一種朦朧的精神的情調中，這種情調開始在她內心擾動。她忘記了她的怒氣，她忘記了小爭端，肉店老板，以及沈悶的散文似的生活；她的靈魂漸漸清晰恬靜起來；永遠裂口的傷痕終於被治好了，她的不可忍的痛苦也止了……在第三幕時，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從她的本地小城市翱翔開去，忘記了她與在她四周的人，降服於音樂，月光，戀愛的默想，一種快樂漸漸的成了無限量的，無所不吸收的，雖然她是包含於憂愁中，卻柔和如月光一樣；劇場上可愛的女郎，掛着兩根長的金色辮子，在向着一個具着孩子的熱情與真樸的少年的足下求着憐恤。她浴於月光中，又懼又喜的慄抖着，她的頭依靠在那美少年的肩上……她倚在開着的窗口歌唱她的歡情，告訴天空的明星以她的快樂，沈寂寂的夜，夢場似的花園，她的歌聲，純潔而神聖如一首讚歌，升起於滿天星斗的空中……

牠是如何的親切，如何的熟悉，對於那些曾有過這種快樂的人！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她自己曾是一個女郎，也有一根金色的辮子，也曾因愉悅她的幸福對星光與沈寂寂的花園歌唱着，浴在神祕的月光中，也曾又喜又懼的戰慄着，乞求着憐憫……

「哈哈，哈哈！」米菲士托弗這樣的笑着——如此的一種殘酷不仁的譏刺的笑聲呀——在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心裏以溫柔的愛情彈奏着的樂聲立刻停止了，留下的只是這個笑聲，壓榨着，勝利着的在牠的凡庸的現實上……

她的幻想與夢境完全扯裂開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低下她的眼，她的脣緊緊的閉着。一陣微笑飛過她的臉上——一陣奇怪的突如其來的微笑，伊凡·美海洛威契在他椅上坐直了，嚴肅的說道：

「那不是一種惡笑。」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凝視着她的丈夫，可憐的嘆了一口氣……她和伊凡·美海

洛威契成了復和了，對於他的誇大，對於他的雙手捧着腹，也不覺得討厭了……伊凡·美海洛威契已不再給她以一種厭惡的感情了……這人坐在她身旁的，會做過她的浮士德，她的戀愛夢會與他同織成。這也許是一個幻境一個錯誤，但這個錯誤卻建設了她的一生，且如同青春牠自己一樣的不可復返。

幕布閉下了，掌聲如雨水似的起來；樓廊裏的喧聲充滿了全屋，畫着海水及古代廢址的幕布又升了起來，浮士德，馬格萊特及米菲士托弗手牽着手的出來，向聽衆微笑。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感得好像突從一場充滿了美趣的夢中醒來，幻境都忘記了；這個覺醒惱怒了她；她很艱苦的想帶回已散失的幻境……她不願意見馬格萊特變成了女伶，熱心於掌聲，獻媚於那個大怪物，聽衆，她也不願意見米菲士托弗把一隻手快樂的感謝的放在胸前，也不願意見浮士德，他現在看來如一個理髮師似的且向劇場兩旁送吻。

「來，委尼亞！」

伊凡·美海洛威契有情的把他的手臂給她，他們走出到遊廊上。他叫送了茶來，後來又叫送了橘子來。

「我渴了，」他解釋道，把一顆橘子遞給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從那一刻起，所有他們之間的敵視的感情完全消失了。

「橘子酸麼？」

「不，很好吃。」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吃着一顆橘子，觀察過往的男人們。「他們在家裏時並不如此舉動，」她想到，「他們都是到他們俱樂部去的。結局，我的委尼亞是比之在這里的許多男人們都好些的！」

「你怎樣的喜歡馬格萊特·委尼亞？」

「不壞，不過及不上阿爾麥·福士脫，自然的……」

「你聽過阿爾麥麼？我不知道。」

「你不記得麼？我們在聖彼得堡時同去聽她的。」

「呵，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自然，歌劇的本身就是不朽的……我已經看過牠一百次了，還想再看牠一百次以上。人生反映着如在鏡中一樣……是的……你記得不……在花園中？」伊凡·美海洛威契柔和的結束着，身體彎向他的妻。

一陣羞赧展佈在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的全身的各部；她的雙眼，憂鬱如夢的，深思的凝視着遠處。

「那必定是發生在一個夢中，」她的脣柔和的微語着，她的頭部在她美麗的光頸上抖戰着。

幾個朋友走過來，問候他們。

「你好呀？」

「呵，我們沒有什麼可訴苦的事，謝謝上帝。你呢？」

「很好，謝謝你。你怎麼樣的好看呀，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你益發益發美麗了。」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臉紅起來，一陣罕遇的榮譽與快樂的波紋展佈在她臉上，使她看來怪可愛的。

「你這樣說是很好的。我想，我是一天天的村樸了！」她答道，半闔着她的眼，媚態的扇扇她自己。

男人們成羣的在辨論，女人們沈默的把她們的手放在頭髮上。伊凡·美海洛威契看着他的妻；她的確是美麗，他想，是劇場中最美貌的女人之一。他的臉也有了一種榮耀的神色。

「有一個她的畫像，是我們定婚時畫的。你有看見過牠沒有？」他問道，旋動着他的鬍鬚。「這幅畫掛在我的書桌上，她那時梳着一根金色辮子，有今晚的馬格萊特的辮子兩倍粗呢。」

當在最後的一幕裏時，伊凡·美海洛威契的靈魂經過了一個變化。他想像他的妻正遭着和馬格萊特一樣的不幸的命運，而他自己就是浮士德，他開始憐憫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了。陰森的獄壁，灰暗的石地，稻草，那女人，被欺，犯罪，她的理性沒有了，然而仍舊是如此的純潔而高尚，溫和，柔順的樂聲，激起朦朧的過去的快樂的回憶——一切都使伊凡·美海洛威契抽着長呼吸。……他凝望着他的妻，看出她的雙眼中有淚點，覺得她是無限的親近於他的，他有好些地方真是應該受責過……

伊凡·美海洛威契喪氣的凝看着臺上，靜聽着柔和的音樂；在他看來，似乎他自己的莎尼亞是被捕進獄，回憶着他們在市場上的初會，怎樣的他對她唱道：「在喧擾的市

場中，』怎樣的他們在黑暗的花園中坐在一起，靜聽着夜鶯的啼聲，矚望着滿天的星斗。
……

他們離了劇場時，他們的靈魂已經改變了，充滿了一種溫和的愛情。他們似乎都覺得所有的生活中的卑下的，瑣屑的平庸，都已去了，他們以前的快樂的一部又回來了……他們坐在一部輕轎上飛快的回家；伊凡·美海洛威契緊緊的纏攏着他的妻的腰，好像他怕在路上把她失去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藏她的臉在她大衣的柔領中，僅只她的雙眼在她白帽之下照耀着，如二塊燃着的煤火。伊凡·美海洛威契想吻她，忘記了一切事，想要這樣做，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帶着笑，半闔着眼，溫和的對他搖搖她的帽子……

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和茶缸都在等候他們的回家，茶缸滾沸得正好，呼着氣，在雪白的桌布上很好看的襯耀着。棕色的麵包，色味都在招引人，淺烹過的雞蛋，只等茶匙去

碰破牠們。馬麗亞·彼特洛夫娜打着呵欠，由育兒房裏跑出來，穿着一件舊睡衫，歡容的說道：

『進來，孩子們。你們要吃些東西麼？』

伊凡·美海洛威契並不回答。他走進燈光朦朧的客室，慢慢的上下走着，啞啞的說，『讓我凝視我前面的身形……』用他的手掌，拍打着他的頭。

他回到飯廳，走近他的妻，吻着她的前額，然後走開了，又唱着，『讓我凝視我前面的身形……』

『先吃些東西，以後再去凝視。雞蛋要冷了。』馬麗亞·彼特洛夫娜說道，在門口看進來。

『來了，來了！』伊凡·美海洛威契答道，懊惱着，依然在房內走來走去，啞啞着，投自己於他的情調中，於朦朧的回憶中，於過去的溫和的抱歉中。

他們三個人同坐下吃茶，親切的談着，心裏和平而恬靜。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已經換上了白色的睡衣，兩只袖子如翼膀一樣，且已放下了她的頭髮。她時時走進育兒房，跪在小孩子們的牀邊，以母的愛與慈，看着她的睡着的孩子們，看着他們的光光的小臂膀，看着他們溫和天真的臉。她似乎覺得他們就是小天使睡在那里，純潔而和平，他們的純潔，已經把馬格萊特的靈魂帶到天上……

「你看來像馬格萊特在獄中，」伊凡·美海洛威契說道，他的肘靠在桌上，注意的凝望着他的妻。年代似乎飛馳過去；在他面前的是那個梳着金色辮子的溫柔女郎，他想戀愛她，常常崇拜她的……

當他凝望着她時，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低下了眼睛；她微笑着，深深的，深深的在她的心底，奏着她青春的未完曲的破斷的樂聲，如一座山的回響似的。

伊凡·美海洛威契平常是穿着襯衫和背帶吃晚餐，現在卻並不想脫去他的外衣。

他盡力的要想使他的舉動，姿態更尊重些；他對馬麗亞·彼特洛夫娜也格外的有禮貌起來。

『要牛油麼？』他問道，先料着她所要的。

『全個世界如一個過客似的，』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帶着滿意的微笑說道，取了牛油，加上一句『可憐！』

『晚安，我的馬格萊特！』伊凡·美海洛威契說道，他久久的凝望着他的妻的眼，吻她的手和面頰。

『睡得好好的，我的浮士德！』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嘲笑道，滿意的吻着她丈夫的脣。

伊凡·美海洛威契與馬麗亞·彼特洛夫娜握手，當他對她說晚安時，然後走到寢室中去。一盞亮着的小燈掛在天花板下，把房間浸在一種青色的如夢的光中，柔和而實

在牠看來是如何可愛呀！……伊凡·美海洛威契慢慢的脫了衣服，脫了皮靴他以一種柔和的做作的聲唱道：

「你們純潔而卑微的住着的，都有福了……」

嚴加管束

一

老年的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每天傍晚的時候，總要到火車站去一趟，去迎接客車。客車沿着木做的站臺滑動着，常常似要使她驚得一跳，彷彿牠有點兒出於意料之外而來的。她的頭腦裏，充滿了關切她兒子尼古拉斯的遭際的思想，還想到他現在的情形是如何了的念頭……站鐘的噹噹而鳴，汽笛的銳叫，常使她從這些念頭裏驚醒過來，她便從這一輛車廂衝到那一輛車廂的在尋找着她的兒子。她總是熱切的注視着站在站臺上的羣衆，窺望進車窗之內，每當她看見黃色的鈕釦，或圍以青帶的尖頭帽時，她的頭總是卜卜卜的跳着。

同樣的事發生了好幾天了；火車天天的徐行的入站，一小羣的不重要的人物從客車上走了下來，尖銳的汽笛四應着，彷彿是匆匆忙忙的，車站上的鐘聲，客車又開走了，留下幾縷青煙作爲牠的行迹。有一次，本地的警察局長到了，他的妻和一羣的孩子們到車站上來接他；又有一次，教堂裏的女醫生和包菲里神父到了；但總沒有尼古拉斯的踪跡。……「那是什麼用意呢？……唉，這些孩子們，這些孩子們！」馬里亞·底莫菲夫總是急急的從她眼上把眼淚拭去了，繼續的在站臺上詳細的找尋着。她不能相信她自己的眼睛，常要詢問車站上一個人道：

「這部客車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莫斯科去，老奶奶，要到光光亮亮的莫斯科去，老奶奶，」那個人一邊在繼續的清掃着站臺，一邊答道。

「這部客車是從基孚來的麼？」

「是的，是從基孚來的，基孚來的。」那人答道，有點不耐煩了。

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總要向她所認為是基孚的那個方向凝望着，一陣詭異的微笑便偷過這位老太太的臉部，這一個微笑是憂戚而又溫柔的，因為在那裏，遠遠的遠遠的，在春天黃昏的將近黑暗的煙霧中，一個面色黧黑的穿着學生裝的少年是出現在她的面前。

「只要一會兒工夫，老奶奶，請你，站到旁邊一點兒，」鐵路上的人這樣說道，用他的掃帚掃到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的足邊。

她不得不離開了基孚的想像，面色黧黑的少年人的印象也不見了，她嘆息着，心中充滿了焦急與憂愁，無助與徬徨，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便離開了車站，看來活像一位極老極老的老太婆，人人覺得都該稱她為「老奶奶」的。起初，她走得很慢，後來，開始快快的走着；她心裏常常的有一個希望在着；也許她在車站上和尼古拉斯相失了，當她到了

家時，尼古拉斯也許已經在家裏呢……她的眼睛是昏花了……在那麼忙亂之中，那是最容易迷失了人的……她真該配一副眼鏡來戴……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愈走近了家，愈是真切的希望着她定會發見尼古拉斯在那裏，她便心頭卜卜不定的進了那座綠綠的爬藤蔽滿了小屋的門，這小屋的年齡，也有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她自己那麼老了。定然的尼古拉斯已在家裏，她的爸爸定在責罵着他呢……你爲何定要責罵他呢？已經做過了的事不能叫他不作呀。第一件要緊的事乃是他的身體還健康。並不是個個人滿了刑期之後都還活着的呀……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便焦切的握着了門鈕，焦切的開了門，焦切的走上了廊前的石階，顫抖抖的開了廳門……

！他不並沒有到家！

她的丈夫，老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足上拖着一雙很破很破的拖鞋，在屋裏走來走去，神經質的咳嗽着，爲了要隱藏他的焦急的心情，每當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在門口

出現，而常常沒有尼古拉斯同來之時，他便轉身開去，怒罵道：

「去接他有什麼用處……！」

然後，他轉身對着老太婆，伸出雙臂，加上一句：

「那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常常的繼之以一個長時間的沈默。他們的心頭是沈重着，他們的思想，是思念着同一的事。他們倆全都要哭泣了，但爲了強要忍住，便成了強項的沈默着……在這陣沈默之中，房間裏是充滿了一種憂戚的感情與一種窒人的空氣。掛在牆上的大鐘徐緩有則地的答的答的響着，似乎在重述老頭兒的話……

「去等候他有什麼用處……去等候他有什麼用處……！」

兩位老人家便開始去想像各式各樣的可怕的事。

本地方的會計員，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一位老朋友，有時來拜會他們。他告訴

他們說，犯了政治上的罪過的人是被囚監在一座堡壘的獄中的，獄中的屋頂上開有小窗，牆上也具有小孔，水常從這些窗孔中灌流進去以溺死囚犯們。

「我在書上讀到了這些事，我還看見圖畫呢，」他說道，「一個年輕的女郎，站在一架牀上，水從牆洞中傾灌進去。」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微語道，淚珠在她雙眼邊顫抖着。

「他們還常常縊死人，」會計員繼續的如夢的說道。「當然，有的人是被釋放了，但那是很少遇到的事，」他加上了這話，想要安慰那兩位老人家。「如果你犯了罪，你必須償之……我會讀了一篇文章，說到這些事……他們被稱爲什麼名字呢……十二月革命黨。」

會計員便敘述出他所讀到的話，同時還加上了許許多多他所想像的話，以各種的歷史小說混入了舊報紙中，充滿了那一對老夫婦以如此的恐怖，竟使他們倆整夜的翻

來覆去，嘆息着，不能入睡……

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每當他的妻獨自一人從車站上歸來時，便說道：

「你，還希望他回來幹麼！」

他說這話時，顯得很粗暴，但後來他便走到花園裏去。他們倆在花園中有一所古舊的草蓋的浴廬，牆上開着一扇小小的方形的窗。那個老頭兒便偷偷的走進了這所草廬，自己鎖在屋裏，在這個獨自一個人的孤寂裏，他便如一個嬰孩似的哭泣着，失望的低吟道：

「我的天呀！祇要他是活着……祇要他……別的都不要……」

有一天早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還在他辦事的地方未回，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也在廚房裏忙着時，一部舊式的馬車，其變色的防泥器，剝辣的響着，在屋前停着了。馬

里亞·底莫菲夫從窗中望了出來，拂塵器從她手上落下了。在馬車的旁邊，站着一個瘦長的學生，正等候着馬車夫把一個舊箱子搬下車來。這個學生背部朝着窗口站着，但一見到那個舊箱子便足使馬里亞·底莫菲夫飛奔到門口去。

「柯里亞……親愛的柯里亞……」她叫道，她邊笑邊哭的奔去抱了這個少年人，開始去吻他。她幾乎不能相信她的柯里亞是歸來了，她凝望着他的臉，不斷的問道：

「你身體好不好？你身體好不好……」

「倒不壞……」

「我們愁死了，我們想，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了！他們赦免了你麼……我的天，你是真的還活着……」

那位少年人，臉色黧黑，具着一個瘦削而善感的面部，帶着一個憂戚的微笑，有些紛擾的回答着他母親的話，彷彿他在這位老太婆的面前，覺得有點不安似的，而她呢，卻爲

快樂所窒塞了，她的充溢的溫存，他是好久好久不會慣受到了。

「給我那個包裹！……我自己！……正當着人家已不再希冀着你的回來了！……我

天天都到車站上去接你，我們祇是不能決定有什麼發生。」

「決有什麼特別的事……我有一個時候是被囚禁着……」

「在一座堡壘裏……而上帝幫助了你出獄？我正是這樣的禱求着，親愛的柯里亞。

他們是否赦免你……全部的罪麼……」

「不，不是全部的赦免，不過……他們送我到你們這裏加以管束……」那位學生說道，紛亂的微笑着。

「那末，他們對你將怎麼辦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將在兩年之後重進大學校……」

「我有一天看見一個學生，經過車站……我問過他，但他對於你的事一點也不知

道。……」

「我們全體怎麼能够彼此知道呢？學生是那末多，媽媽。」

「你真的必須要吃些什麼了……你是那末瘦……我一會兒就來……」

一一

他終於歸家來了！

每件事都恰如從前的時候一樣。那小房子是那末清潔的布置着……窗戶上有簾
韓……垂下的花朵兒……風呂草……長春藤……他記憶得很熟悉的掛在牆上的鐘，
還有使鐘保持平均的那塊馬蹄鐵，放在精緻的榻前的那張圓桌，桌上覆以家織的亞麻
布，布上的圖樣使人回想起好久以前的事……似乎他彷彿從他出世的那一天便看見
過那些樣子的圖案，還有那沾在桌上的墨水漬！在兩個窗戶之間的一面牆上，釘着一個

釘釘上掛的是齊整的一夾子的光明報。從窗中望出去，可以看見一個闊大的綠色的花場，和街道……街上是沈靜而少人行……正像從前一毫不變樣的，那鴿籠從屋的一角凸出，在外門的上面的是一具小小的風磨……白鵝帶着他們的軟毛茸茸的黃色的小鵝，在綠草地上走着，而在籬笆下面的苧麻叢裏，一隻豬睡在那裏，搖擺牠的耳朵。

尼古拉斯微笑着……這似乎祇是昨天的事，自從他離開了那些鵝，那隻豬！

蔚藍的無雲的天空，覆蓋着全城，那末溫和，那末慈愛，那末懶洋洋的燕子們在高高
的天空裏打着圈子……一隻烏鴉張開了嘴，低垂了雙翼，棲在高長的籬笆上。一隻狗，鬱
鬱無聊的漠漠然的，舌頭掛了出來，正在池邊喝着池水以解渴。還有一個人，在步着呢！
他也不忙；他步時，灰塵隨之而揚起，他的眼光低垂着，嘴裏吃着向日葵的子，隨口吐出殼
兒來。一個小小的矮而胖的孩子，騎着竹馬，沿街奔跑着，以一條小小的鞭子，鞭策着他自
己，還有一個孩子則靠在門上哭了起來。大約是那個矮而胖的孩子偷了他的馬去罷！

……麻雀們在紫丁香的花叢中及籬笆上啾啾唧唧的叫着，喧鬧，爭鬪，搶奪，呼叫，好像婦人們之在商品陳列所裏一樣……有一隻麻雀跳上很近於窗口的一個樹枝上，帶着稱量着的好奇心向尼古拉斯窺望着，然後，即刻的啾唧的飛走了，別兩隻麻雀們又飛上同一的樹枝上來……在窗盤上的是一個盤子，上覆以棕黃色的紙，紙上畫着一個巨大的蒼蠅，四面圍繞着無數的小蒼蠅。在這紙上躺着一個死蠅，其足向天的……父親在早春的時候，便已開始和蒼蠅作戰的了。他以此爲樂……一定還有一張捕蠅紙掛在什麼地方的。果然……那捕蠅紙是掛在小桌子上面的牆上，正在那個地方，好久以前所曾懸掛着的！

尼古拉斯自己坐在窗口，開始向街上望着，當那部馬車在籬後向他家軋軋的驅來時，在這位少年心上所引起的喜悅，突然的去世了，變成了不確定的，離了開去。尼古拉斯開始覺得無聊。他見了這條街道的樣子，見了那鴿籠，那在綠場上走着的鵝，那籬下的

豬，他開始覺得在這些清潔的安樂的小房間裏的孤寂，房裏的牆上，老是掛着一夾子的光明報，老是鋪着針織的檯布，老是懸着捕蠅紙……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在遠遠的大城市裏有什麼重大的或有趣的事件發生，在大城市裏，生命是好像放在火上的小水吊裏的水般的滾沸着，在那裏，在過去幾個月裏所發生的一切事裏，是足使每個人類的靈魂裏都孕着意義……尼古拉斯開始覺得，他具有兩個完全差離的不同的生命，沒有一個是有一點相同之處的：兩個生命自始至終是不同的，一個生命是他所從來的地方所有的，其他的一個生命便是他在這裏所有的。在那個地方的一段生活，現在看來，似乎是他所讀到的一篇神仙故事一般，而在鄉村間的這個生活，乃是真實的生活，有如一個自然界的規例一樣，不更動，也不變異。

「你愛吃魚麼，親愛的柯里亞？」

尼古拉斯回頭望着。他的母親嬉笑着，充滿了快樂，正站在門口，兩袖高卷了起來。

「魚……好的……我不管……」

「那末，我要煮一條魚給你吃……一條鱈魚，放些酸味的乳油……」

「現在，來，來嘗一點看！你從前是那末愛吃這道菜。」母親說道，將一個熱氣騰騰的盤子放在桌上。「你壞蛋，你爲何不動手！你要些什麼？」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沒有等着她兒子的回答，顯然的她並不注意到「他們所要的是什麼？」她立刻便走到廚房裏去，在那裏，牛油是在放在火上的煮鍋裏滋滋的響着……然後，她在一個盤裏，帶了一大堆的麵包來，忠告着她兒子道：

「別和你爸爸鬭嘴；他會發怒的，可是一會兒也就平息下去了。順着他一點兒，他年紀老了，他活得久了，而你還僅在學步呢。活了一輩子，並不是僅僅的像走過一個草場呢。」

「爸爸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呢？」

「正和向來一樣，在三點鐘的時候。」

「他現在在那裏工作？」

「還是在老地方，做保護人們的副手……他的薪水也還是照舊……他從沒有加過薪！照舊，我們必須感謝上帝，因為他現在是老了，很難得寫字，他的手那末顫抖抖的……」

「顫抖着麼？」尼古拉斯關心的問道。

「是的，顫抖着，親愛的柯里亞。他在寫給你的信裏已經說起過的了，一種的瘋癱捉住了他。我們常常的希望着……但那個希望是什麼……你不能够帶回來……趁熱的吃着罷……」

尼古拉斯慢慢的在吃着，不時的望着他的母親，心裏想着，在過去的兩年之內，他在基孚的時候，她是變得如何的老態龍鍾呀；她頭上更多白髮了，她的嘴部的兩邊更低下

了，她的雙手似乎更瘦得見骨了，她的背卻也是更彎曲了。

馬里亞·底莫菲夫焦急的望着牆上的鐘；她在等候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從保護人們的公事房裏回來，她心裏是紛雜着快樂、恐懼、與不耐的感情。她盼望他要立刻回來，以享見到他兒子的歸來之樂，但她又是恐懼着，生怕父親在狂熱中要觸犯了他的兒子，她希望兒子不至於說出什麼觸怒他父親的話，她是顫慄的又恐又喜的在等着事情的發生。

「爸爸在公事房裏還有兩點鐘才回來呢……公事房裏有那末多的蒼蠅，牠們惱了爸爸，常常使他生了氣回家來，」馬里亞·底莫菲夫預先的警告道。

尼古拉斯心裏也是紛亂的。他願意愈快的見到他的父親愈好，生怕他們的復和將因了互訐而毀壞了。事實是這樣的：他將永遠不會明白，無論人家如何想法子去說明，人家做的事爲什麼不能和自己從前做過的不同。談到這件事，是不能免的。尼古拉斯覺得

他是不错的，但仍然是焦急着；心頭感着一種苦惱的忸怩。他凝視着牆上的鐘，鐘的指針遲慢的移到了三點。

「爸爸回來了！」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徐徐的合式的一步一步的跨過水塘，走近屋前。尼古拉斯遠遠的見到他的傲然的步伐，便知道是他回來了。這似乎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他自己覺得他在本城裏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穿着一件光滑的鐵青色的背心，戴着一頂尖帽，帽上釘着一個徽章，他手裏執着一柄大傘，他的臂下則挾着一個護書。

「爸爸挾在腋下的是什麼東西？」

「那是一個護書！」母親和愛的說道。「他常是挾了牠同走；有的時候，護書裏空無一物，但他仍然挾着牠。還有那柄傘，也是一樣，即使是不下雨的時候，他也帶着……」

當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走近了鵝羣時，母鵝便伸長了頸，向他奔過去，意欲咬着

他的脚，他停步不走，高高的揚起頭來，搖動一個警戒的手指。母鵝立刻低下了頭頸，吞了食物進去，尾巴急扭着，回到她小鵝們那兒去，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仍然神氣活現的向前走着，他的寬大的背心的兩面，在他的前後擺動着。

尼古拉斯出去，走到門邊。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並不匆忙。他已經知道尼古拉斯回來的事了，他在公事房裏已經得到通知的了。「哈哈！你回來了！」他說道，微微的笑着，但並不匆忙，他仍以同樣的規行矩步繼續的走着。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想來，在這位少年的政治犯面前，顯示出他父親的心裏一見到了他的柯里亞便洋溢着快樂的情形是很不應該的；這位同一的柯里亞，僅僅在前一夜裏，他還夢見他陷在可怕的情況之中，這彷彿是，他被判決槍斃，跑回家來告別，臉色鐵青，頭髮飛亂，嘴唇乾枯，雙足是赤裸着。

「晝安，爸爸！」

「你好，我的孩子！」

老頭兒冷漠的擁抱了尼古拉斯，尖聲的咳嗽起來，問道：

「你到家有多少時候了？」

「我是今天早晨到家的。」

「我是十分的高興，十分的高興！」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帶着如同問訊一位客人似的口氣說道。

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奔到門前來。照舊的她趕不上重要的時間。她不會看見父與子的復和的樣子。她看見他們默默不言的走着，彼此並不望着，因便要想緩和那個情況。

「謝謝上帝，爸爸，我們的柯里亞回來了。你昨天還無端的說着你的惡夢，使我嚇得不安着呢。他是活在世上，而且還是健康着，那是第一件大事……來，吃飯罷！蒼蠅們很打擾着你麼，爸爸？」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並不回答她關於蒼蠅的問題；他以為，他們是爲了很不相
同的一個理由而提起說的。他們坐在飯桌上，父親嚴肅的在吃着，彷彿在舉行一種儀式
似的，他撕裂着麵包，將他的羹匙放入蒸繡的菜盤裏，幾幾乎都是帶着恭敬的樣子。他不
時的以一些簡短的問題問着他的兒子：

「那末，他們放了你出獄了？」

「是的。」

「那末你是曾經做過一次囚犯了？」

「是的。」

「如今是，他們使你回家來，受你父親的管束了？」

「是的。」

羹湯吃完了，老頭兒方才開始把話說得長些。

「你的意思現在要想怎麼辦呢，我的孩子？」

「過了幾時，我還要再入學繼續我的學業。」

「你的意思是說，要從頭再學起。如果他們再把你踢出去呢？那末，你又要重新開始讀起的了？」

「來，現在爸爸，老是什麼從頭，什麼開始的……上帝將會允許以後有一個結果的，」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和說的說道。

「每一件事都有一個結果，那是自然界的法律，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史得芬粗暴的答道，用他的飯巾擦着他的嘴。「有一天，我們倆都會遇到一個結局的……我們活着……總有個時候死去……爲了什麼緣故他們把你踢出去了，我的孩子？」

「爲的是參加暴動。」

「呵，妙極……爲什麼他們把你囚禁起來呢？」

「唔，真的是我自己還不明白。」

「那末……唔……唔……要是沒有一個因子，事情是不會發生出來的，我的孩子。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不會保存，當我們失去了時，我們便求着要！我必須說，我從不曾想到你會做出那末一個舉動來，我的孩子。」

「舉動！什麼一個奇怪的觀念！」尼古拉斯自己咕嚕着，他開始不能忍耐的將他的手指頭梳過他的頭髮。

「那末……我們付出了八年的預備學校的費用，我們請了一位導師，我們買了書包，書籍，文具，衣服，褲子……我計算着，有一天，所有這一切費用都會償還給我的，但如今看來，將要在別一個世界裏才會償還的了，我的孩子。」

「但是，爸爸，你的這一番計算是沒有理由的，」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插進去說道，她看出父子倆的談鋒是取了一條錯路走了。「每個人都有孩子們，便都該爲他們費錢。」

這不能有別的路可走。孩子能因為他需要一件衣服和褲子而受責備……這似乎沒有什麼權利去計算。這是罪過的！」

「我祇不過偶爾說說……話頭來了……那一種的計算！」老頭兒回答道，他狂咳了一頓，「你和我不需要什麼東西。我們是活不了多久的了，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都不會以此而贏得了什麼。我祇不過說說罷了……但這是可悵悵的，一個憐憫與煩惱！我們想要使他早些站住了他的足，使他成了一個人，雖然我們也許只有一隻眼睛存在着，去看看他成了功，然後躺下去休息……但爲什麼說到這話……一個人能夠見到，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幸福的創造者……」

「總是幸福，幸福的，」尼古拉斯安詳的說道，他的語音有些破裂；「每個人都曉得他自己的幸福，那裏卻躺着所有不幸的根原……在一種人看來，名譽是比之任何幸福都更爲可寶貴的……」

「沒有東西吃，那才是偉大的榮譽呢！」老頭兒惱怒的揚起他的聲音答道，他開始舉行飯後的禱謝。

「我們怎麼能明白呢？」他說道，當他說完了禱辭以後，「我們過去的老人兒，我們爲什麼活在世上呢？快快的如塵土似的被拋進墳墓裏去，那不就完了！」

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以她的老眼睛對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眨眨做出一個惱怒不耐的姿勢。

「你一點東西都沒有吃喝，柯里亞，只是說着話，」她說道。

「那已經够了，謝謝，」尼古拉斯說道。

「沒有什麼該謝的事，」他父親答道，嘆了一口氣。

尼古拉斯戴上了他的尖頂的帽。

「你到什麼地方去，親愛的柯里亞？」他母親焦急的問道。

「我要出去散步一會兒。」

當尼古拉斯已經走出了門外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從開着的窗口，聽見老頭兒倆的憤憤的低語之聲；馬里亞·底莫菲夫說的是，他不該立刻便對孩子下攻擊；不管怎樣，說法，他總是他的唯一的孩子！人總該可憐這個孩子！他自己並不以過去的行為而驕傲呢，而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則祇是低聲的覆述着道：

「但是我說過什麼特別的話沒有呢，說過什麼特別的話沒有呢，媽媽？」

三

尼古拉斯走着，走着，走出了城外：他憂戚的吹嘯着，緩緩的沿了街道走着，當他走過時，他從道邊樹枝上，撒下嫩葉子來，在他手掌中接碎了。他是在深思着。他不時的停了步。眼望着無窮盡的綠麥的海，以及無窮盡的平原的青色的地平線，他的心裏又爲一種無

望的苦悶所佔有。四周圍的每一個東西都是沈寂的。一隻百靈鳥在天空的什麼地方噯唱着呢；白雲在高高天上浮泛着……一隻斑鳩含慍的在山谷的林莽裏鳴叫着。每個東西都過着牠自己的生活，他在大城市裏所藉以爲生活的一切事物，他所認爲偉大重要的一切事物，在這個地方似乎都是瞬刻即過的，被忽視的。在村鄉之間，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身體安康無病，如果身體好，那末生活的全部問題便都可以解決了。祇要注視到這塊綠原上的和平的圖畫，便足以使你的思想到這些無窮盡的田野以及這些和愛的天空，而去休息着；人們不盼求什麼，正如這些田野，這些無情的天空，這些不動的白雲，他們之不盼求什麼一樣。一切事物之將來也都正如他們的過去一樣；冬天來了，然後夏天來了；田野變綠了，然後又爲一片白雲所遮沒；百靈鳥在唱着。烏鴉也要在乾的松林裏噪鳴着；農人的大車在蜿蜒的小路上咿啞的進行着；每一個禮拜一，在鎮上的大廣場上都有一個市集，沒有加油的車輛吱吱囁囁的在作響；喝醉了酒的農人們和瞎了眼的乞

丐們……更沒有別的事發生了，

太陽快沈下去了……他聽見斑鳩在樹林裏鳴叫着……在她的叫聲裏倒底有多少的憂戚在着呀！她似乎在控訴着，一切事物的進行，都正如牠的在一百年的情形一模一樣，在世界上將沒有新的事物出現……

「我們要到河上去，到森林裏去，到草場上去……我要打獵，」尼古拉斯想道，他轉身向鎮上走去。

夕陽光正在家家的玻璃窗上嬉玩着。孩子們吵吵鬧鬧的正在遊戲着。農家的婦女們正在閒咬着向日葵的子，坐在她們門後的長櫬上，她們的嬰孩們正伏在胸前吃奶。磨坊主人正走着路上，他自己以為是個要人，他的笨重的靴，揚起了不少塵土。尼古拉斯觀察着各街各巷的形狀，認出一家家的房屋，小街，小牧場，醜醜的池塘，彷彿他只是昨天才離開了他們而不見着的一樣……

「晝安，你！」

尼古拉斯望着一個年輕的農人，他對尼古拉斯舉起了帽，認得了他。

「你是格夫里洛麼？」

「不錯。你還記得我？」

「我怎麼能够不記得？」

「當然的，我們在一處遊戲，我們在一起打架……」

「你的近況如何，格夫里洛？」

「我是很快樂的。我在瑪得力酒館裏做事，八個盧布的薪水，還有小帳。你怎麼樣了，

尼古拉斯，你的近況如何？你已經畢業了麼？還是在辛苦的研究着呢？」

「我正在休學……要休學兩年。」

「但是爲什麼？」格夫里洛驚訝的問道。

尼古拉斯想要把他所以休學的原因的故事說出來，但當他望着這個人的那張愚蠢而自足的臉時，他便決意不說什麼。

「再會，格夫里洛！」

「再會，尼古拉斯！你有時間可到我們的地方來玩玩，常有一瓶的啤酒可喝，或可頑一場檯球。請你來，我們有很不少的上等的客人們呢！」

格夫里洛揚起了他的帽子，臉上笑着的，對着在對面行人道上走着的一個紳士熱悉的鞠躬着。

「那人是我們查帳員……伊凡·彼得洛威慈……很好的一個人！」格夫里洛說道，他便向着對街叫道：

「有一筆小帳項你還沒付出呢，伊凡·彼得洛威慈！」

尼古拉斯望着這位紳士，問格夫里洛道：

「他不是喀里金麼？」

「正是的，喀里金，」格夫里洛快樂的斷定道。

喀里金正沿了行人道而走着，彷彿他好久以前已經是倦得走不動了，彷彿他如今之所以走動，全爲的是他不欲跌倒……尼古拉斯記得，當他自己在公立學校做小學生的時候，喀里金已是一個大學生，那時，他乃是大衆注意的目的物，乃是所有年紀輕些的人們的妒忌的目標。在尼古拉斯那時看來，喀里金乃是人類中的最幸福者，乃是全鎮中的最聰明，最有趣的人物。他曾給尼古拉斯書本及小冊子讀，他還自信的說，他想，他要專心致意於某種神聖的事。而現在，這裏兒生了一叢鬚鬚的喀里金，頭上戴着一頂制帽，身上穿上一件羊毛織的衣服和一條緊束在身上的褲子，他發胖了，看來正像一個平常的辦事人員，他的雙眼是慈祥的，他的雙肩是更闊了，他的全部的外表，都可看出是一個保養得很好的男子的型子，他永不需要匆忙，他已經到了整個的停頓之時了，他愛吃些美

食，他愛在飯後睡一個好覺，而在黃昏的時候，他便讀着報紙談着國家大事。

「伊凡·彼得洛威慈！」

喀里金向對面望着，譏然的對尼古拉斯微笑，但他卻並不走過街來，他在候着那位更年輕的人走到他那裏去。

「哈，那末你回家來了！」喀里金說道，把他的柔軟的手給了尼古拉斯。

「是的，我回來了。」

「你在學着科學麼？」

「啊，科學……那是和我的性情不相投合的！」

「爲什麼不相投合？」

「科學需要一個沈靜的頭腦，而我則是……」

「而你則是愛吵吵鬧鬧的，好像我的妻子！」喀里金說着，便接着陣哈哈的大笑，

覺得他自己的開得好玩笑。

尼古拉斯解釋給他聽，他是怎樣的放棄了科學，但從喀里金方面得不到一點反應。「這是不大好的，我的朋友……這一切不會有結果的……爲了我們的少年們，這是很可憐的……你想要怎樣的對付他們的貴族呢？……你不能够改變了牠……他們全都是白癡和無能力者！他們祇需要塞飽了他們自己，有喝，有睡的！」

說到了貴族，喀里金是憤憤的，他覺得爲了「這些豬子們」實在不值得去犧牲一雙破舊的官靴，放棄了一個事業的。

「我，我的朋友，我也曾犧牲了些，但現在我是在懊悔；我們同學們現在都做了大學裏的顧問了，而我依然還是一個政府裏的書記！今天好熱呀！」

喀里金脫下他的帽子，拭着他的頭。然後他告訴尼古拉斯說，他是在國稅徵收部辦事，他說，在國稅徵收部辦事很不壞，爲的是前途很有希望。在分手時，他說道：

「這裏就是那紅房子……看來像一座大學校呢？這便是我們的國稅徵收所。」他用他的手指向街的那頭指點着。「我們不久便都要在那裏了。」他又自說笑話而自己笑着，他們分了手。

牛羊羣從牧場上歸來了；小城鎮裏似乎更喧鬧了些，母牛們發出種種的叫聲，羊羣咩咩的叫着，小犢們高聲的銳鳴着，牯牛們深沈的咆哮着。夾雜在這些牛羊們的叫聲裏的是婦人們呼叫着母雞們的名字而促他們入雞塲裏去的聲音；牧人們的長鞭不時的盤曲在空中，如放手槍似的拍的一下響着，同時一個憤怒的聲音喊道，「嘎，你們這些可惡的東西，你們走到什麼地方去？你們都瞎了雙眼麼？」一陣金色的塵埃掛在各屋的周圍。這是村鎮裏一天當中最有生氣的時分。

四

一天跟了一天而過去。一個星期過去了。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被喚到警局裏去，他們從他那裏得到某種的申述去。他們要求尼古拉斯到警局裏來：「這是必要的，他也須簽一個字。」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還去拜訪警局局長。局長是一位矮胖的好癖性的老頭兒，人家說他的相貌有些兒像特拉歌美洛夫將軍，他頗以此自傲。這位局長乃是尼古拉斯的義父，他曾對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說過什麼話，沒有人能够知道，但自從他見過了局長之後，父親對於那個孩子的態度卻比較變得和善些，只不過時時的催促他道：

「第一件要緊的事是——你自己做事要見機。你爲何不去拜訪你的義父呢？這是不合禮貌的事……」

「過幾時再去拜訪他……」尼古拉斯總是這樣的說，但他卻既不往他義父那裏去，也並不到警局裏去，雖然已經是被邀喚過好幾回了。尼古拉斯喜歡獨自一個人在着，

他常是搨了一支槍在肩上，整天的在河岸上，在草場上，或在森林裏漫遊着。

有一個黃昏，他從這樣的一個漫遊裏回家來。老頭兒們正坐在園裏的樹下，茶鍋放在身邊。他的爸爸在喝着茶，讀着光明報；媽媽在補綴他爸爸的襪子。他爸爸是皺着雙眉，表現着生氣的樣子；他媽媽看來是有些吃驚。大約他們又在討論尼古拉斯的事而發生爭執的了。他的媽媽倒了一杯茶，把牠送給尼古拉斯，同情的問道：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在外邊散散步，」尼古拉斯答道，把他的尖頂帽拋在紫丁香花枝上，自己在桌邊坐下了。

「一個很好的行業！」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吼道，他的眼睛還釘在光明報上，並不擡起。尼古拉斯漲紅了臉，但他這次強自抑止他的脾氣。正如他那末常常的抑止住牠一樣。他們一聲兒不響的坐在桌前，只有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時以這樣短短的語句打

破了沈重的靜默：「我希望不會下雨，纔好。」或「我要預備些雜碎做晚餐。」

經過了長久的沈默之後，他的爸爸放下了報紙，說道：

「警局裏來了一個通知書，我告訴過你不止一次兩次的了！你必須到警局裏去，你必須去！你已經拖延得够久了。你想要把我陷入那一種的地位上去呢？」

尼古拉斯開始的說道，「這並不什麼重要的事，從警局來的一紙通知書，乃是極平常的一件事。」但老頭兒生了氣，截斷了他的話：

「不要想來教訓我！我能够自己思想的！這已經是够我受的了：每個人都指點着我，而你還繼續着你的把戲！你爲何不去拜訪你的義父呢？這對於我，對於我，你的爸爸，直是侮辱！」

「好胃口！」一個老人的聲音從籬笆外面響着，現出一個頭顱來。這乃是那個會計員，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知己朋友。

「喝茶麼？」他以一種蜜似的小聲音問道。

「請進來請進來！」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和愛的叫道，她心裏很高興，有這個客人進來，在她的意見上，他來得正巧。

門開了，一個矮小的老頭兒，頭上戴着草帽，走了進來，他的語聲和態度，是再像一個戲臺上的老叔叔也沒有的了。他們彼此問着好。爸爸把尼古拉斯介紹給他。

「噢，這位社會主義者！我見到你是十分的高興，十分的高興！」客人說道。「我早已有幸的在遠遠的所在見到你，但這乃是第一次和你接近的見着面。」

他們使茶鍋再滾沸起來，開始喝茶。對於尼古拉斯的如常的探問又開始了，那是每次老人家們有了一個客人都要開始的。

「你說，你是在學醫科的麼？」

「是的。」

「你是被休學兩年麼？」

「是的。」

「可憐！你現在大約是在懊惱着罷？」

對於這個問題，尼古拉斯的父親常常是要這樣的回答道：

「當然的，不過，如他們所說的，肘節是在隣近，但你仍然不能咬到牠！」

「這是極可憐的。你們所不喜的是什麼？」

尼古拉斯對於客人們誠懇的質問他的這些問題覺得難於作答。

「唔，也許……總而言之……」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呢！」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說道，還憤憤的加上一句話：

「一頓好好的鞭撻，對於他們是有益的，一頓好好的鞭撻！」

於是老頭兒們便談起擾亂秩序的事件來。那位會計員發表了他的政治意見。他是

大大的反對英格蘭的，在每一個事件裏，他都看出其動機是「惡意的詭計」。雖然他不直接的說出來，他卻含蓄的說道，即在大學生們的擾亂的事件上，也總有些「外國的影響」在着。即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聽來，也覺得這話是「話中有話」，他向來是十分敬重這位會計員，當他是一位博讀羣書的人物。

「但是……我不很明白，怎麼……」史得芬·尼克弗洛威說道。

「啊，經了那些猶太人……這乃是經了那些猶太人之手，英格蘭在作着這個惡計呢！」會計員叫道，語聲裏充滿着憤怒之意。

「啊……啊……」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囁囁的說道。

「是的，極確切的，經了猶太人之手！」

「當然那是很不同的一件事，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同意的說道。

於是這兩位老頭兒開始討論如何補救這件事情的辦法，這位會計員有一個很簡便的解決方法：

「而警局局長呢？……是他的義父不是呢？……祇要他肯……他是特拉歌米洛夫將軍的戚串呢！」

「不，他不過相貌有些像他而已，他並不是他的一個戚串！」

「但我告訴你——一個戚串！我知道得很清楚……叫他到警局局長那裏去，懇切的求着他……而你，你自己，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也該去和他談一會話。」

我已經去過了，而我也曾告訴過他不止百回要他去了！我說道：「去拜訪你的義父！但有什麼用處？他會去要求什麼事麼？……他比一個將軍還要傲慢些！」

於是開始了一場照常的責罵的話，這些話，尼古拉斯和馬里亞·底莫菲夫娜都是那末樣的害怕，因為他們使母子倆都感到那樣的不安，且有着那樣的感情，覺得任何時

候，都會發生破裂，都會有一場家庭的不幸產生。

「我是一個老頭兒了……我的手顫抖着請看……請看，你這位英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叫道，同時他伸出一隻手來，這手顫抖抖的彷彿他在害着瘡病，但那位英雄卻已經不在那裏了；他已經在人們不注意的當兒溜了出去，已在籬笆外面走開去了。他走着走着，直到了夜間很晚的時候，還沒有意思要到他的家去。他從一堵牆的罅隙處看見了「馬特力」咖啡館裏的光亮，他用他的手杖在窗戶上敲着。門開了一半，格夫里洛的睡容的臉露了出來。

「讓我進去，格夫里洛。」

「很高興的。」

「給我些啤酒。」

「啤酒在這裏了。」

「謝謝你。」

尼古拉斯獨自一人的坐在「馬特力」咖啡館裏，坐了好一會，他面前放了一瓶啤酒，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在想着他現在必須怎麼辦才好，而他的思想充滿了他以憂愁；在孤獨與寂寞裏，他低語道：「唉，同志們，痛苦已是深刻進我的心上了。」

「格夫里洛，再給我一瓶啤酒！」

他又喝起酒來，而愁思遂爲快樂的回憶所代替，當這些回憶們擴大了時，在他心上的痛苦便不再齧着他了。他忘記了他的本鄉，他聽不見隔壁房間裏檯球的咯咯作響，他看不見咖啡館裏的齷齪的地板與四面的牆。在尼古拉斯的面前，基乎城現了出來，電燈光明亮亮的照耀着，充滿着人們，充滿着光亮、喧嘩、笑聲、音樂、歌聲以及接響着的鈴聲。

尼古拉斯的臉色有光彩了，在他的肩邊，飛泛着微笑，他問着站在酒櫃後邊朦朧要

醒的格夫里洛道：

「你到過基孚沒有呢？」

「沒有！」格夫里洛睡聲的答道，然後，想了一回之後，有生氣的加上說道：

「但是，我說在那邊一定會有像這個一樣的吧間罷？」

尼古拉斯大笑起來，搖擺着手，拿起他的尖頂的帽子。

「謝謝你的啤酒！」

天色已是夜了，月光照着，寂寂的，如有所思。月光將全鎮照得明朗如晝；鐘塔裏報着時刻，那鐘聲，愁鬱而沈重的，從塔上落下來，慢慢的散在月亮的光線中。尼古拉斯懶懶的回到他的家裏，他的足步，在木頭的行人道上高朗的響着，回聲滿街都是。他走着走着，然後停了步。他擡頭仰望繁星滿綴的天空，突然的開始唱起馬賽曲。在一家人家的門外，有一隻狗開始吠了起來，尼古拉斯突然的止了他的歌聲。狗又不吠了，一切又都沈寂如前。僅有他的足音在空無人行的街上打破了如有所思的繁星之夜的沈寂。

五

那一夜，尼古拉斯有好久不能入睡。他躺在廳裏的牀上，在想着他在基孚所碰見的一切的事，其中有一個回憶，在他心上格外鮮明的浮了上來，同時給他以痛苦與快樂……有一次，當尼古拉斯被囚在監獄裏的時候，每天在他看來似是一年的長久，當他好久好久時候所見到的祇不過是獄室裏的灰牆，他孤寂的被囚於中，當他感覺到他自己是被一切人所忘記，寂寞的，被生理於一個石槲裏的時候，獄室的門突然的開了，典獄官聲言道：

「有人要會見你！」

他說了這句話便走開了。一個看守卒帶着刀和手槍的留在那裏。

「跟我走來！」看守卒說道。

尼古拉斯把他的大衣拋在肩上，戴上了他的尖頂帽子，跟了看守卒走去。他們沿了一條陰黑的甬道走着，經過無數的獄室的門前，間間獄室距離都相等，尼古拉斯心裏想道：這是如何的像一個動物園啊！每一個房門都有號數，而在每一個房門——一個籠門——之內都有一隻野獸在着……誰會到這裏來看望尼古拉斯呢？這是可能的麼，他的媽媽來到了？不，那是不可能的！她還不知道他是在監獄裏呢。也許是他的一個同學罷？不，所有他的同學們不是被囚在獄，便已被放逐出去……並且，他們也不會允許一個大學生進來的……沒有一個人會來到！

「誰來了呢？」尼古拉斯問着看守卒道。

看守卒讓尼古拉斯走去，他自己跟在後邊，但並不回答他的問話。尼古拉斯又重複的問了一句。

「我們是不准和你談話的！」

「也許這是……錯了？不是找我的？」

「你的未婚妻……？」

「未婚妻……？」尼古拉斯默默不言的停了一會，深深的呼吸了一次。他的心在跳着，他想要在整個監獄中高聲大笑起來。

「往前走，往前走……！」

尼古拉斯知道這裏的規矩，祇有最親近的親屬才能够允許和犯人見面，外面要見他的那位，一定是以未婚妻的資格而請求得允許的；祇有她才有權利見到她的定婚的丈夫。那便是說，他已經訂下了婚……訂了婚！多末可笑的奇怪的一句話！尼古拉斯走着，微笑着；他的雙眼因了快樂和激動而閃閃有光，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到底是誰呢，我的未婚妻？」他自己在想道。他很快的在看守卒的前面走着，看守卒領他到一個小房間裏；在這間房裏，有一個小方窗，可以見着別一間陰闇的黃色房間。這個窗戶裏沒有玻璃。

只有一長排的銅條。從這個銅條中，尼古拉斯看見了一位少女，身穿春衣，頭戴草帽，帽上飾以穀花。

「你好呀！」那位女郎說道，臉上和愛的微笑着，點着頭。

靠近那位女郎的身旁，站着一位留着短髮的看守官；當他由這一隻腳換那隻腳站着時，他的刺馬距咯咯作響。

「你好！」尼古拉斯回答道，他們開始彼此的瞪望着。

「你悲傷麼？」

「不，真的不。」

尼古拉斯瞪望着那位女郎的臉，想要回憶起他是否曾在從前遇見過她。她的臉部分罩上了一層輕的藍色面網，窗間的銅條投射影子於其上。也許這便是他不能夠認識到她的理由。

「請除下你的面網，」他羞怯的要求道。

「很好。」

那個看守官格外的注意着，每一次女郎移動着她的手，他必定響着他的刺馬距，並且咳嗽着，如此的使他們明白，他是能夠看見並且聽見一切情形的。那位女郎揭起了她的面網，尼古拉斯爲其明亮的一雙棕色眼所沈醉了……那末漂亮的一張臉！尼古拉斯的臉紅着，又低垂了他的雙眼……不，他從不會見到過她……

「你必定不會把你的格麗亞忘記了罷！」

「不會，」尼古拉斯含糊的回答她，微笑着。

那位女郎如鈴聲似的格格笑着，她的牙齒從窗條中白璨璨的耀着，她的雙眼是那末大，那末怪……看守官咯咯的響着他的刺馬距，說道：

「我可以要求你更安靜些麼！」

「服從你的話！難道不許我笑麼！」她滑稽的問道。

「這裏是不許你高聲大笑的。」

「那末，高聲大哭呢……你在這裏有笑過麼？」她問尼古拉斯道。

「一個人在這裏既不想笑，也不想哭。」

他們沈默了一會，然後尼古拉斯問道：

「現在在外面大約是很美麗罷？」

格麗亞匆匆的開始告訴他，怎樣的春天已經來了，怎樣的特尼卜河是漲了，高漲了；鸚鵡已經來了，春花都已經盛開了，他們的香氣充滿了空中；天上的星，星是大而光亮的照着，彷彿他們離地球更加近些……

「我下次來的時候，要帶些花兒給你。你愛不愛紫羅蘭？」

「我要把他們放在我獄室裏，而他們將會使我憶念到……你！」尼古拉斯顫聲的

說道，他直瞪視着那位女郎的雙眼，臉上紅着。多末美麗的臉……

「你不要發愁，我每一個禮拜六都要來看你。」

他們彼此的凝望着，然後各自低下了眼。然後鐘擊了兩下，會面的時候告終了。

「請！」看守卒開了門，說道。

「再見！不要那末發愁！無論你到什麼地方，要記住你都會有朋友們在着的！」格麗

亞高聲的叫道，她又和愛的微笑着，快快的點着頭……尼古拉斯威威的微笑着，也點着頭，跟了看守卒走去。在他的眼眶邊顫動着一粒眼淚，他的心是那末滿盈盈的，他竟想在快樂中高聲大叫起來。當他進了他的獄室，鐵門在他背後，喀的一聲閉上了時，他開始高聲的唱着一首古老的俄國歌：「我要和你一同走出，我愛你……」

「唱歌和跳舞，這裏是不允許的，」一個嚴肅的聲音訓斥道。這個聲音從門上的小洞中進到獄室裏來，彷彿是那扇門他自己會發出人的語聲來。尼古拉斯停了唱，問道：

「那末戀愛呢！這裏也禁止戀愛麼？」

沒有回答的聲音。

「我也可以有感覺麼？」

沒有回答。尼古拉斯整天的十分高興，他彷彿簡直的要忘記了他在獄中。他不是嘴裏咿唔着一首歌，便是仰着頭在獄室裏走來走去，有如一隻野獸在牠的籠中，對着人鬪着爪；他更或像一個小學生在一個地點上跳來跳去，竟要跳起舞來。

「看着他罷，彷彿今天是他生日似的，」一個在廊間看守的人從小洞裏偷偷的望着裏面，想道。

黃昏到了。這是禮拜六。

在遠處，禮拜堂的鐘聲開始鏗鏘的響起來了。他們的全套鐘鈴彼此互撞着，充滿了人的心以一種愛感而沈寂的思索，引起人的童年的回憶。尼古拉斯自己在想着。他的高

興消失了，他的心上揚溢着一種甜蜜的寧靜；他打開了窗戶，靜聽着鐘聲，望着藍色的天空。夕陽的紅照射在獄牆上，飛行而過的鴿子在藍天中出現了，又不見了，這個夕陽光覺醒了他心上的憂思，而飛過的鳥兒們使他想到了自由。

夜是溫暖，很有些春天的樣子。在看得見的一片天空上，有一粒星很光亮的照耀着，似乎直向獄室的窗中望着。從什麼地方，大約是從典獄官的住所罷，隨風送來微微的音樂聲，有時，就靠近於獄牆，有一隻夜鶯在婉轉的唱着……尼古拉斯心裏的寂寞與憂愁更尖銳了；他覺得他必須將那個寂寞之感，告訴給什麼人。

「她是誰，這位可愛的格麗亞？」

他想要做詩，表白他的情感。他執着一支火柴梗，開始在灰色牆上劃着：

光亮的星兒在藍天上閃着，

從窗間流泛進來春天的芬芳，

在大地之上，睡眠們集合了一羣的，
幻想與夢境的仙人們，飛翔於空中。

夜鶯開始在歌唱着。他能够聽得見有人在哈哈的笑着，春花的香味兒湧進獄室裏來。尼古拉斯匆匆的用他的衣袖把寫在牆上的字揩去，拋身在牀上，開始低低的叫着：

「她是誰，這位美麗的格麗亞？」

整個禮拜裏，尼古拉斯都在等候着禮拜六的到來，竟似乎這一天是永遠不會來到似的。他爲了牠而生存着。什麼別的事都不想……在夜裏，他睡得很不安，不時的醒來，想到禮拜六，計算着禮拜六還有幾天才到。最後，是禮拜六了。是一個陰沈沈的天氣；天空爲雲所蔽，細雨在外邊浙瀝的下着，但尼古拉斯並不注意這個。他是聚精會神的在警覺着，靜聽着他獄室之外的每一個聲響，每一個動靜。他的午飯送進來了。

「有人來找我麼？」

他沒有得到回答。午飯一口都沒有吃……他等待着，等待着……然後他按鈴叫了看守卒來：

「有人來找我麼？」

他沒有得到回答。唱詩隊的囚人們在唱晚餐的祈禱歌……這明白的指出，她不來了……吃過了晚餐，典獄官在巡邏着全監，踱進了尼古拉斯的獄室，給他一紮已萎了的紫羅蘭。尼古拉斯紅着臉顫抖着，幾乎要從典獄官手中扯過那紮花來。他以失望的聲音問道：

「我的訪問者麼？」

典獄官微笑着，走了出去。當他獄室的門閉上了時，尼古拉斯聽見門外有聲音說道：「你們在這裏的這一班人，都是已經訂了婚的！」

尼古拉斯望着那束花朵，想着，不久以前，牠們還在格麗亞的手中，那在他看來，似乎

把這束花朵成了特殊的異乎尋常的紫羅蘭……他把臉伏在花朵上，嗅那香味兒，那春天與自由的芬芳味兒……

他如撫育一個孩子似的看護這些花朵兒，想把牠們養活着，但牠們不久便黯淡了，枯萎了。死亡極快的走近了牠們，而牠們更沒有力量去抵抗牠。花朵兒謝了。只有一朵紫羅蘭還有些生氣。尼古拉斯把這朵紫羅蘭放在一本書裏。在翻開這本書的時候，尼古拉斯便注視着這朵枯乾的花朵兒，而想道：「她是誰，這位可愛的格麗亞？」

六

尼古拉斯爲一種刺耳的微語所驚醒。彷彿這微語充塞了整個屋子，不合宜的擾亂了寧靜的春天的空氣。那是什麼聲響？尼古拉斯靜聽着，記憶起來了，這乃是他父親向上帝禱告的聲音。這微語初而低弱，漸漸的變得更高聲了，幾乎是在怒叫，有時，他還能聽見

老骨頭的觸地的響聲，當他父親跪下去祈禱時，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正在爲無數的戚串們請求健安……

「還求你祐我犯罪的兒子，你的僕人尼古拉斯。」那老頭子帶着一聲嘆息，低聲說道，站起膝來，拍拍褲上的灰塵。

「起來！你今天必須到警局裏去了！」當他走過尼古拉斯牀邊時，說道。

「好的！」

「不是『好的』！但這是起來洗臉，向上帝祈禱，到警局裏去的時候了！」

老頭子拉開了窗幃，打開了窗戶。柔和的晨颺使房間裏新鮮起來，唧唧喳喳的鳥聲可以聽得見，太陽光也進入了房內。尼古拉斯能够聽見他母親在矮樹籬的旁邊，將玻璃杯相觸作響，以驚散圍繞於她四周的母雞們。尼古拉斯並不轉動。他閉上雙眼躺着，想要記住他所夢見的，美好而光明的有若清晨似的事，似乎很合式的老在他心上留連着。啊，

是的，格麗亞在他夢中出現了。穿着一身白衣，戴上一頂飾以穀花的草帽，她俯身於他臉上，在他的耳邊微語些什麼——到底她說些什麼呢？他已不能記得的了。

「起來你必須到警局裏去一趟！」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從開着的窗間和善的說道。尼古拉斯顫抖着，他的格麗亞的念頭飛逝了，正有如爲這位老太婆穿過紫丁香花叢枝而走到窗口時所驚飛而去的小鳥們一樣。

「你聽見了麼？你必須到警局裏去一趟！」

「我聽見了！」尼古拉斯憎厭的答道。

總有一些時候了，「警局」這個名辭使得尼古拉斯充滿了一種神經質的刺激，對於「教父」這個名辭，也是如此！這兩個名辭在他心上竟是自己聯成一氣了。尼古拉斯穿了衣服，帶着怒氣的弄得水花四濺，以如此的憤怒在梳着他的頭髮，即從頭顱上扯下一把亂髮來也不自惜，然後他走出房門，到矮樹籬邊上去。他們全都沈靜的在喝着茶。他

母親把乳油餅干放在他面前，把糖放在玻璃杯中，總是專心一致的對他看顧着。那位老太婆極以此事爲重要而加以留意，即他現在必須到警局去；在她看來，這個似是一件重要，卻又艱難的事；牠使她害怕，同時又使她喜歡，在她的心上醒覺着一種朦朧的希望。「願上帝保佑你！」她自言自語的說道，當她把餅干傳到尼古拉斯那邊去時，而對着他以那樣愛而且憐的眼光凝視着，彷彿她是看着他做什麼危險的使命而去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則連正眼兒也不望他兒子一下，卻祇是皺着雙眉，豬似的吼着；用手弄碎了糖塊，又從檯布上拾起碎塊，放入他的玻璃杯裏去。這一切都使尼古拉斯覺得不安，他不能吃，也不能喝什麼，因爲他覺得自己是因了不能自食其力而被責備着。

「這和你也要去理髮一樣——你必須和警局的副局長去談話！請你到了那邊時，必須更客氣些：不要糟蹋了我和正當人物的關係！」那位老頭子嚴厲的說道，遂即離開而去做工去了。

老頭子一離開，馬里亞·底莫菲夫娜說話便更自然，而尼古拉斯也恢復了他的食慾。

「你昨天到底到什麼地方去的呢？」他母親說道。「我們等了又等，我們不知道怎麼想才好。我們幾乎要到警局裏去問了！」

尼古拉斯紅着臉，停下了不吃。

「警局！警局……說一句話就是『警局』，你不讓我喝我的茶而沒有『警局』！」

「但是，柯里亞，我們是焦急着，你是被命令由我們嚴加管束的。決不要使你爸爸有什麼爲難之處。」

「很對！很對！」

「你不能够離家過於長久……他們從你爸爸那裏取了甘結去了呢。」

「我，不會走開去的，我沒有地方可去。」

「自然啦！而在黃昏的時候，卡拉勤派人找你來着……有什麼文件……一種的報告之類。」

尼古拉斯沈默不言，而他母親開始詳盡的談着那些卡拉勤們的事。

「他從學校裏畢了業，得到一個好位置，結交了一位女郎，結了婚……一切事都如意如願，」她說着，嘆了一口氣，眼中充滿了愁意的望着她的孩子。

「我也曾爲我自己找到了一個女郎呢，」尼古拉斯以一種譏嘲的微笑說道。

「她是誰？」他母親不相信的問道

「我不知道……」

「你又來了！她的家庭是貴族呢，還是做買賣的？」

「我不知道。」

「她的家庭姓什麼呢？」

「我不知道。」

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笑了起來。

「女郎們是有不少位，她們全都是合式的……可是沒有人現在願意嫁給你，親愛的柯里亞。」

「啊，是的，她要嫁給我的！」

「也許她是絕望了？咳，你，但願你畢了業，得到了工作，娶得了一位高貴的女郎。你失去了你幸福的機緣了，柯里亞。」

「我願你中止了悲愁，你使我十分的病倦了！」尼古拉斯說道，逐去了飛蠅們。

「不要生氣。我祇不過說着真話。我是那末樣的爲你而憂愁！」他母親流着淚，說道。

「請你不要發愁……我有我自己的信仰……」

當尼古拉斯離家而到警局去時，他的母親站在大門口，在他背後畫着十字，「願上

帝祐你！」她微語道。

面朝着禮拜堂的方場，站着一所古老的黃色屋子，一個醜形的塔，高出於屋頂之上。在這屋子的廣大的入口，常常有農民農婦們出入，他們的態度都是表現着一種無限的忍耐。當尼古拉斯看見這所陰鬱的屋子時，他想到了他的「教父」，想到了一切他父親的獨白，一切他母親的嘆息與愁容。這所屋子似乎便是一所他在童年時所曾讀到的可怕的童話中的有關於一生運命之屋……當他進入門口時，那些農民們恭敬的站立起來，爲了他的光閃閃的學生鈕釦，男人們脫下了帽子，女人們低下了頭。有人在微語道：「咳，憐恤人的上帝啊！」而在這個微語裏的，乃是一種痛苦與謙抑的全部崩壞……那廣大而朦朧微暗的門內，有一股潮溼和老鼠的氣味；農村的婦人們也坐在這裏的地板上，有一個傳達人站在旁邊，來回的走着，扭弄着他的髭鬚，和年輕的女人們在開着玩笑……尼古拉斯問他們爲何這許多人都在等候着，幾個聲音同時答道：

「我們都是證人，朋友，證人。」

而在這些匆促的回答裏，顯然的響着一個希望！也許這位穿着光亮鈕釦的人，會替倦了的證人們做一點事吧……尼古拉斯走上了樓，在接待室裏，有一個聽差站在那裏，問道：「你，有什麼事？」他在私人會客室裏等候着。當他坐在那裏時，他聽見這所屋子裏的各式各樣的聲音——鋼筆的刺刺作響，扶梯上有人在用足尖輕輕的走着上來，紙張的沙沙翻動之聲——所有這一切，產生了一種沈重之感，一種要想打呵欠，要想睡眠的意志……在尼古拉斯看來，生命似乎一點一點的逐漸的離開他的身體，他的思想變成遲鈍的了，他說話的能力離開去了，所以，到了末後，他也許要成一種無靈魂的東西。

「走過來！」

尼古拉斯睜開了眼。那個聽差拉着他的衣袖，對着尼古拉斯所要進去的房門，揚揚他的手。尼古拉斯站了起來，但不能立刻走動，他頭腦在嗡嗡的響着，而一隻腿也睡着了，

拒絕着動作。

「你的腿睡着了麼？」聽差說道，又向那房門指着。

尼古拉斯走進了那間灰色的大房裏，有幾個人坐在幾張桌上，在寫着什麼。有一張桌子比別的桌子們都漂亮，有一個人坐在那裏，顯然的可以知道他是比其他一切人都高級些。也許這便是所謂祕書吧。

「你呢……祕書麼？」

「我是的，」這個人高傲的答道。「請……我請你坐下……你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兒子麼？」

「是的，是他的兒子。」

「我很高興見到你。我相信，你是被命由你父母嚴加管束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和我是好朋友。你要抽一支香煙麼……這張遷移證要留在我們這裏；你高興把

這些條文念着，並且簽上字麼……這只不過一種形式而已。」祕書抱歉的微笑道。

尼古拉斯讀着那些條文。

「你不許離開本城，不許教書，不許參加任何集會，不許參加演劇，不許……」有那末許多條文，而每一條的開始，都是「不許」這幾個字。

「所有這一切，誠然不過是在紙上顯得可怕而已，在我們一生中，還有更壞的事發生着呢。」祕書說道，彷彿他是抱歉着，想要安慰尼古拉斯似的；他把一支鋼筆沾上了墨水，慇懃的傳給了尼古拉斯。尼古拉斯簽了字，祕書立刻用吸墨水器印乾了這簽字的地方，解放的說道：

「事情已完畢了。」

尼古拉斯聽見在他背後有竊竊微語的聲音，當他回過頭去看時，他看見這房間裏的一切其他的人全都以好奇而驚駭的眼光對他望着。

「如果我沒有弄錯，我們的警長便是你的教父吧？」

「教父，是的，我的教父！」

「你還沒有去見他吧？」

「沒有。」

「你該要求你教父阻止那視察員到你家裏去。你如果每禮拜到這裏來一趟，那是更好。我們可以坐在一塊，談談天，抽一支煙……這都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尼古拉斯覺得那灰色牆上的污穢彷彿竟進入他的靈魂中。他感得氣息窒塞，想要愈快愈好的走出去，到新鮮的空氣中去。但卻別有一個穿着制服的人，走來說道，副警長命令尼古拉斯到他的書房裏去見他。尼古拉斯紅了臉，彷彿「命令」這兩個字使他不悅。

「他有什麼事呢？」

「他命令着……我不知道！」

「你要進去的，」祕書微語道，「這是按章辦理。」

尼古拉斯燃着了一支香煙，帶着憤憤的步伐，跟在那人背後走着……他們沿了一個甬道走着，在那裏，又嗅到老鼠的氣味，那人說道：「我們有不少的老鼠……去年那老鼠嚙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書……手是油膩的……這是懺悔火曜日後的事……當然是油餅之故……文書的紙上有了油味兒……牠們啃嚙了全部文書，只留下封皮及裝訂之處……」

「你們大約有具很有滋味的文件罷，」尼古拉斯諷刺的說道。

他們走進了一間大房間，在房的中央，放着一張長桌，桌上鋪着一條繡着金花的紅布。

「我們到了！」那人說道，「你該把你的煙頭拋開去。」

「我立刻便要抽完了。」

尼古拉斯用力的吸了一下，從他的鼻中把煙噴了出來，那人說道：

「在這裏，這是不許的，這是不應做的事！」他用他的手巾把煙氣拍散了。

尼古拉斯將煙頭拋在地板上。那人立刻將牠撿起，不知道怎樣處置牠才好，最後，祇好將牠放入背心的衣袋裏去。然後，他用足尖走近了門，輕輕的小心的打放了，輕輕的說道：「他已經到了，他在這裏。」

「叫他進來！」從門內傳過來一個沈濁的聲音。

「請！」那人說道，把門開得大一點，讓尼古拉斯走進去。

尼古拉斯走了進去。副警長正坐在一張書桌椅上，披覽什麼文件。他沈默的命尼古拉斯坐在一張椅上，繼續的讀着，一邊讀書，一邊還低低的啣唔着。尼古拉斯憤憤的望着他，竭力的抑制住自己，不讓自己噴出「你叫我來有什麼事？」這句話來，最後，啣唔的聲

音停止了，副警長推開了文件，拉拉他的嘴邊的髭鬚，問道：

「你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兒子麼？」

「是的。」

「哈哈！」副警長責備的搖著頭。「你做了什麼事？」他問道。然後他站了起來，閉上了門，又坐下來。尼古拉斯臉朝旁邊望着，沈默不言。

「你要的什麼，平等？但那是不可能的，少年人……你且看看，你是骨瘦如柴，而我是肥健的。一個喜吃菜根，一個喜吃肉。一個人天然是有能耐的，第二人卻生來是傻瓜。自然他自己，少年人，是不需要平等的……而你……」

「我什麼也不要！」

「我必得告訴你，你不該聽那些煽惑者們的談到這個平等的話……不，世界上沒有平等，也永不會有，少年人……我極喜歡你的爸爸，而我之告訴你這一切話，不是在一

位副警長的地位上說的，卻是從一位對你懷着好意，一位曾經過有經驗的生活人說的。你以為我從不會夢過平等麼？我的上帝……在年輕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曾做過夢，闖下了禍……但時候到了，那時理性恢復了……一切事都能補救的……一切事都會平穩的順利的過去的……現在你是在這裏，反給我們嚴加管束，當然……」

「原諒我，我沒有工夫！」

尼古拉斯站了起來，走出去。他的臉色是蒼白的，低垂了頭，疲倦着，他的雙手顫抖着，而在他的眼中，射出憎惡的冷光。

七

白的紅的丁香花正在矮籬邊盛開着，鴿子們在清晨咕咕的叫着，夜鶯們也還在園中檸檬樹上歌唱着。這間小屋整個的爲綠色所包圍，幾叢的青草竟在半已朽腐的屋椽

之間生長出來。天氣是溫熱的，綠水在招喚着人們去游泳。

既然在家裏，除了繼續不斷的怨罵，訴苦，說着運命的不濟，經濟的艱難，說着雙手的顫抖不止，說着尼古拉斯的不能副其父母之所望之外更無別事，則他也只好常常擔起他的獵槍，向河邊散漫着閒走了。在河的那面的草原上，有好幾個小湖，那末寧靜默思的湖水，四周圍都被金鏈花和蘆葦所圍着，他們像絕大的明鏡，反映着青天 and 流雲；坐在那裏，靜聽着蘆葦的蕭蕭作響，若訴故事，這是多麼快樂的事；靜聽着牠們，會使心頭更恬靜，更滿足，所有一切生命中的創痕，似乎都平息了，人生的和平的快樂，和青春的幸福，開始的反映在心上，正像青天之反映在湖上一樣。……有時，這些恬靜的思想和夢境乃被一隻水禽飛落湖面所中斷；那水禽是秀美而高傲的在水面上遊着，繞着蘆葦打圈子，靜靜的在招喚牠的伴侶。這水禽很容易被獵取，但尼古拉斯並不舉起他的槍來，他放輕呼吸，繼續的在醉心的默想着，他覺得，他正在分享着自然界最親切的神祕……他忘記了他

的家，他自己也從責罵，訴苦以及忠告（這是他每在街上遇見一人便要貢獻給他的）裏解放出來。這些責罵，訴苦以及忠告，漸漸的來得更尖銳，更常聽到。他母親不過嘆氣嘆得更多，但他父親見到他時卻不能不有些惱人的話。如果那位兒子在花園裏念書呢，那末父親便要說道，「讀書有什麼用處呢？」如果那位兒子在草地上閒步着，不做什麼事呢，那麼父親便要說道，「吃飯是快樂，舒服的事兒，頂要緊的事兒，卻不要做什麼事！」如果尼古拉斯是離開了家一會兒時候呢，那麼老頭子便要從靴子後跟糟蹋得可惜談起談到雙親的可憐……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一直這樣說下去，並不是不顧到他兒子的不高興或想去責備他，卻因為他希望着要增進「可憐的柯里亞」，希望着要影響到他的「回心轉意」；那便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怎樣的表白他自己，當那個副警長告訴過尼古拉斯怎樣的在他辦公房裏的行爲之後……那位老頭子在極小的小事上都要找到一個錯處來。他在地板上檢拾起一支尼古拉斯拋下的煙頭，便要咆吼道：「把

你的灰拋到任何的地方去吧，我們一點也不管牠！」注意到他的醜態的靴子時，老頭子便要嘆息的說道：

「爲什麼要把牠們刷干淨了？想如我們所做的，我們能够穿着任何鞋履在鐵上走着。」……

有一天，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在街上遇見了警長，他心裏很不安。他現在是不敢遇見鐵中的任何要人們。這似乎有一點，他在他們之前，有一種不便當，或他做下了什麼很醜的事，這事是這些人物們所決想不到會是一位家世清白，且曾得到一個三十年辦事無疵的勳章的著名人員所做下來的。

「你們爲何不來看我呢？」警長問道。

「我們想來……但總不能夠實踐。」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答道，低下了眼，假說

着馬里亞·底莫菲夫娜近來身體不好。

「現在我的教子是一位好人，連他的臉都不見……」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覺得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想道，「這誠然是尼古拉斯方面的不對，我對他說過一千次了，提醒着他，反覆的叮囑着。現在他是做下了。」

「他是難過着……他做下了不良的事。而現在，他是躲藏着……羞於見人的臉，」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答道，搖着頭，深深的嘆氣。

「啊。那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一個人不能責備別人已經過去的錯誤。」警長說道。

「但他是懊惱着……他以為你是十分的不喜歡。也許不願意……因為實在的，你知道……雖然在一方面是他的教父……在別一方面，隨你說吧……是警長。」

警長開始好癖氣的大笑起來。

「那沒有什麼。全都過去了。誰都不能無過……讓他來見我，我要叱責他，但是一位

教父的叱責，而不是警長的……他們今日的少年們都是怎樣的搗亂份子啊……一等到他們的鬍子長出來的時候，他們便開始要求一個共和國！」

警長的肥胖的身體爲了笑樂的顫動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爲這一切的和善的與謙遜的態度弄得迷糊個不了，小小的淚珠開始集合在這位老人家的眼臉上，他的顫震的雙手因快樂而發抖，他必須捉住這個機會。

「我們都會年輕過來，我們老蠢物們……他誠是一個好孩子，仁善和靜可敬……爲什麼突然會遭到了這事，我不能够明白。」

警長同情的點着他的頭，老頭子憑着勇氣，開始問道，「他不能够用什麼方法補救少年的罪過，……回到他學校中去麼？」

「我們將等待一會兒，然後我們試試看。也許我們能够爲他佈置一下，」於是他握着老頭兒的顫抖的手，搖了搖，走了開去。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兩次回轉頭向徐步而

去的警長望着，自言自語道：

「好不可怪的人！」

老頭子高高興興的回家，搖擺着他的傘，從他無牙齒的口中唱道：

「燈兒呀，小小的主子在啊，

燃燒着，燃燒着……

他們所看見的，他們所聽見的，

他們什麼都不對人說。」

在吃飯的時候，他和愛的望着他的兒子，和馬里亞·底莫菲夫娜開着玩笑，幾乎忘記了他的顫抖着的雙手。第三道菜是和着牛乳的餅，當他把糖遞給尼古拉斯時，他開玩笑道：

「下點鹽在你大餅裏吧，社會主義先生！」

在餐後，以特別的熱忱向上帝禱告着，然後，這老頭子把雙手放在背後，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唱着：

「燈兒啊，小小的主子們啊，

燃燒着，燃燒着」……

「什麼事使你今天歌唱着呢？」馬里亞·底莫菲夫娜驚訝的問道；但老頭子並不回答她，只是站定了，用他的抖抖的手在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的鼻下指揮着，繼續的唱道：

「他們所看見的，他們所聽見的，

他們什麼都不對人說。」

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也變得快樂些，她在籬下一塊干淨的檯布之上預備着茶，取出新做的菓醬來，執着擦得光光亮亮的茶壺在樹枝之下喧嚷的走着。他們坐下來喝茶，

而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最後顯示他的手：

「社會主義者，請到這裏來！有一個真好的消息！走過來！我不騙你！」

尼古拉斯顫抖着，臉色變白了。一陣奇異的恐懼捉住了這位少年，爲了他父親的高興，當他坐在櫟子上時，他幾乎像要從一個什麼事將要發生的預告退縮回去。他靜聽着，鎖定他自己，想着那最壞的結果……

「我已經告訴過你一千次了，你必須去見你的教父。」

「那末是這件事……又是教父！」

那老頭子告訴出他和警長的相見，覆說着他們全部的談話，同時，變更了警長所說的話——他實在並非有意這末做——活像警長已經一口允許替尼古拉斯設法恢復學籍，如果他回復了理智，在他腦中除去了這個「社會主義的朽物。」

「好不可怪的人！」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反覆的說了幾次，以這樣的教訓中止

了他的談話：

「在禮拜天到教堂裏去，再從那兒到你教父那裏去。做着該做的事，一切事便都會如意的。」

尼古拉斯坐在那裏，沈默的凝望着檯布上的圖案：他父親正在說着，現在恰是脫離那些愚蠢的思想的時候，要明白，就是自然她自己也不會允許這個愚蠢的平等的……以及其他的話。

「你的頭將不會落下，因為在你的一生裏，有一次你將牠很低很低的俯下！」
「但恰遇着牠落下了？」

老頭子因憤怒而紅了臉。他望着臉色蒼白的尼古拉斯，拋下一隻茶匙，叫道：

「那末，說來你是一個傻瓜了……你明白麼？」

「我明白。」

「你必須去……我說過我的話了……你聽見了麼？」

「我不去，」尼古拉斯沈着的說道，他站了起來。

「什麼？」

母親不知要怎樣中止這個事變才好。她懇求的望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拉拉他的衣袖，低語的懇求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尼古拉斯拿起他的帽子，從花園中很快的走了出去，他向河邊走去。他在河岸上坐了很久時候，不動，不言，雙眼凝望着遠處。他的脣顫抖着，勉強的成爲一個微笑，而他的雙眼爲淚水所露溼。……夏日的長晝徐緩的過去了，走近來的黃昏，把地平線的輪廓顯得模糊起來；夕陽帶着一個憂戚的微笑，望着漸黑下去的自然界。陰影開始爬出來，在深綠的水面上顯出有定的形骸出來。那水流，那草原，那森林，一切都變成深思的：那最後的幾

縷夕陽的紅光在河灣上嬉戲着。潮溼氣，腐草和泥土的氣味兒，更強烈的從河岸上發出。天空更黑暗了，雲更沈重了，幻變成各種的形式，化作奇怪的巨獸的幻像。有時在微光中，尼古拉斯聽見一隻水鳥飛過的銳鳴；或者一隻野鴨，爲什麼所驚，從河的那邊的湖上飛出，以牠的強健的雙翼，激動的拍打着空氣……一陣溫暖的微風偷偷的從尼古拉斯正坐其下的樹枝間吹過，嫩葉的神祕的微語，混雜着河流奔走着和大岸相衝激的呻吟聲。

尼古拉斯看着夏天的黃昏慢慢的逝去了，他的思想遠遠的飛過河的那邊，飛過草原之外，在黑暗的森林的一方……那裏，他不知道。向着特尼卜河的什麼地方，在帶着陽臺的一間老室的一個恬靜的屋隅，鵝鳥棲在屋頂上，有一所陰沈沈的公園，靠近綠岸有一所浴池……在那邊，在這恬靜的黃昏裏，可以聽見一個棕色眼的女郎的溫柔的語聲，在那古老的公園的密枝濃林中，鮮明的現出一個穿着白色衣服，頭戴飾着穀花的草帽的伶俐身材來。

他坐在那裏想念着格麗亞。他滿足着沒有人來間斷他的思路；恬靜的沈睡的河流和那遠處的青色霧，似乎告訴出關於那位棕色眼的女郎所住的可愛的地方的一個故事……當他想到了她，尼古拉斯便安逸的以一種甜蜜而清郎的聲音唱着，眼望了河的對岸：

「風在山中，在森林中咆吼着，發出一陣大大的喧嘩之聲」……四周圍是恬靜而沈寂，那歌聲在河岸上憂戚的響着，彷彿帶着一種對誰哀訴的語氣似的；風帶了牠沿河而去，吹散了牠，如吹散了雲紗似的，在那黑暗中……也許就在如今這時候，格麗亞也正坐在特尼卜河的某處河岸上在想念着他。尼古拉斯以憂戚的雙眼凝望着河對岸的遠處的青霧，他的歌聲更憂鬱的響着：

「啊，格麗亞，我的小女郎，我的親愛的人兒，

我是怎樣的憂戚……你是孤單着！」

新月駛了前來，河水開始被照得發光，一陣銀色的影子在水面上漣漣的動着。農人們在草地上燃着煙火……

「你在沈寂中歌唱着啊！」

尼古拉斯中斷了他的歌，有些不安，彷彿他是在做什麼犯法的事而被捉住一樣。他回頭一望，在微光中看見一個人形，戴着一頂草帽，挾着一把傘。

「你不認識我了麼？我是本地銀行裏會計員——你父親的一位朋友。」

「啊……」

「一個可愛的黃昏，可愛的黃昏……好天氣……唱吧……我要靜聽……我愛唱歌……我常是指導着禮拜堂裏的唱詩班，但我現在不能做了……」

那位會計員走下河岸，帶着老人的喘息，靠近尼古拉斯，坐在草上。

「你去見你的教父了麼？」

尼古拉斯一跳站了起來，拉下他的尖頂帽，走了開去。

「你們這一班人全都要到地獄去！」他頭也不回，帶着哭聲的說道，在樹林後不見了。

「啊……走去……走去……」那笨伯的會計員說道，有好些時候，他凝望着這個魯莽的少年人所消失的那樹林中。

八

尼古拉斯沿着河岸漫行了好久好久，然後，已在鎮的外邊了。月光很明亮。羣蛙在路旁的泥塘裏咯咯的作響，有人以一種顫抖的中高音在唱着一首哀曲。到處都是小小的火光，從村屋的窗間透出。一切都是恬靜的，異常的恬靜，似乎連月亮在沈默中也都停步不前行了……一隻狗在村鎮的一端的什麼地方吠叫着，而牠的吠聲反應在夜的銀白

色的光中，是那麼無情，那麼清晰。時時的鐘聲從鐘塔上送出來，牠們的響聲在空氣中傳播得很久，每一個鐘聲緊接着第二聲而來，彷彿牠是不願意沈默似的……在籬後，樹木的長枝，神祕的向外窺望，似乎牠們也在探問，這個到底是甚等樣子的人物，在夜裏獨自一個的在路上漫遊着，他所要的是什麼。鎮中的傳呼者，在走近了尼古拉斯垂頭喪氣的身形時，將他的鐸聲響得更高。牠的回聲從籬後回過來，以不入耳的喧聲擾亂着空中。

「你是誰？」當他走近了尼古拉斯時，嚴肅的問道，但立刻便微笑起來，安靜的說道：「我沒有認到是您，先生……睡不着麼？」

「那是對的。」

「那麼好的一個夜……你們少年人……當你們獨自住着時，你們是睡不着的！……哈哈，哈哈！」

老年人向前走去，雙足傾斜的走着。在田地裏，在銀白色的夜間，哀歌仍繼續着，羣蛙

們仍在泥塘裏咯咯作響，鐘塔上的鐘，也鳴着報時。尼古拉斯在計數着，當最後的鐘聲在沈寂中死去時，他便轉身回家。在路上，他從一個有燈光的窗戶中，窺進一所小屋的安樂的房間：在食桌上，坐着一個男子，身上只穿着他的背衣，很有滋味的在吃着深盤中的粥；他張開大嘴，以受大湯匙，他的如一把毛刷似的亂髮，每當他啜嚼着粥時便搖動着。在他對面，站着一個肥大的少婦，她的下頷支在她手上，她很愉快的望着她男人在享用食物。

「上帝給我們以食物，沒有人看見。」男人說道，放下他的湯匙，欠伸他自己的身體。

「如果有什麼人見到了，他不會傷害我們的！」女人說道，把盤子拿開去。

穿着背心的男人豬似的呻着，又欠伸了一下，輕輕的撫拍那女人一下。尼古拉斯微笑着，走他的路。「他們在那裏不需要什麼，世界上沒有事足以使他們感到興味的。」

……尼古拉斯離家愈近，他的脚步走得愈慢；在那籬後的小屋裏，他度過他的天真爛漫的童年，他在其中是那末長年久月的被人所摯愛着，而他現在卻感到這地方是

那末壓迫他，那末使他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他竟不想回轉去，彷彿在那綠色的圍牆之後有什麼可怕的东西在等候着他。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是坐在門後的木凳上面。尼古拉斯不會立即看見他父親，因為一株丁香花的影子正遮着他的不動身形，尼古拉斯已經握住了門環了，老頭子突然的咳嗽起來，粗聲的問道：

「是你麼，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在不意中吃了一嚇，顫抖着，很不安，說道：

「你坐在外面麼？」

「你是常常的到處亂跑。來談幾句話，我的好朋友！」

「好的！」

「不是『好的』！我今天去見警長了……一位怪可愛的人……雖然你是那末頑

皮，你，仍然是他的教子，……你明白麼？

「我明白。」

「他命令說，你寫一封請求書，說明你過去所做的全是錯誤，……你是被人所誘騙，

……你明白麼？

「我明白。」

「還說，你是對此一切皆深為憂愁，請求寬恕了你，這一切的愚蠢的行爲，……你將永遠不再參預這些行動，……你聽見了麼？」

「我聽見了。」

「而我，在我這方面，也要寫一封懇求書，……我是一個雙手顫抖不已的老頭兒……我三十五年來盡心苦作，忠實無疵，……你聽見麼？」

「我聽見了。」

「一切事便都將預備好。警長在他一方面也將寫……」

尼古拉斯站在門旁。宛如一個被判決死刑的人，他眩暈的望着地下，他的雙手懸掛在身旁，而他沈寂的反覆說道：「我明白，」「我聽見了。」一隻蚊子在他耳邊嗡嗡的作響，彷彿是可憐他；牠的嗡嗡之聲，長久，沈濁，而且堅耐，在他的腦中迴響着，像一個長久無邊的可憐的呻吟。一隻狗在什麼地方吠着。明亮的繁星在天上冷淡無情的照耀着，四周圍十二分的沈寂，彷彿夜是停住了呼吸的，在聽着尼古拉斯的靈魂中發出了什麼思念似的。

「你明天必須去謝謝他。」

尼古拉斯沈默着。

「一切事都將如意……你將可以再回學校裏去。」

「我不要去什麼地方去，也不寫什麼！」尼古拉斯以一種瘳瘳的低聲說道，他走了

開去。

「爲什麼？」老頭子喊叫他來，從凳上站起，跟着他的兒子。

「我不能夠做。」

「但你能夠充塞了你的胃！」

「讓我一個人在着吧！」尼古拉斯狂喊道，加快了他的腳步，他走過門廊，向廚房後園而去，而到了那間浴室中，不過幾天以前他才把這浴室當作了他的休息之處。

「啊，你壞蛋！」老頭子低語道，當那向後園去的門喀的一聲閉上了時，他便高聲的叫道：

「壞蛋！」

而這一聲尖喊，驚醒了沈寂的夜。牠顫抖着，帶着戰慄的迴音，反應道「壞蛋。」……
尼古拉斯進了浴室，燃上了一支殘燭。影子在地板上波動着，也在黑烟燻的牆上波

動着，而自己消滅在屋角上。紅的火燄在這個黑屋的暗中跳動着，壁爐中的蟋蟀停止了牠們的喧嘩。這地方很潮溼，且有一股兒煤烟氣。在一個翻過底來的木桶上面，放着書籍和文具；一張靠椅站在一張大凳的左近，一件學生衣掛在牠的椅背上。尼古拉斯打開了小窗戶。然後在室中走來走去，像一隻被囚於籠中的野獸，然後，他突然感到他四肢的異常的疲倦，他吹熄了燭光，仰身躺在凳上，雙手掩着眼。當他寧靜下來時，夏夜便從小窗中透漏過來，在牆後的芋麻叢中，蚱蜢在沙沙的響着；小鈴的叮噹聲可以聽得見，其初是漸漸的在遠處消失了……有人正動身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個幸福的人兒……一個人必須走開到什麼地方去……必須要走開……立刻便走開去……我的上帝，他是如何的疲倦，如何的不可忍耐的疲倦！蟋蟀又叫起來了，別種沙刺沙刺的聲音也可以聽得見，在浴室外面走着呢，走到窗戶邊了……什麼地方，有一隻雞在咯咯的啼，拍着牠的強健的雙翼。那是什麼呢？尼古拉斯支着肘坐了起來，害怕的問道：

「誰在那裏？」而他握住了他的槍。

「是我，親愛的柯里亞，是我，親愛的。」一個老人的泣聲在窗邊低語道，而在夜間的明亮背景裏，他母親的頭部可以看得見。

「是你麼？」

「你沒有睡麼……你傷心麼？」那老婦人以無限的愛憐低問着；然後她沈默了，一個人能夠聽得見她是在柔聲的泣着，靠在小窗上。尼古拉斯走向他母親身邊。

「不要哭，看上帝份上！」他懇求的說道，想要咽回在他自己咽喉的啜泣。

「唉，我親愛的，我的心那末爲你而痛楚着，我不能禁止我的眼淚落下。」

尼古拉斯從窗戶邊急奔回去，他的臉藏在一個暗隅中，開始傷心失望的哭泣着……他母親漸漸的走進了浴室，將她的頭靠在她兒子的背上，她開始哭起來。他們那樣的站着好久時候，在黑暗中哭泣着。然後他們都止了哭，沈默的坐在凳上。母親握住了尼

古拉斯的手，緊緊的握在她自己的手裏，而他覺得那幾根嶙峋的老骨怎樣的更強固的握住了他的手……

「我……我不能和你同住在這裏了，」尼古拉斯最後啜泣着，以一種顫抖的低聲說道……「我必須走開到什麼地方去。」

「你爸爸使你傷心麼……傷損你很厲害麼……他說了什麼話使你傷心呢？」老太婆傾身向他兒子，開始撫摩他的頭髮。尼古拉斯低下了頭，柔順的受她的撫愛，在他看來，彷彿他如今是變得小了，十分的小了，他再度變為一個小學校的學生了，正如他從前那末愛戀他母親似的，無限量的在愛他，預備爲她而犧牲了他的生命。

「我必得要怎麼辦呢……我不知道……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你曉得麼……我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低語道，將他的灼熱的脣壓在她手上。「我應該走開到什麼地方去……逃了開去……」

「而你不用爲你爸爸發愁麼？他現在正在哭着呢……你以爲他並不憂心麼……想想他這老年人罷。照他所要求的做去……不要那末高傲……噯，你……」

母親安靜而親切的談到人生，談到老年，談到死，談到父母的心。她話中的意義並不達到尼古拉斯的良知，但他卻是爲這一場充滿了愛戀親切的安靜和善的閒談所舒安下去。

「去寫他要求你寫的東西。」

尼古拉斯記憶起來，搖搖頭。

「我不能夠……你明白了麼……我不能夠……如果你愛我，請不要叫我寫這東西……我要走開到什麼地方去……」

「你能到什麼地方去呢，親愛的柯里亞？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去……爸爸是替你負責任的……」

「不，我不能去，」尼古拉斯柔聲的同意着，一刻的沈默。

他們坐了好一會，在沈默中想到了各種的事。

溫熱的夜從小窗中望了進來，彷彿要靜聽這兩個藏在黑暗中的人心中發生了什麼事。

在小屋的一間房中，就在樹籬之後，反射出一星的紅色的小火燄；在那裏，在聖像的燃燒的燈光之前的乃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他卑抑的伏在地上，虔敬的對主祈禱着，求他抑制並指導那個走入迷途的少年人。

九

天空是一朵雲也沒有，夏天的正午的太陽照得那末光亮，使人連正眼望着牠都不可能。麻雀們在大路上灰塵中浴着，烏鴉們棲在屋頂上，雙翼伸長出來。這小小的村鎮乃

爲炎暑所征服。什麼都是沈寂的，欲睡的，恬靜的。居民們都躲藏在他們的家裏，彷彿沒有一個人有事要做似的，彷彿對於立在綠樹籬後的小屋所發生的事一點興趣也沒有似的。一匹馬拖着一具小車，正站在門邊，正用牠的尾巴，搖逐去搗亂的蒼蠅們；馬車夫正坐在籬上，懶懶的用他的馬鞭拍打去他靴上的污泥。從屋裏的一個打開的窗戶中，可以聽得見曼長的呻吟聲，有幾個人低聲的在廊前談着，有一個人的足跟匆急而喧嘩的踏上了扶梯……有一會兒，什麼都是沈寂的，彷彿在這小屋中的個個人都已入睡了，然後，呻吟聲又聽得見，彷彿有人正爲痛苦所捉住；然後又是低語聲，走路聲，以及那沙沙的響聲……

「誰來了？」那位會計員有聲無氣的低問道。

「醫生來了。」

會計員又呼吸起來，合起他的傘，開始恐怖的從籬笆中窺進園後……他以手指，招

呼着人，向外走幾步，用手巾拭着他臉上的汗，門是半開着，一個農婦，亞尼西娜，向外窺望着。她的臉是可怕的，她具有一副不安的表情，當她一見到會計員時，她的眼睛便霎閃起來，眼淚落下了。

「屋子裏現在有什麼事發生呢？」

那農婦搖着她的手臂，以她的圍裙遮了她的臉。她啜泣的說道，他們正在使他恢復病體，那可憐的老主人……他是太沈重了……十分的沈重了……他的手足都不能轉動了……他不能說話……祇是那末可憐的凝望着……她啜泣的說出這一切話，當她悶在她圍裙中時。

「但請進來罷！」

「有什麼用呢？……沒有可以幫助的，」會計員嘆了一口氣，低語道，他自己坐在板凳上。馬車夫站了起來，他以爲坐在一位先生的左近是不恭敬的。

「那位少年人……你看見他了麼？」亞尼西炯問道。

「沒有看見……他在那裏？」

「他是那末安舒的躺在浴室中，彷彿還活着似的……正像他是睡着，可憐的親愛的！」亞尼西炯帶哭聲的說道，她的臉還蒙在圍裙中，她退在門後不見了……有一個老人戴着青色眼鏡的經過草地而來，他頭上戴的是尖頂帽。他走近了會計員，低聲的問他幾句話，然後，從籬笆邊向內窺探着。

「我們要走進去麼……如果我們不進，似乎不大好！」

會計員搖搖頭；這兩個老人們深思的走過綠草地而去，離開了樹籬後面的小屋。他們都張開了傘，這使他們活像兩個退藏着的蘑菇……

靠近古老的浴室，有一小羣的農婦們和孩子們聚集着。他們靠近小窗站着，以大而恐怖的眼向內望着……浴室的門上了鎖，一個兵士在門前看守着……從窗中，一個人

能够看見一位男人的兩隻腿伸在凳上。這兩隻腿，穿着新織的襪子，有點特別的長，他們吸引了，而且驚駭着那些探問的婦人孩子們。他們互相推擠而退，自己驚嚇着，彼此互相微語道：

「是他的腿麼？」

「不錯，是他的。」

「請讓開些……你們已經看得够了！」

「他們還要審問麼？」

「當然的……唉，上帝呀！」

這乃是尼古拉斯，他躺在板凳上，那麼恬靜的，彷彿他是一個倦極的人正睡着甜蜜的覺，不再掛心於活人的世界上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或想些什麼……在地板上，靠近板凳旁邊，放着一本日記簿和一朵已枯萎的紫羅蘭。

十

他們在禮拜二葬了尼古拉斯。

整個小鎮上的人都隨送他到葬地上去，還有禮拜堂的唱詩班。天氣很好，光潔，無雲，鐘塔中的羣鐘在沈寂的晨間空氣裏憂戚的響着。唱詩班在歌唱着，當他們沈寂下來時，小鳥們便在籬後園林中歌唱着。棺上的布在羣衆頭上飄拂過去，太陽光從光亮的棺蓋上反射出光彩來。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步履維艱的跟在棺後；在一邊，她被警長所扶住，在別一邊，扶住她的也是他的一個助手。她沒有哭。她用她的沈濁的雙眼，注視擡去的棺木上，她是啣唔着，不住搖頭。會計員是和唱詩班同在着，他以一種破碎的半高音喊道：「啊，全能的上帝！他不自知的以手指導着；他的臉是像煞有介事的，在他看來，彷彿重要的事並不是他們在埋葬尼古拉斯，而是唱詩班怎樣的歌唱。不時的，他憤怒的回看着，

向唱歌者們做出種種表示，但他們的眼光只注在他們自己的指導者，並不注意於這些表示。於是會計員聳聳肩，停止了歌唱……

所有一切鎮中的重要人物，全都想和警長擠得愈近愈好，以愁戚的眼光望着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和棺材。每個人都爲尼古拉斯和這位老太婆傷心。

在墳場上，卡拉勤走向前來，低下他頭髮剪得很短的頭，開始說出他的對於尼古拉斯的告別辭。這篇告別辭以這幾句話開場：「不要爲他哭得那末傷心，死得年輕不是不幸。」卡拉勤剛剛說完早死不是不幸，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便開始哭泣起來，把她自己從教父和他的助手的手臂間掙扎出來，教父想要安慰這老婦人，他眼中掛着淚，傾身向着他。溫和而憂戚的說道：

「你能怎麼辦呢？……你必須休息了……哭泣是一個罪過。一切事都在上帝手裏。」

在她的別一邊，那位助手也傾身向着她，微語道：

「我們全都死去的，我們全都要。」

但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並不聽他們的話，她繼續的在啜泣着，更高更高的，竟沒有人能聽清楚卡拉勒說的是什麼，只見他在演說中，時而憂戚的搖動着頭部。

「柯里亞，你做了什麼事？」母親啜泣道，當棺材懸在墳上，開始要消失在下面之時。

警長取出他的手巾來，開始極力的在擊打他的鼻部。環墳地而站立的，個個人眼中都掛着淚……鳥兒們在赤楊樹的濃葉的枝頭歌唱着，這些樹枝正向墳穴往下窺望着，一堆堆的泥土，沈重的傾倒在棺蓋上……當泥土覆蓋了尼古拉斯時，每個人都悄悄的，深思的，從墳地走開了，那個地方不久便空無一人。只是鳥兒們和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留在那兒。鳥兒們在歌唱着，這老太婆則坐在泥土上，頭頂上覆以紅的白的丁香花的樹枝，以重濁的眼凝注在地上，叱責的微語道：

「唉，你們少年人……唉，你們少年人！」

在獄中

契里珂夫著

人們如同燈蛾撲火似的，從四面八方跑向粗糙地製成的自由的模型，便……落入獄中。①

在這一個可驚的時期裏，那些監獄好像搜集了世界上各處各種的禽獸的動物園，因此在這些憂鬱的石牆中，人生的美與高貴和不幸與卑賤混合了起來，悲劇和喜劇混合了起來。

和那些新生活的聖徒以及覺悟的戰士一起落到監獄裏的，還有一些帶着想模仿

① 此篇小說係描寫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俄國革命時的情形。

鷹的飛翔的家雞和家鴨的微小的人們……監獄好像城市的縮影；那裏住着各級各流和操各種職業的人們，男人，女人，孩子……

因着這種關係，N監獄有了特別的幸運：除了平常的居民——所謂「長期的居民」，如工人，學生和叛徒以外，那裏還有一個律師，兩個接生婆，一個兵士，一個牧師，四個牙科醫生，一個中學生，兩個電話局的女職員，一個燙髮師，一個工程師，幾個郵務局的職員，一個日報的編輯，一個醫學博士和一個哲學博士……還有不常有的，例如一個退職的官長和一個嬰兒……

爲了免得損壞這最後兩個人的名譽，和免得失去你的信賴，讀者，我要趕快給你說明：那個退職的國會議員經過一個城市，那裏的鐵路卻突然宣佈罷工了，這使他厭倦。一次，他正在街上散步消遣時，遇見了背着紅旗的遊街的羣衆。他跟了去，無心地唱着法文的俄國馬賽曲。當天晚上人家在派耳米拉公寓裏開討論會，這個國會議員湊巧也住在

那裏等待罷工的結束。當夜被捕了幾個人，送往監獄裏；被捕人中，還有國會議員……關於那個嬰兒，只是因為他那時正在一個女政治犯的懷中吮乳，因此也有了母親一樣的命运。

鷹兒們是住在四個圓塔裏，這四個圓塔位置在監獄的四個角隅，高入雲端；中等和小犯人們住在上層各相分隔的小房裏……這個監獄本是一個很大的監獄，平時有着很多的空地，但現在有點狹窄了，因為每天夜間鐵門總是大聲開了開來，腳步聲和鎖匙聲以及門門聲通告全監獄有了一羣新的政治犯的來到。

獄長是一個善心的老人，他有着嚴正的兵士的容貌，訴苦地對着一個電話說：

「絕對沒有地方了！」

但他隨後非常恭敬的對着電話機彎下腰去，順從地說：「遵命！」便去預備最近的一夜所需要的地方。

「一方面，要我把他們隔離開，一方面……所有的單房間都住滿了人……」把他們放在那裏！卻不曉得放在那裏……放在我自己的寢室裏去吧，如其你願意……真是美麗的事情！」獄長喃喃的說。

如同和氣而細心的旅館主人似的，獄長忙碌着，奔跑着，安插着佈置着他的居民……那些大部分是第一次認識監獄生活的居民們，是神經的，喜怒無常的，無知的。他們一遇見獄長就紛紛訴苦，要求；這一個說他在亮處睡不熟，那一個說請用東西隔開廁所，第三個要求人家允許他玩提琴。

「你們怎樣想？這是在旅館裏嗎？你們是，先生們，在監獄裏呢，不要忘記吧！」監獄裏已是非常的人滿，新的犯人還是不斷的進來。

「我不得不每間房子裏放兩個人了！」獄長對着電話機說。

「就放兩個魔鬼捉他們去！」憤怒的聲音回答說。

獄長走進一個犯人的房裏，客氣地說：

「你只有一個人嗎？」

「也許你還要問我，是不是在家裏吧……奇怪的話！」

「也許你沒有錯誤，你是一個博士嗎？」

「醫生。」

「好，很好！」獄長歡喜地叫了起來，但這卻使那個沒有伴侶的人憤怒了。

「什麼很好？你爲什麼這樣的歡喜？」

「允許我，不要發怒……並不是我把你關在這裏的……」獄長和氣地想使他安

靜，說。「我給你預備好了一個伴侶了，他是一個醫生呢，雖然我應該說，他是一個牙科醫

生……所以我說「很好」，並沒有什麼別的意思……你不反對牙科醫生吧……倘若

你不願意，還有許多願意的人……許多人不喜歡孤獨……」

政治犯的異常的衆多，使這個老年的國家的僕人非常的爲難。只有那些學生、工人和叛徒，在他看起來是真正的犯人，他知道很清楚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冷淡地，教訓地而且命令地。

「我這裏的辦法是這樣，」他通知這些被捕的人說，把他們安插在小房間裏，又把所有的規則一一告訴他們，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禁止的。但現在住在那些小房間裏的人都是城中有名的，尊敬的人了，孩子們的、老年的父親、上等階級的、有勢力的人……怎樣對付他們呢？牧師，例如胸上有十字架的……或者官長、律師、前任副縣長的女婿……這個副縣長也許已是什麼地方的縣長了！

老年的獄長完全找不出合適的聲調了，對於這些犯人他稱呼這一個「先生，」那一個「尊敬的先生，」第三個，喊他和他父親的姓，對於有些人握一握手。

「想一想我的苦惱的地位吧，」獄長對着妻子說。

「什麼？」

「是的，今天……夜間，人家送來了一個政治犯……『收留這一個犯人』！我一看他是伊凡伐西里趣！我簽字的時候，我的手戰慄了起來……我不曉得怎樣纔好，伊凡伐西里趣也不曉得怎樣說……我幾乎願意鑽到地板下去了……」

尤其困難的地位是對於那個官長和牧師。

「在第五號房間裏，我有了一個真正的國會議員！」獄長驕傲他對妻子說。

「也許不是真的吧……」

「這是立刻可以證明的：他的身材，他的語氣……雖然已是退職了的，然而……無論怎樣，是一個官長……」

「這真是最奇怪的事情！連官長們也要捉了……」

獄長盡力的在避開這個官長：他在他面前就覺得爲難起來，而且覺得自己有了什

麼過處似的。然而第五號房間要他去時，他就不能不經過，不能不在門窗外望一望那官長……當他這樣望見這個官長時，他的靈魂便變得憂鬱，他想：「空虛的空虛阿」……一次，那個官長需要獄長了。獄長派了他的助手去。

「我不要助手！我要看見獄長自己！」官長固執地說。

老年的獄長必須自己去了。他整了一整劍帶，捲了一捲鬍髭，走了去。

「我必須得到三個月的賠償金……」官長嚴厲地說。

「你可以寫一張要求書……」

「給那個也許給你吧？……哼……那更好，倘若你注意着這屋子：又潮溼，又臭，臭蟲，討厭的東西……」

獄長低下頭，聳了一聳肩，如同罪人一樣，回答說：

「我已經好幾次報告過監獄委員會了。也許你老爺願意搬到別一間房子裏去吧？」

但那時你就必須……兩個人住在一起……」

「同那個？」

獄長便開始低聲和檢查官說起話來：

「誰在第六號？」

「那裏嗎？……那裏是那個……理髮師，長官……」

「我不願意！」議員高聲的說，「也許你還要把我和女廚子安置在一起吧！」

「我不安置那個，老爺……我完成……」

「好！我不再止住你就是！」

獄長聳一聳肩，行了一個禮，帶着一種印象出來了，他覺得不是拜訪了一個犯人，是拜訪了一個官長，從他那裏，他得到了一種不舒服的警告。

「誰都反對我！……我已經報告過了好幾次……我只是完成我的責任，至於誰在

房子裏，不是我的事情。」獄長安慰着自己說，一個一個看訪了犯人，聽着他們的訴說。在牧師的房子裏，他和在官長那裏一樣的爲難了起來：他合着手，牧師給他祝福，他必須去吻這個政治犯的手。

「你，尊敬的牧師，你沒有什麼訴苦吧？」獄長恭敬地問他說，望着地板。

「不向有罪的，沉溺在羞恥和血泊中的人們而發，我的稱讚，請求和訴苦只向上帝而發！」牧師堅決地回答說。

「我不逮捕那個，尊敬的牧師，我只……」

「聖書中說：渴愛真理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將被滿足了！」

獄長嘆了一口氣，用脚尖走出了牧師的房子……

在有些時候，還可以照着犯人們的階級分配安置，但過了不久，卻不能這樣辦了；有些人送走了，有些人送來了，大部分的房子裏的人很快的就失去了孤獨，得到了最奇異

的混合的友伴：兵士和牧師，燙髮師和日報的編輯……

「絕對沒有地方了！」獄長失望地對着一個電話說。

「真的還要送人來嗎？」助手說，對獄長表示着同情。

「五個政治犯的農人……我把他們放在那裏呢……五個農人！」

他們商量了很久，看把這些政治犯的農人怎樣辦。

「難道我必須把他們放在官長們那裏去嗎？」獄長發氣的說。

最後他們還是決定把這些政治犯的農人安插在學生、工人和郵務員的中間。

那一個退職的國會議員，以為他被送入獄中是一種偶然的誤會，他在等待着今天，

明天，人家去請求他的寬恕。

「有什麼權利把我放在這屋子裏？」他第一天進獄時，兇狠地問獄長說。

「依照第二十一條……我不能再對你說什麼了……」

「我問的法律，不是問的條文！依照什麼法律？」

「依照國家治安法第二十一條……我不能再說什麼了。」

「什麼……你這一條是什麼呢？」

照這一條是這樣：凡認爲於國家與社會之秩序有危險性之自由人，應逮捕入獄……錯誤是顯然的；但過去了一天，兩天，三天，卻沒有誰來請求他的寬恕。於是他就討了一張紙，寫了許許多多的訴說給法官。痛苦的情感和微弱的憤怒妨礙了他的文字的恭敬的語氣，激盪的大膽的靈魂在紙上傾下了強力的憤話。雖然全文是真正的國會議員的語氣。第四天，人家給他送來了一種公文，要他簽字。公文裏通知他，他的訴說沒有結果，同時宣告國會議員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柯替柯夫犯了用公文侮辱國家官吏之罪……

年老的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向來是有着許多的僕人，過慣了舒適的生活，有着清潔的衣服，早上吃牛酪咖啡，午後要在路上平靜地散步的，現在，他一切都沒有了，他受着可

怕的苦惱。陰暗的，潮溼的小房有一個窗格子，穿過窗格子只能望見一道一無所有的憂鬱的牆，嗅到角落裏廁所發散出來的臭氣，一盞小小的洋鐵做的石油燈，牀上鋪着稀疏的，用舊了的臥褥，上面有着許許多多臭蟲的血跡——這種種使感覺靈敏的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失望，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向來是喜歡吃各種各樣的東西的，但在監獄裏，他完全沒有了……他不吃東西，不睡覺，整個夜間從這一個角隅踱到那一個角隅，喃喃的說着話，聳一聳肩，在房子的中央停了一會，兩手又在背上，許久許久地望着鐵窗，又望着廁所。

「哼，」他常常叫着，聳了一聳肩。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把當值的獄吏叫到了門窗旁，開始和他說起話來：

「告訴我，朋友，我還須在這裏久住嗎？」

「我不能知道。」

「我需要我自己的提包：那裏有我的香水和剃刀……」

「在我們這裏是禁止了的。感謝上帝吧，人家允許了你用叉子和刀子……還有剃刀，也許是嗎？」

「難道我是強盜嗎？我會去殺人嗎？」

「爲什麼殺人呢！你可以殺自己的……那個時候我們便有罪了……」

「難道我是一個孩子嗎？」

「這是禁止的……」

「那末，你們不是有剃頭匠嗎？我必須剃一剃，我絕對不願意變成那布柯陀懦柴

羅……」

「但他，那個剃頭匠，是一個政治犯，不是來剃頭和剪髮的……我們獄中本來有一個……但於你，我想他是不合適的：他只知道剃得精光或者剃成圓形……凡送去做苦

工的人都是剃得精光，又如郵務員，是剃成圓形的……」

「到魔鬼那裏去剃得精光……驢子！」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真不幸，政府當局竟會懷疑到他個人。這似乎絕對不能相信，真正的國會議員，甚至已經退了職的，會去參加紅旗子的遊街大會，唱着革命歌。人家到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常住的地方去偵查他的證據，他住在很遠的地方，交通很困難：鐵路罷工了，郵電不通……此外，在派耳米拉公寓裏，在逮捕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地方，同一個夜間捉到了一個年青的人，他的一樣東西，大家認爲可以做炸彈殼……訊問那裏的茶房，知道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是和這個青年同時到公寓裏來的，雖然他們坐着各別的馬車，他們住在那裏，小心地互相避免着，但有一次他們同時走進了洗臉室，在那裏，他們一定談過話……

過去了幾天，過去了一個禮拜，安妥李伊凡諾維琪還在獄中，還沒有誰來請求他的

寬恕。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寫了許多訴說的信給上級官員，但沒有結果。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羸弱而且消瘦了，他的心又怔忡起來……人家每天帶他去散步；在高的牆壁四面圍繞着的冷沈的院子裏散步了半點鐘，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總是每天呼吸困難地抖着腿回來……白天，臭蟲睡覺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利用這個，散步後打了一會瞌睡。但四面有人在敲牆壁，好像電報機在工作一樣，妨礙着他的熟睡。還沒有打了一個甜蜜的瞌睡，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就在牀上跳了起來，因為他好像覺得他是躺在他的書房裏，聽見有人來敲門了。

「進來吧！」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答應說，但沒有誰進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睜着模糊的眼睛望着鐵窗和屋角的廁所，明白了……睡眠已被趕走。他不高興地從牀上起來，提起了一隻銅做的鹽罐，憤怒的敲着牆壁，命令人家不要擾亂他。但牆上的敲擊聲並不停止。在被捕人中間，流着一種模糊的傳說，說是第五號房間裏住着一個官長……第四

號和第五號的年青的政治犯猜想他們的鄰居不是真正的官長，是一個叛徒，「官長」是他黨中的假名。他們固執地敲着牆壁，問：「你是誰？」但這個神祕的囚犯只是靜默着。這更其使他們相信，他們旁邊有着一個嚴正的，細心的，重要的人。「爲了什麼事情？」他們在兩邊固執地敲着，但是沒有回答。左邊的一個不再敲了：「魔鬼知道。」他想，「也許是一個偵探吧……」，但右邊的一個比較的热情而且信託，他甚至當人家懲罰他，取消了他的散步的時候，也繼續地問了去。經過了許多徒然的努力，不能得到他的鄰居的回答，這一個固執的中學生想出了和官長通信的方法。一次，當一個打掃廁所的囚犯整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房子時，在他的牀上丟下了一張捲着的紙頭，又對他做了一個眼色。安妥李伊凡諾維琪許久許久地失去了主意，猜不到做眼色是什麼意思，當他偶然在牀上發見了那張紙頭的時候，他纔猜了出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把那張包茶葉的紙頭展了開來，讀着：「同志！當我明天出去散步時，請你咳嗽；倘若你是 s. r.，咳嗽一聲；倘若 s.

d. 咳嗽兩聲。」

「哼！我什麼也不懂！」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喃喃的說，他懷疑在他旁邊的是一個偵探，想偵查他什麼……這是很相像的；他們捉錯了，他們爲難了，他們現在想獲得一點反政府的證據……徒然的！他不是一個孩子……

在夜間，門窗時刻軋軋的響着，在玻璃孔後移動着一隻眼睛。這使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神經不安，使他的心怔忡。

「你看什麼，兄弟？這到底是不雅觀的……」

「人家命我來觀察的。」

「這裏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嗎？在這裏，我能做什麼違反法律的事嗎？」

「三年前，有一個犯人從這間房子裏逃了出去……」

「難道我是一個有法術的人嗎，禿頭？」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回答說，四面望了一望

他的籠子，聳了一聳肩。

每天晚間散步時，獄長帶着衛兵們在監獄的四周巡邏，觀察着那些門窗，有沒有被囚犯們損壞，這時安妥李伊凡諾維琪便止住了他們的隊伍：

「唔，我的事情明白了嗎？」

「請你原諒：我不能說什麼。」

「我有心忡病，胃膜炎又發了……」

「可以請一個醫生……」

「見鬼！請你們的醫生！我有我自己的醫生……在這裏只有死，沒有人會注意……我
需要新鮮的空氣，而這裏，魔鬼知道……」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漸漸不能自己約束，開始蹬腳了。這時人家就大聲地關上了門窗，不再有人能聽見他的氣憤和要求。他困難地呼吸着，捫着心口，倒在牀上，開始低聲地

哭了起來。鄰居們在留心地傾聽着第五號房子裏的叫喊，蹬腳和哭泣。左邊的鄰居想：「事情很清楚了，他不是偵探。偵探是不會對着獄長叫喊，也不會哭泣的……此外，真正的黨員也不會哭……一定是一個小學生」^①落入了監獄在流淚。但右邊年青的鄰居卻存了愈加憂愁的想像：「無疑的，兩者必有其一；不是在虐待他，就是對他宣佈了死刑……」於是第六號內的鄰居叫了起來：「同志，什麼事呀？」他又敲着自己的門，唱着：「我們犧牲了！」全監獄就擾攘了；叫喊聲，敲擊聲，歌唱聲。這擾攘使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害怕：「也許起火了，」他想於是也敲起門來，要求人家立刻開開門來……」

「劊子手」第六號內的人叫着說。

「先生們！一切都好好的，並沒有發生什麼事呀！大家都好好的……我請求你們安靜。」獄長請求說。過了許久的努力，他纔使失去了靜默的平衡的監獄安靜了下去。

① 小學生係指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立憲黨黨員。

一天早晨，獄長開開了門，來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跟他到法庭去了。「一定是事情已經清楚了，」他想，深深地，輕舒地呼吸了起來。兩個衛兵陪伴着他，他用着驕傲的步伐在走廊裏走，在旁邊的人看起來，可以想到走着的不是一個囚犯和兩個衛兵，而是一個官長和兩個部屬……他的靈魂已經大膽了起來，勇敢了起來，只有困難的呼吸因着快樂與等待愈加急迫了起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胸中不僅僅生了快樂，那裏還沸騰着復仇的願望：一得到了自由，他立刻就趕到彼得堡去……他不能放過這事情……好讓人家知道，一切的錯誤並不是都可以寬恕的……

「往那邊嗎？」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嚴厲地問，同時做着一個簡慢的姿勢，到了路上有兩個走廊交叉的地方。

「是的，先生。」

「有一些塗窟……」

人家帶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進了一個鄰近的房子，請他等一等。他走近窗子，但獄長便走了來，用和氣的語調低聲的對他說，要他走開去，坐在桌子旁。獄長要他這樣，是爲的小心，因爲無論在什麼時候，窗子是可以擔保……安妥李伊凡諾維琪認爲這是狡猾的計策，發了氣。

「沒有教訓的！」

桌子上蓋着一張厚的吸墨水紙，上面倒印着墨水寫的各種各樣的字。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坐在一把椅子上——那裏一共有三把椅子——想消度時光，便解讀這些難懂的字起來。時鐘在或處的得的得的響着，可以聽見有人在講話和踢馬刺聲。長久的等待真是厭倦，安妥李伊凡諾維琪不息地感覺到了要伸懶腰和打呵欠，但他遏制了，因爲這是不合宜於人家即將求他寬恕的真正的國會議員。法庭裏有兩個官員從半開着的門中注視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一個高的有棕色的頭髮，一個矮的有金黃色的頭髮，戴着

暗色的眼鏡。安妥李伊凡諾維琪記起了他是穿着夜衣和便服……現在應該是穿着外衣，冷淡地對待他們的，但是他卻穿着便衣……真是懊惱的事情……他整了一整繡摺的襯衣的領子。這時討厭的氣息又衝進他的鼻子了：他好像覺得他的衣上有着石油和毛廁的臭氣。

踢馬刺的聲音忽然響了起來，房子裏進來了一個軍法官，一個棕黃色的人和兩個生着鬍鬚有金邊袖子的副官。安妥李伊凡諾維琪露着官派的神情，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冷淡地行了一個禮……那個官員回了一個禮，邀他坐在桌子旁……

「謝謝你，」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冷淡地回答說，移動着椅子，發出了響聲。

軍法官從紙夾裏取了一張潔白的寫了字的紙頭，手中握着鉛筆，說：

「你叫柯替柯夫嗎？」

「什麼我『叫』……？」

「唔……一句話，你是誰？」

「我的姓和名是出世時定下來的：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柯替柯夫……真正的國會議員……」

「真正的國會議員……」軍法官緩慢地重覆着說，望着紙頭，露着輕微的微笑，他問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忘記了他什麼時候起做真正的國會議員沒有……在問話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不相信的意思。

「你，好像在懷疑我，是不是真正的國會議員吧？」

「完全不……爲什麼呢？……自然，這是很少有的事，真正的國會議員們會和紅旗子去散步，但是……也許是……我不敢否認。」

主宰着沈重的靜默，軍法官讀着紙頭，翻看紙頭。那個棕黃色的人冷漠地望着天花板，牆壁和櫃子，突然向安妥李伊凡諾維琪轉了過來，嘆了一口氣。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得

到了這嘆氣，知道這是棕黃色的人的同情。

「只有在俄國，這種討厭的事情是可能的！」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朝着同情的目光回答說。於是軍法官微微笑了一笑，沒有丟開紙頭說：

「你這樣表示真正的國會議員們的行動嗎？……即使有憲法，這也是有點奇怪的……不合宜的……你說，官長……你住在派耳米拉公寓裏嗎？……你獨自到的那裏，還是和別個人一起，雖然坐在兩個馬車裏……」

這個叫着「官長」的聲調又侮辱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了。心忡和困難的呼吸開始起來，他又失去了合拍的行動：

「什麼！」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站起來了。副官們也移動起來，走近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倘若使你不歡喜，我是官長，我請求你，叫我的姓或者名字，但譏笑……」

「請你平靜……坐下來……我一點不願意，也沒有想到侮辱你，稱你爲官長……」

「我，我不答應！」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啞着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我請你不要大聲的說……」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坐下來，開始困難地呼吸了。

「斯脫拉妥儒夫，給這位先生一杯水……」

在法庭中，一切都靜默着，有人在門縫邊傾聽着探望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喝了一點水，稍微平靜了一些，但他的靈魂的平衡不再回來了……

「阿——阿，柯替柯夫先生！我們在你的提包中看見有許多紙頭，其中有一封信是寫給某個阿蘇的……信還沒有寫完，是你親筆寫的……」

「請你更其留心一點：不是給『某個』，是給一個人，這個人……一句話，我請你再說一次……」

「我只說出這封信的開始幾個字：『永久不會改變的阿蘇！』信中你寫着：『上帝

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再相見。絕對不是不可能的：永不。你不能解說出來，這個阿蘇是誰，下面畫了黑線的『絕對不是不可能的永不』。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嗎？爲什麼你們不能再相見了呢？……你去做一件危險的事情嗎？說吧！

「我什麼也不能給你解說……我不願意……無論誰要挖掘我的靈魂，我不答應……」

「這是你的事情……我們寫你拒絕了一切的解說就是。」

「寫吧！」

「斯脫拉妥懦夫！」

「是，長官。」

「把第四號塔中的那位先生帶來。」

斯脫拉妥懦夫豎着腳尖，踢馬刺輕柔地響着，走了出去，不久就有一個年青的人走

了進來。他有一副憂鬱的，微帶諷刺的面孔，左手拿着一頂軟帽。兩個憲兵握着出鞘的劍把他帶到了桌子邊，叫他面孔向着光，正對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不動地站着，如同一匹嗅聞着氣息的獵狗。

「柏來斯尼夫先生！你不認識這個人嗎？」軍法官大聲的問，用手支着頭。

「我不知道……」青年冷淡地回答說，玩弄着軟帽。

「你什麼時候也沒有遇見過他嗎？」

「我不知道！」青年憤怒地回答說。

「你呢，柯替柯夫先生？」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驚異地注意着，青年的憂鬱而可愛的面孔在他有點奇異的熱識在或處，或一個時候，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曾經看見過這一副面孔的，確看見過……但是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呢……

「唔，柯替柯夫先生……仔細的看一看吧！不要緊……也許你會記起來的……」

「有點……好像……但我不能清楚的說……」

「但你不否認，說你認得這位是可能的嗎……」

「我，先生，永沒有說過謊話……我覺得你的語氣又在侮辱我了……我再警告你一次吧……」

「斯脫拉妥懦夫，拿水來把柏來斯尼夫先生送到塔裏去……」

青年揮動着軟帽，露着譏刺的微笑，走過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身邊，隨着憲兵的馬刺聲和劍聲隱沒在門外。軍法官凝視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面孔，使安妥李伊凡諾維琪不安起來。他轉過眼光來，遇着了棕黃色的人眼睛，他的眼光也正對着他……「多麼無禮」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想，便開始玩弄自己的錶鍊起來……

「柯替柯夫先生！一定不會否認，第三十二期暴風雨雜誌的這個第一張是在你的

房間裏，在派耳米拉公寓裏吧？

「我不否認……這完全是無須的……」

「那末你不能解說，同一個雜誌，同一個年月，同一個時日，同一個期數的第二張，爲什麼會在剛纔給你看的那個人身邊嗎？……說吧！你不知道暴風雨雜誌的第二張裏面包着什麼東西嗎？」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不願意有什麼解說……這明明是譏笑……這……」

「奇怪，奇怪……雜誌撕成了兩部份：一份在你的房子裏，一份包着炸彈殼……」

「什麼？……什麼樣的炸彈……」

「平常的……最平常的……但現在人家做得不好，牠們常常不會炸了……」軍法官漠然而安靜的說，寫着字。

當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明白了他愈陷愈深的誤會的可怕，當人家說及炸彈時，他覺

得頭暈了起來，眼睛陰黑了，一種輕舒的萎弱開始流散在他全身上……他想笑……有什麼在刺他的心……他好像覺得他在一隻小船裏蕩漾着，在奇異的湖上，在蔚藍的湖上，在無底的蔚藍的天空浮游着……和阿蘇……和年青的，嬌媚的阿蘇一起……

「拿水來……快斯脫拉妥懦夫噴……」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清醒時，蔚藍的湖，小船，阿蘇都沒有了……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面孔是濕的，衣是濕的……有幾點水淌在安妥李伊凡諾維琪的鬚髮裏顫動。他不能明白，發生什麼事情……

軍法官已經不在那裏。獄長站在房裏，臂上掛着一條手巾。門邊有一個衛兵和一個憲兵。

「請揩一揩吧！」獄長嚴厲地說。

現在獄長不再相信，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是真正的國會議員了。他對於這位先生，已

經有了合適的聲調。

「柯替柯夫先生醒醒吧！坐在這把椅子上。這裏有一把梳子，梳一梳吧！」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機械似的從獄長手裏接了厚手巾和梳子，揩了面孔，梳着頭，柔和的，順從的，低聲的問：

「你說什麼坐嗎那裏？」

「這裏，在椅子上！」獄長冷然而且嚴厲的回答說。

「我就坐……可怕的心忡……」

從法庭裏走出來一個年青的人，他拿着一隻黃色的箱子，開始在窗邊預備了……出現了一個三腳架，一塊黑色的布……「他在那裏做什麼呀？」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想，溫和地微微一笑。「他是誰呢？」隨後他又覺得不好過起來，什麼也不注意了……那個不相識的人把黃箱子放在高的三腳架上，用黑布罩住了自己，蹬起腳來……

「他在動，在戰顫……他呼吸得太急迫……不能準確……」

「柯替柯夫先生，請你安靜一點……你不能呼吸得輕緩一點嗎……」

「呼吸？……還有什麼！無論誰沒有權利……這真奇怪……很奇怪……」

獄長開始和照相的人輕輕說了起來：

「一張正面，一張側面，一張四分之三。」

「必須很快……用鑲光……」

走來一個童子，急忙地在窗邊放了一種東西。

「看這樣子，先生這邊！面孔不要動，先生！」

「好……依你……」

照相的握着橡皮球，一種像槍聲似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一切就隱滅在刺目的亮光中，好像太陽突然從天上落了下來，掛在房子裏一樣。

「現在把頭轉向右邊！先生！先生！」

照相的走近安妥李伊凡諾維琪，小心的捧着他的面頰，想把他的頭轉到右邊去。但他的頭卻垂下了……

安妥李伊凡諾維琪死了……

這一天夜間，監獄裏不安起來：喪歌直唱到黎明，早晨派到了一隊預備戰鬥的兵士。

(魯彥譯)

林語

克洛林科 (Kololenko) 著

(波利西森林 (Polysesie) 中的傳說)

—

林木正在微語呢。

這座森林，常常的微語，曼長而且單調，如遠鐘之低鳴，如無字句之微弱的歌聲，如往事之模糊的記憶。這座森林常常的微語，因為牠是一座稠密的古松林，還沒有被木材商人的斧鋸所接觸。高大的百年老樹，牠們強有力的紅棕色的樹幹緊密地一行行的站着，很驕傲地把牠們的綠色的交叉的樹頂伸在上面。在牠們底下的空氣，寧靜而充滿着松

香的香氣；光亮的羊齒植物穿過覆被在地上的松氈而燦然開展牠們的不動的鬆頭葉。長而綠的草葉在潮濕地方長上來，白色的金花菜頭也沉重地垂下來，好像是給微倦所制服。在頭上呢，卻也常常無休無息的響着森林的微音，古松的低嘆聲。

但是現在這些嘆聲漸漸的深沈，漸漸的響亮了。我騎着馬沿着林中的一條路走，雖然看不見天，卻能在黑暗稠密的樹林底下，知道上面快要有暴風雨下來了。時候已經不早。幾線夕陽光仍舊在樹幹中閃耀着，但是朦朧的黑影已經開始聚集在森林中了。夜間的雷雨正在醞釀着。我不得不棄了繼續今天行程的一切念頭，祇想能於暴雨未下以前趕到一個寄宿的地方。我的馬的蹄鐵踏在一條露在外面的樹根上，牠噴着氣，響着兩耳，靜聽林中模糊壓迫的回響。然後牠隨意地轉步到一條牠所熟悉的向着守林人的屋子走去的路。

犬吠了起來。粉牆映耀在稀疎的樹幹中，一縷青煙，裊裊的在樹枝底下盤旋着向上

去，一所兩邊垂下來，屋頂破爛的茅舍站在我面前，覆被在紅色的樹幹的牆底下。驕貴莊嚴的松樹，高高的臨在牠的上面，點着頭，牠似乎要在地上沈沒下去了。在空地的中間，立着兩棵橡樹，互相密接着。

這屋裏住着守林人柴喀爾與馬克辛他們是我打獵時的永久的同伴。但是現在他們顯然是不在家，因為大犬吠起來時，沒有一個人從屋裏走出來。祇有他們的禿頭，灰白鬍子的老祖父，坐在門外板凳上，織着鞋子。這個老人的鬍子快要掃着他的帶子了；他的眼睛，已經朦朧了，好像他正在要記憶一些事情而無效的樣子。

『晚上好，爹爹有人在家麼？』

『呵，呵，』搖着頭；老人含糊的說，『柴喀爾和馬克辛都不在家，連莫特魂亞也到林中去找牛去了。牛跑掉了；也許熊已經把牠吃了。所以現在沒有一個人在屋裏。』

『唔，唔，不要緊。我同你坐在這裏，等着他們。』

「好，坐下來等着！」老人點頭，用朦朧的滿着眼水的眼睛，看我把馬繫在橡樹的枝上。老人衰老得快極了。他近於盲了，他的手也顫抖不止。

當我坐在板凳上時，他問道，「你是誰呀，孩子？」

每次到這裏來，我已聽慣了這個問題了。

老人停了做鞋的工作，說道：「呵，呵；現在我知道，現在我知道。我的老朽的頭腦，像一隻篩箕一樣；現在沒有東西留在牠裏面了。我記得已經死了，許多年的人，唉，我記住他們非常的清楚。但是我卻忘記了新的人。我住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時候了。」

「你住在這座森林中長久麼，爹爹？」

「呵，呵；有許久的時候了！當法國人進入皇帝的國內時，我就住在這裏了。」

「在你的時候，你見了許多事。你一定有許多故事說給人聽。」

老人很奇怪的看着我。

「我所見的是什麼事呢，孩子！我見的是森林。森林盡日與夜的冬夏不休的微語着。我住在這座森林中，有一百年了，同那樹木一樣一點也不注意時間的過去。現在我必須去到我的墳墓中了，有的時候，我自己也不能告訴我究竟有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呵，呵；是的，是的。也許，最後，我是完全沒有活過。」

一角的黑雲從稠密的樹頂後移過到空地上面，站在空地旁邊的松樹，風一吹到，就搖動起來。森林的微語擴大而成宏大的反響的聲音。老人擡頭靜聽。

他停了一下，說道：「雷雨快要來了。我知道。呵，呵！今天晚上雷雨要咆哮了，要打碎松樹，把牠們連根拔起。森林之神要出來了。」

「你怎麼知道，爹爹？」

「呵，呵；我知道！我知道樹木說的是什麼話。樹木知道什麼是恐怖正同我們一樣。有一種鳳尾松，無價值的樹木，常是被打碎成片片了。牠就是沒有風的時候也顫抖着。松樹

在林中唱歌而且遊戲，但是如果風一起來，就是極小，他們也要揚聲呻吟。這還不算什麼事。現在，靜聽！我眼睛雖然壞，耳朵還是能夠聽；那是橡樹沙沙的響着。橡樹在空地上觸着風。雷雨快要來了。」

實在的，一對低矮多節的橡樹站在空地中，被森林的高牆所保護的，現在正搖擺牠們的強壯的樹枝發出一種含糊的沙沙的響聲，很容易與松樹的清晰的響應之聲分別。老人孩子似的機靈的微笑了一下，問道：「呵，呵，你聽見了沒有，孩子？當橡樹像這樣作響的時候，意思就是說神快要到夜間出來把牠們打碎了。但是，不，你不打碎牠們！橡樹是強有力的樹，就是神也覺得牠太強壯了。是實在的！」

「什麼神，爹爹？你自己說是雷雨要把牠們打碎。」

老人點頭，臉上現出機巧的樣子。

「呵，呵；我知道！他們告訴我，這些日子，有一班人在世界上，什麼東西都不相信。是

實在的！但是我看見過他，就同現在看見你一樣清楚，或者還清楚些，因為我的兩眼現在是老了，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是少年呢。唉！我少年的時候，看東西多少清楚呀！

「你在什麼時候看見他，爹爹請告訴我！」

「同現在一模一樣的一個黃昏時候。松樹開始在林中呻吟。起初牠們唱着，後來牠們嘆氣了：嗚嗚，嗚嗚的。過了一會，停止了，過了一會他們又開始更高聲更悲慘的叫嗥了。呵！牠們悲嘆，因為牠們知道神在那個晚上要打倒牠們許多棵！然後橡樹也開始說話了。近黃昏的時候時，事情漸漸的更壞了，他在晚上盤旋的出來了。他跑過森林，笑着，嚷着，跳舞着，疾轉着，常常突然飛在橡樹上，想把牠連根拔起。有一次在秋天的時候，我向窗外看，他不喜歡那樣。他向窗口衝來，彭彭的一響，他用一條松節把窗戶打破了。他幾乎傷了我的臉，他的運氣真壞！但是我不是傻子。我往後跳走了。呵！呵！孩子，他真是一個好搗亂的人！」

「但是他是什麼樣子的？」

他看過去活像一棵生在泥澤中的老柳樹。真是像！他的頭髮像乾枯的寄生樹，他的鬍子也是如此；但是他的鼻子卻像一節肥大的松節，他的口非常纏曲，好像是滿長着苔蘚似的。啊，他是怎樣難看呀！上帝可憐像他一樣的基督教徒！是實在的！我有一次在一個沼澤上非常接近的看見他。如果你冬天到這裏來，你就能自己看見他了。你必須向這個方向走去，上這個山，——覆蓋着樹木的山——爬到最高的一棵樹的頂上。他有時能夠被人看見從那裏經過樹頂騎去，手裏拿着白桿，疾疾的轉動，等到把山峯轉下山谷去。然後他跑去了，隱入林中不見了。呵，呵；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留下一個白雪的足印。如果你不相信老人，請你自己來看。」

老人喋喋的說下去：森林的焦急激昂的聲音與迫切的雷雨似乎使他的老年的血液疾馳。老年的村夫笑起來，閃耀他的衰弱的眼光。

但是忽然有一重陰影飛過他的高而多皺紋的前額。他用肘觸一觸我，用神祕的神

氣向我說道：

「讓我告訴你些事情，孩子。森林之神誠然是一個無價值，一無好處的人，這是真的。基督教徒看見像他一樣的醜臉是很覺得厭惡的，但是讓我告訴你他的實在情形：他永遠沒有對於什麼人做什麼壞事。他誠然同人家開些玩笑，至於傷害他們呢，他卻是永遠不做的！」

「但是你自己說過，爹爹，他想用一根松節來打你。」

「呵，呵！他想打！但是他那個時候正生氣，因為我從窗口向他看；是的，實在的！但是如果你不去阻礙他的事情，他卻永遠不會同你開玩笑的。他就是如此了。人們在這座森林中做過的事比他更壞呢。呵，呵！他們實在是做過的。」

老人的頭向前垂在胸前，坐在那裏，沈默了好幾分鐘。然後向着我看，醒過來的記憶的一線光明似乎從遮蔽他的眼睛的薄膜中射出。

『我要告訴你，我們這座森林中的一件古事，孩子，牠在許多年前就在這個地方發生。我常常記住牠如在一個夢中一樣。但是當森林開始更高聲的談話時，我卻記住牠很清楚。要我告訴你麼？』

『是的，要，爹爹告訴我吧！』

『很好，我告訴你呵，呵聽！』

一一

我父母死了，你知道，在許多年以前，當時我祇是一個小孩子。他們把我一個人留在世上。這就是我所遇着的事，呵，呵，唔，村長看着我，想道：『我們要怎麼樣安置這個小孩子呢？』領地的主人也想到這件事。在那個時候，守林者拉馬由森林中走出來，向村長說道：『把這個孩子給我吧，我把他帶回屋裏去。好好的看養他。他當我的森林中的同伴，受我

的餵養。』他這樣的說了，村長就回答道：『把他拿去吧！』於是他就把我拿去。我從那個時候起就住在這座森林中。

拉馬在這個地方把我帶大。上帝不許有什麼人有同他一樣可怕的样子！他的眼睛是黑的，他的頭髮是黑的，一個黑暗的靈魂也由他眼睛中向外看，因為他是終生一個人住在森林中的。有人說，熊是他的兄弟，狼是他的外甥。他認識所有的野獸，無論什麼野獸他都不怕，但是他卻離開人類，甚至於不看他們一看。他就是如此。這是非常真確的。當他向我看時，我覺得似乎是一隻貓用牠的尾巴輕打我的背。但是他終是一個好人，我一定要說，他養我很好。我們常有蕎麥粥，帶着油脂，也有鴨子，如果他偶然殺死了一隻。是的，他養我很好？這是真的事，所以我必須說出。

我們兩個人如此的住在一塊。拉馬每天都要到森林中去，把我鎖在屋裏，使野獸不能吃我。過了些時候，他們給他一個妻子，她的名字是亞克莎娜（Aksana）。

那位公爵，就是這個領地的地主，給他這個妻子。他叫拉馬到村裏去，對他說道：

「來，拉馬，你必須娶親。」

他說：「我怎麼能娶親呢？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在那裏了，又要一個妻子在森林中，我要怎麼辦呢？我不想娶親！」

他與女兒們不相習，就是這個原故。但是公爵是狡猾的人。當我想起他時，孩子，我就自己想說：「現在沒有一個人同他一樣了，他們都去了。就用你做一個比例吧。他們說你也是一個公爵的兒子。這也許是真的，但你卻沒有那種——實在的事，在你身上。你是一個可憐愛的孩子，你就是如此了。」

但是他卻是一個真的那種人，同通常的他們一樣。一百人在一個人面前會戰慄恐怖起來，這種事也許以為是很可笑的，但是看看鷹與小雞，孩子牠們同由蛋中孵化出來，但是鷹的翼膀一強壯，牠就想翱翔了。當牠在天空嘯呼時，不獨小雞跑避，就是老雞也

要跑避呢！貴族是一隻鷹，農民就是一隻雞。

我記得小孩子的時候看見有三十個農民拖着重木從林中出來，公爵一個人騎在馬上走來，拂動他的鬍子，他坐下的馬騰跳而前，他卻左右觀看。唉，唉！當衆農民遇見公爵時，他們避開道，把他們的馬驅到旁邊雪地上去，他們脫下帽來！公爵疾馳而去的時候，他們還有辛苦的工作在後，他們還要把木頭由雪地上拖出來，帶回原路上去呢。在他看來，這條路給農民們走自然是最狹隘了！無論什麼時候，公爵的睫毛祇要動一動，農民們就要戰慄起來。他一笑，他們也就笑；他一怒，他們就要哭了。永遠沒有人反對過公爵；這是永遠不會有的。

但是拉馬是生長在森林中，不懂得世界上的事理的，所以公爵當他拒絕了那個女兒的時候，也不十分生氣。

公爵說道：「我要你娶親。爲什麼我要做這個事，那是我的事。取亞克莎娜去吧！」

『我不要，』拉馬說。『我不要她。讓魔鬼娶她去，我不要現在！』

公爵叫拿一條鞭來。他們就把拉馬按下，公爵問道：

『你不娶親麼，拉馬？』

『不，』他回答道，『我不娶。』

『那末，鞭他的背，』公爵命令說，『盡力的鞭打。』

他們盡力的把鞭打在他身上。拉馬是一個強壯的人，但是最後他終於疲倦了。

『好了，停着吧！』他叫道。『夠了，夠了。地獄裏的魔鬼取她去吧！我不能爲什麼女人忍受這種鞭撻！把她給我吧；我要娶她了！』

有一個獵人住在公爵的堡中，名字叫做奧泊那（Opans）。奧泊那從田野中騎馬回來的時候，正當他們在勸告拉馬娶親。他聽見拉馬的苦惱，就跪下在公爵的足邊。他跪下與公爵的足接吻。

他問道：「鞭撻這種人有什麼用處呢，慈善的主人最好讓我自願的娶亞克莎娜吧。」

呵，呵；他想自己娶她。那就是他所想的，是的，實在的。

於是拉馬喜歡了，又漸漸的快活起來了。他站了起來，綁好褲子，說道：

「那好極了！」他說道。「但是你爲什麼早不來一刻呢？公爵也是——總是這樣！最

初就找出來喜歡娶她的人不是更好麼？不這樣做，卻要抓到頭一個走來的人，開始鞭打

他！你以爲這是基督教義麼？」他問道。「呀！」

呵，呵；他對於公爵一點也沒有憐憫之情，拉馬就是這一種人。當他發怒的時候，最穩當的是離開他，就是公爵也要如此。但是公爵卻是一個狡猾的人！你看他以後的事。他命令把拉馬綁起來，扔在外邊草地上。

他驢道：「我是要你快樂，愚人！你卻轉你的鼻頭向我！你現在是一個人住着，像一隻

熊住在他洞裏一樣；當我來看你的時候，覺得沈悶，鞭打這個愚人等到他說好了！至於你與泊那呢，到魔鬼那裏去吧！你不要想參預這個會，」他說。「所以你不要坐在桌上，除了你願意得像拉馬一樣的宴飲。」

但是拉馬的怒氣這個時候正不能控制，呵，呵；他們好好的鞭打他，你知道，人在這個時代，能夠用鞭把一個人的皮膚很好看的取下來，但是他卻寧靜的躺着，永遠不說好了！他忍了多少時候，但是終於唾出痰來，說道：

「爲一個婦人之故打一個基督教徒到這個地步，打了不可計數的鞭子，這是不正當的！好了！你們的手也會敲掉死掉的麼，你們可惡的僕人！魔鬼他自己一定教你們用這個鞭。你們不是以我爲在打穀場上的一束稻草，所以這樣的打我麼？如果你們的意思是如此，那末我就去娶親罷。」

於是公爵笑了。

他叫道：「那好極了！你在行婚禮的時雖不能坐下，你可以很活潑的跳舞呀。」

公爵是一個快活的人，誠然他是，呵，呵！雖然後來他遇着了一件事；上帝永遠不許無論那一個基督教徒會遇着與此相類的事！我不願意什麼人遇着牠。就是願意猶太人遇着牠也是不正當的。這就是我所想的。

唔，他們使拉馬結婚了。他帶他的年輕的妻子到這個屋裏來，起初他除了記起他的鞭打，而叱罵她，責罰她以外，不做什麼事。

他常說：「你是不值得使人受鞭撻的！」

當他一由森林中回家的時候，他就趕她出屋，嚷道：

「去吧，你我不要一個女人在我屋裏！不要讓我再在這個地方看見你！我不喜歡有一個女人睡在這裏。我不愛那種氣味。」

呵，呵！

但後來他終於同她相習了。亞克莎麗把草屋掃除過，把牠飾得好看而且乾淨，把套器洗滌過，到了後來，一切東西都非常光亮，人家一看牠，心裏就覺得快活。拉馬知道了她是什麼樣的婦人，漸漸的就和她相習了。是的，他不僅與她相習，孩子，並且開始愛她了。是的，實在的，我告訴你實在情形。這就是拉馬所遇着的事。當他找出婦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他就說道：

「謝謝公爵，我知道什麼是好的東西了。我真是笨！我受了多少鞭撻，到現在纔知道這究竟不是很壞的事。並且還是好的事呢。那是真的！」

過了些時候，我不能確知是多少時候。然後，有一天，亞克莎麗躺在牀上呻吟。旁晚的時候，她病了，當我早晨起來的時候，我聽見一種尖弱的哭聲。呵，呵，我自己想着，我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一個孩子生出來了！那是真的。

這個孩子在世上住了不久。祇是從早晨到晚上。旁晚的時候，他的哭聲停止了。亞克

莎娜哭了，但是拉馬說道：

「孩子已經死了，所以現在我們也不必找牧師了。我們自己把他葬在一棵松樹底下吧。」

拉馬這樣的說了。他不僅這樣說，他並且這樣做。他在樹下掘了一個小墳，把小孩葬了。到現在這棵松樹的老幹還立在那裏。牠曾給電打碎過。是的，那就是拉馬葬孩子的同一棵松樹。我告訴你些事情，孩子；到現在的時候，當太陽下去，星光照到森林上的時候，有一隻小鳥出來，飛到那棵樹上，叫着。他叫得這樣悽慘，可憐的小鳥，真令人聞之傷心。這就是那個未受洗禮的小靈魂，哭着求十字架呢。一個讀書的人，他們說，是由書中知道一切事情的，能夠給牠一個十字架，然後牠纔不會再飛來飛去了。但是我們住在這裏森林中，不知道什麼事情。牠飛來要求幫助，我們所能說的祇是：「你可憐，可憐的小靈魂，我們不能爲你做什麼事情！」那末，牠就叫起來，飛去了，第二天牠又飛回來了。唉，孩子，我真替這

個小靈魂憂愁！

唔，當亞克莎娜病好了以後，她常常到墳上去。她常是坐在墳上哭起來；有的時候她的哭聲極高，至於全森林中都可以聽得見她的聲音。她是悲傷她的孩子，但是拉馬卻不悲傷孩子，他祇是悲傷她，他常是由林中走了回來，站在亞克莎娜旁邊，說道：

「靜些，小婦人！哭些什麼呢？一個孩子死了，還可以有別個呀。也許是一個更好的！因為這個孩子也許不是我的，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但是第二個必定是我的！」

亞克莎娜不喜歡他這樣說。她停着哭，開始用惡言罵他。於是拉馬生氣了。

他問道：「你爲什麼嚷？我並沒有說那一類的話。我不過說我不知道。我所以不知道的原因就是因爲那個時候你是住在世界上人類當中，不是住在森林裏。所以我怎麼能夠確定呢？現在你是住在森林中；現在是對的了。當我到村裏她那裏去的時候，老祖母菲奧杜西（Feodosia）說道：「你的孩子來得非常快，拉馬」我對這個老婦人說道：「我

怎麼知道他來得快不快呢？」但是來，現在，不要嚷了，不然，我要生氣了，也許就要打你。」

唔，亞克莎娜向他嚷了一會，就停止了。她趕他，打他的背，但當拉馬開始自己生氣的時候，她卻漸漸的安靜了。她害怕了。她於是抱着他，與他接吻，看着他的眼睛。於是我的拉馬也漸漸的安靜了。因為，你曉得，孩子——但是你應該不曉得，雖然我曉得，我雖然沒有結過婚，因為我是老人——我曉得一個少年的婦人的接吻是這樣的溫柔，她能夠任意的把無論什麼男子繞在指頭上，不管他是怎樣生氣。呵呵；我知道這些婦人是什麼！亞克莎娜是一個雅淡的小東西，人在現在的時候，不能看見像她一樣的女人了。我告訴你，孩子，女人不是像他們表面一樣的。

唔，有一天，角聲在森林中吹起來：嗒噠嗒噠——嗒——嗒！他這樣在林中響應起來，清晰而且好聽。我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不知道牠是什麼東西。我看見鳥從牠們的巢裏鼓翼飛起來，我看見野兔由地上跑過，牠們的耳朵向着後面，盡力的飛快的跑。我想

這也許是什麼不相識的野獸吼叫的喧聲吧。但這卻不是野獸，是公爵坐在馬上，吹着號角，由林中疾馳而過。在他後面跟着他的獵夫，手裏牽住繫在皮帶上的獵犬。所有獵夫中最好看的是奧泊那，他穿着哥薩克的長藍袍，騎着馬在公爵身邊盤旋着。奧泊那的帽子繫着金冕，他的馬在他坐下騰躍，他的獵槍在他背後閃閃發光，他的樂器用皮帶橫掛在肩膀上。公爵喜歡奧泊那，因為他弄得好樂器，並且是唱歌的能手。啊，奧泊那這個孩子真是好看，非常的好看！公爵不過沒有同奧泊那比較。因公爵是禿頂的，鼻子是紅的，他的眼睛雖然是快樂的，卻不像奧泊那一樣！奧泊那向我看——向我，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禁不住笑起來，而我卻不是一個少女！有人說奧泊那的父親是一個從台尼浦前來的哥薩克；在那個地方，每個人都是美貌，活潑，而且潤澤。想一想，孩子，兩個飛過平原的人分別好像一隻鳥同一匹馬與一枝槍，一段木頭同一把斧頭一樣！

唔，我跑出茅屋外邊看，公爵從那邊來，在屋子前面停住了，獵夫也停止了。拉馬由茅

屋中跑出來，扣住公爵的馬鞍，公爵從馬上下來。拉馬向他行禮。

「好呀！你！」公爵向拉馬說道。

「呵，呵！」拉馬回答道。「我很好，謝謝，你好呀？」

你看，拉馬不知道他對於公爵應該怎麼的回答。侍從的人聽見他的話，統都笑了，公爵也笑了。

公爵說道：「我很喜歡見你好。你的妻子在那裏呢？」

「我妻子會在那裏？我妻子在屋裏呢。」

「那末，我們進屋去吧。」公爵說。「同時，把火點起來，孩子們，預備些東西吃，因為我們是來慶賀這一雙少年夫婦的。」

於是他們走進屋去；公爵，奧泊那，拉馬光着頭，同着蒲格定最老的獵夫，公爵的忠僕。在現在的世界沒有一個僕人像他一樣了。

蒲格定年紀老了，管束別的僕人非常嚴厲，但在公爵面前，他卻同那裏的一隻狗一樣。蒲格定除了公爵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在心裏有人說當蒲格定的父母死了以後，他向老公爵請求一間屋子，一塊地，因為他要娶親。但公爵不准他。他叫他做少公爵的僕人，說道：『那就是你的父親，母親與妻子！』於是蒲格定帶着這個孩子，教他騎馬打槍。少公爵大了，管理他父親的財產，老蒲格定仍舊跟着他像一隻狗一樣。

呵，我告訴你實在情形。許多人恨惡蒲格定，許多眼淚爲他而流，所有的事都是因爲公爵，只要從公爵處得了一句話，蒲格定能夠把他自己的父親裂爲片片。

唔，我是一個小孩子，我跟着公爵後邊跑進屋裏去。我好奇，要看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到什麼地方，我也到什麼地方。

唔，我站在屋子中間看，看見公爵撫着鬍子笑着。拉馬兩隻腳交換的站着，把帽子拿在手裏，奧泊那靠着牆站着，可憐的人，看過去像一棵在暴風雨中的小橡樹一樣。他敲着

眉毛，憂愁着。

三個人的臉全向着亞克莎娜。祇有老蒲格定坐在屋角板凳上，頭底髮垂下來，等着公爵給他命令。亞克莎娜站在屋角火爐旁邊，眼睛望着地板，臉紅得像麥酒瓶中的泡沫一樣。呵，這是顯然的，那個少婦覺得爲着她，要有什麼壞事發生了。讓我告訴你些事情，孩子：如果三個人站在那裏向着一個婦人看，永遠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的。如果沒有什麼更壞的事，頭髮一定要飛起來了。我知道這個事，因爲我自己看見過這件事的發生。

「現在怎麼樣，拉馬，孩子？」公爵笑道。「我不是給你一個好媳婦？」

「不壞，」拉馬說。「這個婦人不壞。」

奧泊那聳着肩，擡眼看着亞克莎娜，含糊的說道：

「她是怎麼樣一個婦人！祇要那個鵝不得着她！」

拉馬聽見了他的話，向奧泊那說道：

「我爲什麼在你看來是一隻鵝呢，奧泊那先生呵，呵，告訴我！」

「因爲你不知道怎麼樣保護你的妻子，這就是以你爲鵝的原因了。」

這就是奧泊那對他說的話呀！公爵頓足。蒲格定搖頭，但拉馬卻想了一會，然後擡頭看着公爵。

「爲什麼我不能保護她？」他質問奧泊那道，但他的眼睛卻注在公爵身上。「除了野獸以外，這座森林中沒有一個人，除非我們慈善的公爵來到這裏。從什麼人那裏，我要保護着她呢？看出來，你庶出的哥薩克，你不要激怒我，不然，在你知道他以前，我要抓你額髮了。」

如果不是公爵出來干涉，這件事情似乎要以爭鬪結局了，他頓足，所有的人都沈靜了。

「在這裏和平些，你魔鬼的兒子，」他說。「你到這裏來不是爲爭鬪。先慶賀這個少

年人，然後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到邊界去打獵。這裏，跟着我！

公爵移轉他的足跟，離了茅屋，僕役們已經在樹底下擺好了飯菜。蒲格定跟着公爵，但是奧泊那卻同拉馬留在門口。

這個哥薩克說道：『不要同我生氣，兄弟。聽着奧泊那告訴你的話。你不看見我怎樣滾在公爵足旁的塵土上，與他的足接吻，要求他把亞克莎娜給我麼？上帝祝福你，人呀！牧師把你縛起來了；這是你的運氣，我知道，但是我的心卻不能忍受看這個惡人再同你與她開玩笑。呵，呵，沒有人知道我心裏想些什麼！如果我能以我的槍的幫助，使他躺在冷地上當牀，那多末好呀！』

拉馬注視這個哥薩克，問道：

『你這個時候，心神錯亂了麼，哥薩克？』

我聽不見奧泊那在門口微聲回答拉馬的話；我祇聽見拉馬拍他的背。

「唉，奧泊那，奧泊那！這個世界上的人是怎樣的狡惡呀！我住在森林中，這種事情一點也不知道。唉，公爵，公爵，你腦袋中帶來什麼罪惡呀！」

「來！」奧泊那對他說。「現在走，不要露出什麼神氣，尤其在蒲格定面前。你是一個直爽的人，公爵的那個獵犬是很奸猾的。你必須不多飲公爵的酒；如果他使你同獵夫們到邊界去，而他自己留在後邊，那末，就把他們帶在一條圍繞的路上，告訴他們說你要一直的穿過森林走去。然後你回到這裏來，盡你的力量快快的回來。」

拉馬說道：「好。這是我從事的圍獵，雖然我的槍不載着打小鳥的鳥彈，卻載着獵熊的好的大彈。」

於是他們走出去。公爵坐在鋪在地上的一塊氈上。他叫拿一縷酒同一個酒杯來，倒滿了一杯酒，拿給拉馬。呵，呵，公爵的酒纒同酒杯真好，他的酒更是好。喝了一小杯，你心裏一定覺得充滿快樂；第二杯，你胸中要跳躍了；如果不會喝酒的人，第三杯以後，如沒有一

個婦人在那裏扶他躺着上面，他就要轉到椅子底下去了。

呵，呵；我告訴你，公爵是個聰明人。他要使拉馬喝他的酒，但是沒有一種酒在世界上是能使拉馬喝醉的。他從公爵手裏乾了一杯，然後又是一杯，又是一杯，到了他的眼睛如狐狸一樣的閃耀，他的黑鬍子繞亂了。公爵終於生氣了。

「魔鬼之子真是強項，

砥乾了酒，眼睛也永遠不瞬一瞬！別的人現在已經是哭起來了，但看他，孩子們；他還笑着呢！」

惡公爵很知道一個人如果中了酒，他的頭頂髮就要拖在桌上。但是這個時候，他把他的

人看錯了。

「我爲什麼哭呢？」拉馬回問道。「那是魯莽的事。仁慈的公爵來到我這裏慶賀我的結婚，我卻號哭如婦人麼！謝謝上帝，我現在還沒有要哭的事；讓我的仇敵哭去吧！」

公爵問道：「意思是說你是心裏滿足麼？」

「呵，呵！我爲什麼不滿足呢？」

「你記得我怎樣以鞭子的幫助，來使你結婚麼？」

「我怎麼記不住？我那個時候是一個愚夫，不知道分別甘苦。鞭撻是苦的，但我卻愛牠甚於一個婦人。謝謝你，仁愛的公爵，這個愚人已經知道吃蜜了。」

公爵說道：「對的，對的。現在我要求你給我一個好的酬報。同着我的獵夫們到邊界去，盡你的力量去彈鳥，尤其我要你做的事，是給我一隻黑鳥。」

拉馬問道：「公爵要在什麼時候叫我們到邊界去呢？」

「當你再喝了一杯酒。奧泊那爲我們唱一首歌，然後以上帝的名字，走去。」

拉馬定睛看着公爵，說道：

「那不是容易的事。時候已經晚了，邊界又離得很遠，並且，森林在風中嗚嗚的響，今天晚上，要有雷雨。一個人怎麼能夠在這種晚上彈死一個膽小的鳥兒呢？」

但是公爵是喝了酒的，他喝了酒以後，脾氣是非常壞的，他聽見他的僕從互相耳語道：『拉馬的話非常對，快要有雷雨了。』他非常生氣。把他的酒杯猛攆下來，眼光閃閃的四面看。每個人都不響了。

祇有奧泊那不害怕；當公爵叫他彈琴唱歌的時候，他走了出來。他把琴調好，斜眼看着公爵說道：

『回復你的意識吧，慈愛的公爵！在什麼時候有人知道在晚上暴風雨之中，黑漆漆的森林裏能夠出去打鳥麼？』

他是怎樣勇敢呀！公爵的其餘的僕人誠然都害怕了，但他卻是哥薩克產的一個自由人。一個老年的哥薩克琴師從烏克蘭（Ukraine）帶他來，當做兒子。孩子在烏麥（Uman）的鎮上，鬧了一會亂子。他們把這個老哥薩克的眼挖出，把他的耳朵割去，就這樣的把他趕到世界中去。他如此的走來走去，以奧泊那這個小孩為他的指導，從這個

村到那個鎮，後來飄流到我們的鄉裏。老公爵把他帶進他的屋裏，因為他愛聽美麗的歌聲。所以當這個老人死了以後，奧泊那就在堡中生長。少公爵很喜歡他，常常忍受他的說話，這種話如果是別人說的，他早已把這個人，背上的皮剝去三層了。

現在也是如此。他始初生氣了，大家都想他要打這個哥薩克，但是他卻向奧泊那說道：

「呵，奧泊那，奧泊那！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但是這是顯然的，你不知道，沒有一個人肯把他的鼻子擺在打碎的門上，因為恐怕有人要碰着牠。」

這就是他怎樣猜忖這個哥薩克的謎！這個哥薩克立刻知道他猜中了。他在歌中答覆公爵。呵，如果公爵能夠懂得哥薩克的歌，那個晚上他的公爵夫人就不會把眼淚流在他身上了。奧泊那說道：「謝謝你，公爵，為你的智慧。現在我唱歌做酬報。聽呀！」

於是他擡頭看着天空；他看見一隻鷹在那裏翱翔，風推送着黑雲。他靜聽着，聽見長

大的松樹在微語。

他再彈他的琴絃。

呵，孩子，你永遠沒有機會聽一聽奧泊那的彈琴，現在你永遠不能聽見牠了！哥薩克琴是一個簡單的樂具，但是，呵，一個懂得牠的人能夠使牠說得多好聽的話呀！當奧泊那把他的手經過琴絃時，牠告訴他一切的事；怎樣那座黑暗的松林在大風雨中唱歌；怎麼風在荒蕪的草原上的葦葉中沙沙作響；怎麼乾枯的草在一個哥薩克的高墳上微語。

不，孩子，你在現在不能聽到像這樣的琴聲了！

現在各種的人都到這裏來，不僅是在我們的波里西，並且也在別的國家如烏克蘭的全部，在齊里金（Chirigin）與波爾塔瓦（Poltava）與基輔（Kiev）。他們說這種琴的奏者在現在是過時了，你永不能再在市場上聽見牠們了。我仍舊有一架這樣的老琴掛在茅屋裏的牆上。奧泊那教我彈牠，但卻沒有人從我那裏學得彈牠。當我死了——

這是很快的事情——以後，我知道也許在這個茫茫的世界上將永遠沒有人再得聽見這種琴聲了，沒有，實在的！

於是奧泊那開始低聲的唱一個歌。奧泊那的聲音不高；深思而憂悶，直刺入人的心中，這個歌，孩子是哥薩克他自己專為公爵做的。我永沒有聽見過牠第二回。後來，我常常懇求奧泊那唱牠，他總是不答應。

他說道：『這個歌為牠而唱的人是不復在這個世界上的了。』

薩克哥在這個歌中，告訴公爵一切的實在的事情，告訴公爵，他的命運要如何，公爵哭了；甚至眼淚滴下在他的鬍子上，然而這卻是顯然的，他不懂得一個字。

呵，我不能記住那個歌了；我祇能記住幾句。這個哥薩克唱公爵依凡（Ivan）的事：

『唉，依凡呀！唉，公爵呀！』

公爵是聰明的，知道許多東西，

他知道鷹在空中翱翔，攔捕烏鴉。

噢，依凡呀！唉，公爵呀！

但是公爵不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

烏鴉也終於要殺死那個鷹在牠的巢裏。」

喂，孩子！我在現在似乎再聽見那個歌聲，再看見那些個人。哥薩克拿着琴立着；公爵坐在地氈上；他的頭垂着，正哭着。公爵的僕人四面圍着他，用肘互相輕觸，老蒲格定搖他的頭。林木微語着，正同現在牠在微語一樣，琴聲柔和的，如夢的奏着，哥薩克唱到公爵夫人怎樣在公爵伊凡的墳上哭：

「她哭着，公爵夫人哭着，

在公爵伊凡的墳上，有一隻烏鴉飛着。」

唉，公爵不懂那個歌。他拭抹他的眼睛，說道：

「現在來，拉馬來，孩子們，騎上馬吧！你呢，奧泊那，也一同騎馬去；我聽夠你的歌聲了！那是一首好歌，祇是你所唱的事，在這個世界上是永遠不會發生的。」

但是哥薩克的心腸被他的歌聲柔化了。他的眼睛溼着。

「唉，公爵，公爵，」奧泊那說道。「在我鄉裏，老年人說故事與歌謠是含有至理的。但在故事裏，至理如鐵一樣，經過世界許多年，由這個手到那個手，漸漸的長鏽了。但在歌謠裏的至理卻同金子一樣，永遠不會生鏽。這就是老年人說的話！」

但是公爵搖他的手。

「也許在你鄉裏是如此，但在這裏卻不是如此。去，去，奧泊那；我倦於聽你的話了。」哥薩克沈靜的站在那裏一會兒，然後跪倒在公爵足邊。

他叫道：「我請求你，公爵！騎上你的馬，馳回家到你的公爵夫人那邊去！我心裏預言

惡兆。」

公爵現在十分生氣了。他用靴把哥薩克踢一邊去，好像他是一隻狗一樣。

他嚷道：『走出我視線外！現在我看出你不是一個哥薩克，卻是一個老婦人！離開我，不然，有壞事要來了！你們等些什麼，獵犬們？我已經不是你們的主人麼？這裏來，我要給你們些我父母所沒有給你的父親們看的東西！』

奧泊那像一堆黑雨雲似的站了起來，與拉馬交換視線。拉馬站在一旁，靠在他的槍上，如沒有什麼事發生過一樣。

哥薩克把他的琴向一棵樹擲去；琴碎成片片，牠的碎聲迴應到林中去。

他叫道：『那末，很好！讓第二世界上的魔鬼來教訓這個不聽聰明的忠告的人！我看，公爵，你不需要一個忠心的僕人！』

在公爵沒有答話以前，奧泊那跳上他的馬鞍，疾馳而去。別的僕從也都上馬。拉馬肩

起槍來，走去；當他經過茅屋時，他向亞克莎娜喚道：

「安置孩子去睡覺吧；是時候了。預備一個牀給公爵！」

他們不一刻都由那條路馳向林中去，公爵走進茅屋；祇有公爵的馬留在外邊，繫在一棵樹上。夜幕已經下來了；森林中響着微語之聲，雨也掉下幾點來，正同現在一樣。亞克莎娜把我睡在草席中，在我身上，晝夜間的十字架。我能聽見我的亞克莎娜的哭聲。

唉，像我這麼小的一個小孩子怎麼知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呢？我藏我自己在乾草中，躺着聽雷雨在林中唱牠的歌，後來，我睡着了。

呵，呵；我忽然聽見茅屋外邊有人走路的聲音。他們到了樹邊，有一個人把公爵的馬解下來。馬噴着氣，足踢了幾下，就飛快的跑入森林中去了。牠的蹄聲不久就在遠處寂滅了。但是不久，我就聽見馬跑的聲音了；有人由路上走來。這個人匆匆的走來，跳下鞍，猛推着茅屋的窗戶。

「公爵！公爵！」老蒲格定的聲音叫道。「唉，公爵！快一點開門！哥薩克的鬼要來謀害了他把你的馬放判森林裏去了！」

在這個老人有時間把他的話講完以前，他被後面的人捉着了。我害怕起來，因為我聽見有一個東西倒了。

公爵破開門，跳出去，手裏拿着槍，但是拉馬在門口正抓住他的頭頂髮，同他抓別人一樣，並且也照樣的把他攢在地上。

公爵覺得事情有些危險，他遂叫道：

「呵，讓我走吧，拉馬，孩子！你忘記了我施給你的恩典麼？」

拉馬回道：

「我記住，惡公爵，你所賜給我與我妻子的恩典。現在我要報答你了。」

但是公爵又叫道：

「幫助我，幫助我，奧泊那，我的忠僕！我愛你如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

但是奧泊那回答道：

「你趕開你的忠僕像一隻狗一樣。你愛我如一根棒子愛牠所打的背脊一樣。現在你愛我正像背脊愛打牠的棒子一樣！我哀求你聽我的話。你不聽！」

於是公爵叫喚亞克莎娜，求她幫助。

「爲我和解一下，亞克莎娜，你有一副好心腸！」

亞克莎娜絞紐着雙手，跑出來。

「我跪下去求你，公爵，在你足邊，有一回求你免了我的職役，今天晚上，我求你不要污辱我，一個已嫁的婦人。你都不肯放了我，現在你自己卻要求人哀憫了。唉，不要向我求；我能做什麼事呢？」

「讓我去吧！」公爵再叫道。「因爲我的原故，你們都要到西伯利亞去了！」

奧泊那回答道：『請不必爲我們憂愁，公爵。在你的人回來以前，拉馬要在邊界上走出，至於我呢，我在世上是一個人，謝謝你的仁愛。我不替我自己發愁。我要肩起我的槍，向森林中去。我要召集一隊壯兒，我們要在鄉中呼嘯，晚上從森林中出來到大道上去。我們到了一個村落，我們要一直跑到公爵的屋子裏去。進行，拉馬，孩子，把公爵拿起，讓我們把他的榮譽帶到雨中去。』

於是公爵開始，嚷叫，想要擺脫，但拉馬卻祇是低聲的咆哮，奧泊那笑着。於是他們都出去了。

但是我害怕了。我奔進屋裏，一直向亞克莎娜跑去。我的亞克莎娜坐在板凳上，臉色同牆一樣白。

在這個時候，大雨在森林傾盆而下，松樹用許多聲音嚷叫，風呼呼的嘯號着，時時的雷聲轟然，把空氣劈裂。亞克莎娜同我坐在一張板凳上，我一刻刻聽見有人在森林中呻

吟，唉，他呻吟得這樣淒慘，在現在我想起來，我的心還是要沈重的，然而這已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問道：『亞克莎娜，親愛的亞克莎娜，什麼人在林中呻吟？』

但是她把我抱在她臂裏，搖着我，說道：

『去睡吧，小孩子，沒有什麼事！這不過是——森林的微語。』

森林實在是在那裏微語呀！牠那天晚上談得那樣高聲呀！

我們坐在一塊過了一會兒，我聽見，我想是森林中槍聲響了一下。

『亞克莎娜，』我問道，『親愛的亞克莎娜，什麼人在那裏放槍？』

但是她祇是搖着我，回答道：

『靜些，靜些，小孩子；那是上帝的雷火劈打在森林上。』

但是她自己哭起來了，她緊緊的把我抱在胸前。她搖我睡覺，柔聲的，反覆的說：

「林木在微語，林木在微語，小孩子。」

於是我躺在她臂上睡去了。

當早晨來了的時候，孩子，我跳了起來，太陽亮着，亞克莎娜穿着全副衣裳，坐在屋裏。我記起昨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想道：『都是一場夢！』

但是不是一場夢呀！唉，不是一場夢；這是實在的事。我由屋裏跑進林中，鳥唱着歌，露華在草上閃耀着。我跑進叢林中，在那裏，我看見公爵與那個獵夫並排的躺着。公爵平和而且白色，但是獵夫卻是灰白得像一隻鴿子，如他生前一樣的嚴厲。在公爵與獵夫的胸前都是血跡留着。

「是的，其餘的人怎麼樣呢？」我問道，看見老人低下頭來，沈默着。

「呵，呵！奧泊那，那個哥薩克，所常常告訴我的話止於此了。他住在森林中很久帶着壯兒，在大道上，貴族的領土上呼嘯。他的運命在他出世時就寫定了；他的祖先是做強盜

的，他也做了強盜了。他來到這間屋裏不止一次了，孩子，拉馬不在家時，他來得尤常。他來了，坐了一會，彈着琴，唱一回歌。但當他同他的伙伴同來時，亞克莎娜與拉馬常常一塊兒在這裏歡迎他。呵，告訴你實在的話，孩子，犯罪的行爲會在這裏做了。馬克辛和柴喀爾不久就要從森林中回來了——詳細的看他們。我沒有向他們說過一句關於這事的話，但是凡是認識拉馬與奧泊那的人一看就可以指出那一個孩子是像他們中的那一個人了，雖然他們是這些人的孫子，不是兒子。這就是在我記憶中的，孩子，這些人在這座森林中所做的事了。

「今天晚上林木的語聲很高，要有雨來了。」

三

老人講到末了時，他似乎疲倦了。他的熱誠死去了，他的舌頭木強了，他的頭搖着他

的眼睛充滿着淚珠。

夜已降下來了；森林籠罩在黑暗中，風如一陣陣漲起來的潮水一樣，轟然打着茅屋。黑暗的樹頂起伏着，如在狂風中的浪花一樣。

不久，一陣快樂的吠聲，聲明羣犬與他們的主人的走來。兩個守林人很快的跨步向茅屋走來，在他們後邊，莫特麗亞喘息的跟着，牽着失去的牛。我們的伴侶現在完全了。

幾分鐘後，我們已坐在屋裏。快活的火花在火爐中燭跳；莫特麗亞正在預備我們的晚飯。

林

語

雖然我在以前看見柴喀爾與馬克辛許多回了，現在注視着他們殊有特別興趣。柴喀爾的臉色是黑的。他的睫毛從直線的低的前額底下長出來，他的眼睛是憂鬱的，而一種自然的和靄與先天的強健也可以在他身體上看出。馬克辛的視線是天真的，他的灰色的眼睛是慈愛的；時時掠髮使成灣形，他的笑聲更特別響朗愉快。

「老人告訴你些什麼事情呢？」馬克辛問道。「是那個關於我們祖父的老故事麼？」

「是的，」我答道。

「他現在常常如此！當林木高聲說話時，他常常記起往事來。現在他要全個晚上不能睡着了。」

莫特麗亞倒出老人的茶，插上一句話道：「他像一個小孩子。」

老人似乎不知道大家是談論他。他已經完全衰老了，時時的空笑，時時的點頭。祇有暴風雨在森林中狂吹，震撼茅屋的時候，他纔好像有了活氣；於是他引耳聽着喧聲，靜靜的聽着，臉上現出害怕的樣子。

屋裏又完全寂靜了。燭光朦朧的亮着，蟋蟀唧唧的唱他的單調的歌。在森林中，千百有力而含糊的聲音在那裏聚語，在夜間厲聲的互相呼喚。各種恐怖的威權正在外面黑暗中開一個喧嘩的密會。時時的猛烈的雷聲，隆隆而起，爆裂了，茅屋的門震動着，好像有

人在外邊搖撼他，怒聲的叱責似的，同時，夜間的暴風雨吹悲慘摧人心腸的音調入於煙突裏。有時，風雨的怒氣減少了，一個預兆的靜默要掉下來，壓迫人心，但不久，雷聲又隆隆而起了，似乎古松想着要突然的從根裏把牠們自己拔起，在狂風的臂裏，飛到一個未知之國去似的。

我有一會，失了我自己，在一個混亂的微睡中，但是卻不能長久。狂風用了各種聲調在森林咆哮。燭光搖動着，把茅屋亮了起來。老人坐在他的板凳上，用手臂在他身旁摸索着，好像他想找尋靠近在他身旁的人似的。一種恐怖的小孩的不快樂的神氣表現在這位可憐的老人的臉上。

『亞克莎娜！』我聽見他悲慘的微語着。『親愛的亞克莎娜什麼人在森林中呻吟呀？』

他的手熱烈的顫動着，似乎要靜聽一個回答。

「呵，呵，」他又說道。「沒有人呻吟着；是森林中暴風雨的喧聲。就是這樣；是森林的微語，微語——」

幾分鐘過去了。青色的電光一秒兩秒鐘就射進窗中一次，松樹的長而空幻的形狀由黑暗中現出，又泯滅於暴風雨的憤怒的心中。突然明亮的光把燭光的灰白燄變成闇淡了，一陣尖削的，就在近旁的霹靂聲爆裂在森林上面。

老人在他的板凳上又很激動的移動起來。

「亞克莎娜，親愛的亞克莎娜，什麼人在那裏放槍呀？」

「去睡吧，祖父，去睡吧。」我聽見莫特麗亞的沈靜的聲音由火爐旁回答出來。「常是這樣。每逢晚上有風雨，他總常常的喚着亞克莎娜。他忘了亞克莎娜死了很久了。唉！唉！」

莫特麗亞打了一個呵欠，微聲祈禱了一下，沈默又墮在屋裏了，祇有林中喧聲與老

人的熱烈的微語破空而起：

『林木在微語呢，林木在微語呢——親愛的亞克莎娜——』

大雨又傾盆而下，同着牠的汪汪的流下的水流，松樹的呻吟聲也汪汪的流下來，

你是誰

梭羅古勃 (F. Sologub) 著

—

一年跟着一年，許多世紀過去了，人類總是不能夠發現世界的祕密與他自己的大祕密。

人類尋求着，質問着，但是不能得到一個答案。聰明的人也同孩子們一樣；他們不知道。還有一班人，他們簡直連問也不問這個問題：

「我是誰」

五月將盡的時候，在大城市裏，天氣已是很熱了。小街上空氣熱而窒悶，天井裏是更壞。五層樓的石蓋的屋子，圍在天井四面的。他們的棕紅色的鐵樑，熱得燙人，天井上鋪的污黢的石子的路，也是這樣。一所新屋建築在天井的一邊，也同別的神氣很足而難看的許多房屋一樣，一所近代式的建築，帶着不好看的前部。從這所新屋裏發出檸檬的強烈香味和乾燥的灰塵。

幾個小孩子在天井裏跑着，叫喊並且爭論。他們都是看門的，僕人的，及其他屋子裏的卑下的住民的兒子。十二歲大的小格里加是十七號屋裏廚娘阿納西加的兒子，從四層樓的廚房窗間，看着他們。伊腹部靠在窗口，他的瘦而小的腿，露在短的深藍色的袴子外面，他的赤裸裸的足伸在後面。

格里加的母親，今天早晨不讓他到天井裏去；她正在生氣。她記起格里加昨天打破了一隻杯子；雖然她當時曾經爲這件事打過他，今天早晨卻還拿來責備他。

「你總是淘氣，」她說。「你不要在天井裏跑來跑去。你今天就在家裏，讀你的書。」

「我什麼功課也沒有試驗，」格里加帶些自傲的神氣，對他母親說。同平常一樣，當他記起他在學校裏的勝利，他就很快活的笑着。但是他母親冷酷的看他一眼，說道：

「唔，都是一樣的，你如果不怕挨打，就不必留在家裏。你笑什麼？如果我做你，我簡直找不出什麼可笑的事。」

阿納西加總喜歡把這句話常常的說，——格里加十分不明白。自她丈夫死後，她不得不出去當僕人，自此以後，她看格里加和她自己都以爲是不幸的人，當她想到這個孩子的將來，他常常把他梁上黑色。格里加不笑了，開始覺得不安。

但是，他也不十分願意到天井裏去。他在屋裏也不覺得沈悶。他有一本圖畫書，還沒有讀過，這個時候拿起來讀着消遣。但是他也讀得不長久。他爬在窗口，向外看着在天井裏的孩子們。他覺得頭有些痛，因爲想忘掉頭痛，他讓他自己沈入夢想。

夢想——實是格里加很喜歡的事。他想像着各種各樣的東西，一層一層的想像着，但是他自己總是中心——他夢到他自己與世界。當他走去睡覺的時候，格里加總竭力要想到些溫柔，快活，而似乎又帶些痛苦，羞恥的事，有時並且有些恐怖。雖然日裏是不快活，在這個時候卻有一種愉快的感情瀰漫在他的全身。這個可憐的小孩子跟着他窮苦，頑固，喜怒無恆，心不滿足的母親在廚房裏長成，日裏總有許多不快活的事來到他的身上。但是更不快活的事，就是這個快活者常以他的幻想來安慰他自己。他倒頭在枕上，含着複雜的情感，夢見可怕的事。

當他早上醒來的時候，格里加總不急於起牀。他睡在甬道中，黑暗而不通風；他的牀是在一個木箱上，也沒有女主人牀上的鋼絲褥那樣柔頓——當他母親不注意，屋裏的人都出門去的時候，他也曾在女主人牀上坐過幾回。但是不管如何，他睡的地方，仍是舒服而且寧靜，在他沒有想起上學去的時間已到，或是在放假日期，他母親來叫他起來的

時候。這種事也是不常遇見的，除非他母親要叫他到鋪子裏去賣什麼東西，或是要他幫她什麼忙，（她才叫他起來。）除此以外，她母親並不擾她，並且她還喜歡他睡在那里，不來攪擾她，干預她的事，或是眼睛光光的看着她做事。

『沒有你，已經是累死了，』她常常的對他說。

所以格里加常是躺在牀上很久很久，身上蓋着一牀破棉被，無論冬天夏天都蓋着，雖然在夏天，廚房裏生着火，棉被覺得非常熱，他又夢到喜樂愉快而不常是恐怖的事了。

最細小的事情，使格里加發生出各種的夢。有時他很快活的讀了一篇故事或是一篇神話，從破舊的書裏，有一本書是學校裏的先生從學校圖書館裏借給他的，一個禮拜可以借一回，有時他記住他高聲念給母親聽的書裏的一二奇怪枝節。無論什麼事情，凡是聽見別人講的或是他遇見的，總會引起他的想像，使他夢想他自己的夢想。

他每天到城裏上學，功課中等無錯，祇是——他沒有時間。他有許多夢想。並且他母親事情完了，坐下做針指或是編物的時候，格里加又要高聲讀小說給她聽。她非常喜歡小說，雖然她自己不會念，她卻非常喜歡靜聽冒險的故事，大大的被（Sherlock Holmes）的幸福之輪所感動。也極喜歡（Dickens, Thackeray）和（Eliot）諸作者的舊小說。阿納西加的書都是從她女主人或是住在十四號的女學生那里得來的。

阿納西加很有記性，她聽得了的故事，每喜歡詳細詳細的把他們講給她的朋友聽——講給縫衣婦杜薩或是三號裏的將軍夫人的女僕聽。

在傍晚的時候，格里加常常很感動的把他的手腕靠在白木的廚桌上，壓他的穿着藍布短衫的胸部在桌邊，他的細長腿橫在桌下，因為太短，不能踏在地板上。高聲而且迅速清晰的讀着，不全懂他所讀的書的意義，但是常常十分的受講愛情的辭句所感動，他於讀到敘困難和危險的地方，也感得十分興趣，但是在讀敘愛情，或妒忌，或慈愛的情況，

在讀慈愛的字句，表現熱情，痛苦，及因別人之加害而失去幸福，人們的倦困的字句，尤其津津有味。

在格里加的夢境中，最常出現的是美麗的微笑的慈善，但有時而殘酷的女子，和莊嚴的美髮藍眼的小童。那些美麗的女子，有玫瑰般的口脣，她們的接吻非常溫柔，她們的微笑非常慈愛，她們的說話又非常的和善，但是有時她們的語氣是沒有憐恤的；她們有柔荑般的白手，細長的指頭，——柔嫵的手掌，但是有時卻是強健而殘酷的；她們能夠允許給所有世人所能給與別人的快樂與痛苦。那些溫和的小童都是有長的金黃的頭髮披到肩上；他們的藍眼睛閃閃有光；他們穿着花的拖鞋，端正的腿上穿着白色的絲襪。格里加聽見他們不經意的笑聲，他們的玫瑰般的嘴唇和平的張開着，他們兩頰的紅暈，紅得鮮明可愛；有時也有眼淚流下來，但祇是從那些溫和的小童眼裏流出。至於那些女人她們自己，她們是美麗而殘忍的，永遠不哭，只會笑，只會撫抱，只會作踐別人。

有好幾天工夫，格里加接連的夢見些遼遠的美麗幸福的土地，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很聰明的——自然是完全與他在這所沈悶之屋裏所看見的人不同，在他看來，在這所屋裏在這些窒塞的路上，小街上，乃至在這個沈悶的北方的都市的任何處，都像一所監獄。住在裏面的是那一種人呀？沒有像他夢裏所見的那樣美麗可愛的女人，所有的祇是自命不凡的粗暴的女主人與種田的僕人，和喧嘩，好搗亂的壞癖氣的女人與女孩子。沒有武士，也沒有小童。沒有人披着他夢中的女人的頸帶，也永遠沒有聽見過有什麼人因為保護弱者去同巨人打仗的。住在這裏的上流人都是不快活而且是隔膜難親近的，還帶着些粗魯傲慢的神氣；種田的人也是粗魯，也是與格里加隔膜而不相親近的，在他們看來，他們的質樸，其可怕而有機械心同那些心思複雜的上流人是一模一樣的。

格里加在實際生活裏所見的，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使他快活的；所有的事都是加苦痛於他的和平的靈魂之上，他甚至於憎惡他自己的名字。就是當他母親在極希罕的

時候，顯出想望不到的仁善，忽然叫他做格里興加，就是這個親愛的名字，也不能使他喜歡。但是這個可惡的細小的格里加的名字，每個人都用來叫他的名字——他母親，他的女主人，少年女人們，以及在天井裏的一切人——在他想來，似乎對於他自己是十分不慣，十分不相宜的。有時他似乎覺得這個名字與他脫離了關係，好像一個不好好貼在上頭的招牌紙，從酒瓶上掉下來一樣。

一一

阿納西加想把一個碟子擺在窗臺上。她用粗大的手捉住格里加的小足踝，把他拖下來，用一種不必要的粗暴的口氣說道：

「你到處的躺着。就是沒有你，屋裏已經沒有空的地方了，什麼東西都沒有地方擺。」
格里加走開了。他用受驚的眼睛看着他母親的嚴厲的，鐵青而爲爐火所灼紅的臉。

看着她的肘腕全露在外面的紅手臂。廚房裏非常窄悶；火爐正在出煙，爆響着；有一股難聞的和焦臭的氣味。向外方樓梯去的門正開着。格里加站在門口一會兒，看他母親在竈頭忙着，毫不注意他，他就走到梯上。祇在這個時候，當他覺得梯頭的堅硬齜齜的石階在他足下的時候，他才覺得頭裏有些痛，有些眩暈；他覺得虛弱無力，他的身體爲熱病的疲倦所戰勝了。

『廚房裏多少氣悶呀，』他想。

他迷惑的四面看，看着損壞而齜齜的石梯從他站在那里的狹梯頭，一上一下的跑着。在他們的門對面，在梯頭的那一面，還有一扇門，從門內傳出兩個婦人的尖峭的聲音；她們正在相罵。一句一句話說出如從不留心旋好的掛燈上滴落的鉛點一樣，格里加還覺得她們一定在乾燥的廚房地板上跑來跑去，把她們自己的身體撞在鐵上，火爐上，發出喧嘩的聲響。她們說了許多話，都不過是叫鬧的謾罵的話。格里加不高興的笑了一

笑。他知道住在這所房子裏的人是常常相爭的，是常常打罵她們的醜惡的壞孩子的。

梯頭也有同廚房裏的一樣的，一扇窗從窗口也看得見同樣的擁擠而無味的世界——紅屋的，黃牆，充滿着灰塵的天井。所有的東西都是奇怪，不慣，而且不必要——都是同他夢中的溫和親密的人物完全不同。

格里加爬上窗臺的損壞的石板上，背靠在一扇打開的窗門上，但是他卻不向天井裏看。一座光明的宏麗的宮殿顯出在他眼前，他看見在他面前，有一扇門通到赤褐色的頭髮的公主姚蘭狄娜的房裏。門開了，公主正坐在一扇長而狹的窗前織着好看的麻布，聽見開門的聲音，擡眼四面的看，用她的整齊的白手把喧嘩的嗚嗚作聲的紡織機停住了，溫柔的微笑着看着他，說道：

「走近來，親愛的孩子。我等你許多時候了。不要害怕，走過來。」

格里加走到她身旁，跪在她足下，她問他道：

「你知道我是誰麼？」

格里加一聽見她金聲似的口音，就快活起來，答道：

「是的，我知道你是誰。你是最美麗的公主姚蘭狄娜，這個地方的大國王姚蘭頓的女兒。」

公主喜悅的微笑，對他說道：

「是的，你知道這一層，但是你還不知道所有的事。我從我的父親，聰明的國王姚蘭頓那里，學會了巫咒變化的方法，我能夠隨心所欲的把你變化了。我要同你開開小玩笑，所以就對你畫了一道符，你呢，就與你的王宮離別，與你的父親離別，現在，你看，你已經忘了你的真名，你已經變成了一個廚娘的兒子，人家都叫你做格里加了。你忘了你是什麼樣的人，你不能記憶起來，除非我要叫你記憶。」

「我是誰呢？」格里加問道。

姚蘭狄娜笑了。一線惡毒之光在她穀花似的藍眼睛裏閃爍着，活像一個還沒有十分習慣巫術的少年巫女的眼光。她的長手指緊緊的壓在這個孩子的瘦肩上。她取笑他，像一個路上的少女一樣的說道：

『不告訴你什麼事都不告訴你。你自己去猜猜。不告訴你，不。如果你自己猜不出來，那末你就要永遠被人稱爲格里加了。靜聽，你的母親，廚娘。在那裏叫你了。走過去，服從着她。快去，快去，不然，她就要打你了。』

三

格里加靜聽；他聽見他母親的粗暴的聲音在廚房裏叫道：

『格里加，格里加，你在什麼地方？你壞孩子，你把你自已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格里加很快的由窗臺上跳下，跑進廚房去。他知道當他母親像這個樣子的叫他

的時候，他決不能再延攔，他一定要立刻走去。尤其他母親正在忙着預備午飯的時候，她在那個時候，總是生氣，廚房裏悶熱的時候尤其利害。公主姚蘭狄娜的光亮的房子不見了。廚房裏竈中燒的東西的青煙浮在他眼前。他重新又覺得他的頭痛而且發熱；他立刻感得倦疲虛弱。

他母親向他叫道：

『現在活潑些；快快的跑到美立根店裏，買半磅的檸檬餅干，一個先令的饅餅來。快一點，我正等着拿茶進去呢；女主人來了幾個客人——什麼鬼在這個奇怪時間內把他們帶到這裏來。』

格里加跑到甬道裏，去找他的鞋襪，但是阿納西加在他後面發怒的叫道：

『你到那邊去做什麼？沒有時間給你穿鞋了——就這樣去罷。你必須跑到那邊，立刻就回來。』

格里加拿了錢，一個銀的盧布，緊緊的握在滾熱的手掌裏。然後戴上帽子，跑下樓梯去。他一邊跑，一邊想道：

「我是誰呢？怎麼我會忘了我的真名呢？」

他要走很遠的路，要走過好幾條街，因為他母親所要的饅餅，在對門鋪子裏是買不到的，祇有這間很遠的鋪子才有。女主人以為鄰近的那間鋪子裏的饅餅常有許多蒼蠅，並且做得也不好，但是那一間別處的鋪子，她自己常常去買的，卻是好的，乾淨的，味道尤其美。

「我是誰呢？」格里加總是想着。

所有他夢到那美麗的公主，姚蘭狄娜的夢境，都給這個討厭的問題打斷了。你快快的沿街跑去，赤着足在堅硬的石子鋪的熱鬧街道上跑，遇見了許多不認識的人，在他們面前走過，在這一班粗暴不快樂的人中，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走着，各走各的路，很輕蔑

的看看穿着藍布短衫和短的深藍色的褲子的小格里加。格里加重又感得隔膜與不慣，覺得他，一個知道這許多愉悅的故事，一個愛去夢到美麗的女人的，卻住在這個沈悶而殘酷的城裏，卻生長在這個地方，一個破爛的悶塞的廚房裏，在那個地方，什麼東西對於他都是奇怪而且不慣的。

他想起前幾天的時候，有一個船主的兒子，名字叫做孚洛狄住在二十四號的樓房裏的，從對面屋子裏的二層樓窗口叫他，要他到那邊去談話。孚洛狄歲數同格里加一樣大小，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這兩個孩子坐在窗臺上，很快樂的一塊兒談着。突然門開了，孚洛狄的母親，一個兇惡的臉的婦人，在門口出現。輪着她的眼睛，自頭至足的細細的看着格里加，使他忽然感得恐怖，然後她輕蔑的說道：

「你怎麼了，孚洛狄？你爲什麼把這個赤足的壞小孩子帶到這裏來？到屋裏去，以後不准再同他做什麼朋友。」

了。

孚洛狄的臉紅了，香香吐吐的講了幾句話，但是格里加已經跑回家，到廚房裏去了。

現在，在路上，他自己想道：

「全是這樣是不能夠的。我不能真正的祇是一個格里加，一個廚娘的兒子，一班小孩子如孚洛狄和那個將軍的兒子不准和我做朋友的孩子。」

在餅鋪裏，在那裏賣那些叫他去買的那樣的餅的時候——這種餅，他是一塊也沒有份吃的——以及在回家的路上，格里加有時想到那美麗的姚蘭狄娜，驕傲而聰明的公主，有時想到圍繞他的人的不合宜的行動，他又想道：

「我是誰呢？我的真名字是什麼呢？」

他想像他是一個皇帝的兒子，他以前的父親的高傲的宮殿站在遼遠的美麗的地上。也犯着一種痛苦的疾病，已經很久了，祇是躺在他靜悄悄的臥室裏。他睡在柔嫩的

牀上，掛着金色的帳，蓋着輕鬆的緞被，在他迷亂不省人事中，他想像他自己變了格里加那個廚娘的小兒子。從窗門大開的窗戶，正開着花的玫瑰對着這個有病的孩子，送進一陣陣優婉的香味，他的所愛的夜鶯也送進歌聲，圓珠似的流泉也送進潺潺的水聲。他的母親，皇后，正坐在他牀頭，她哭着撫抱着她的孩子。她的眼睛和善而充滿着憂愁，她的手是柔順的，因為她永遠沒有洗過衣裳，或是煮過飯菜，或是縫紉過衣料。當他的這個親愛的母親用她的手工作的時候，她只拿着各種顏色的絲線，在金色的布上，繡着緞的椅墊，從她優雅的手指底下做出來的是深紅色的玫瑰，白色的蓮花，和那帶着裝着眼睛的長尾的孔雀。她現在正哭着，因為她的孩子生病，因為他時竟張開他的熱病的矇矓的眼睛，說出毫無倫次的奇怪的話。

但是這個小皇子總有身體復元的日子，在這個時候，他從御牀上起來，能夠記起他是什麼人，他的真名字是什麼，於是他就笑他自己的病中的迷亂的幻想了。

四

當這個思想來到他的心裏的時候，格里加覺得格外的快活。他跑得更快，毫不注意四周圍的事情。但是突然一個出於不意的震動，竟使他回復他的意識。在他沒有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前，他已經覺得害怕了。

盛着饅餅和餅干的紙袋，從他手裏掉下來，薄紙破了，黃色的檸檬餅干，滾散在破碎而齷齪的灰色街道上。

「你這個可惡的小孩子，你怎麼敢衝到我身上來！」一個長大的胖婦人的尖峭的聲音叫將起來，原來格里加是跑在她身上了。

她不喜歡的嗅着氣味，在她的小而發怒的眼睛上，戴起一付奇怪的龜殼眼鏡。她全面的臉色顯着粗暴和發怒和憎惡的神氣，格里加充滿着恐怖與不安。他驚惶的擡眼

看她，簡直不知道怎麼辦。他想，也許巡警，可怕的奇怪的人，要從四面兜圍過來，把他抓住，捉到一個地方去。

在那個婦人旁邊，站着一個年輕的男人，穿着過多的衣裳，戴着一頂高帽子，和一雙奇怪的黃手套。他用一副兇惡，橫暴的紅眼睛，釘着格里加，他四周圍的東西都顯出赤紅而發怒。

「可惡的小東西，」他切齒的說。

滿不在意的，他把那個孩子的帽子從頭上打落，又打了他一個耳光，然後向那個婦人說道：

「走吧，母親，同這種東西也不值再鬧什麼。」

「但是他怎麼一個粗忽而大膽的孩子呀，」那個婦人說着，轉身走開。「齷齪的小東西，你撞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幾乎把我撞倒。不能在路上安安靜靜的走。巡警到底是

做什麼事的？』

那個婦人和她的同伴，很生氣的對談着，一步一步的走開了。格里加拾起了他的帽子，盡力所能檢得起的，把散在地上的饊餅和餅干，檢起來，把牠們擺在破紙袋裏，跑回家去。他覺得害羞，他想要哭，但是沒有眼淚流出。他不再夢到姚蘭狄娜了，他想到：

『她也同住在這里的人一樣的壞。她捉弄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我呢，永遠不能再從這個夢中醒過來了，也永遠不能記起我的真名字了。我也永遠不能正確的回答『我是什麼人？』這個問題了。』

我是誰呢，竟爲一個不可知的意志送進這個世界，而結果也不可知？如果我是一個奴隸，那末，我爲什麼又會有能力去判斷，去責備，爲什麼又會有高尚的欲望呢？如果我不是一個奴隸，那末，爲什麼圍繞我四周的世界都是兇惡，醜陋而且虛偽的呢？

我是誰呢？

誰 是 你

殘酷而美麗的姚蘭狄卻在那里笑着可憐的格里加，在那里笑他的夢，和他的無
答案的問題。

木筏之上

高爾基 (M. Gorky) 著

濃密的雲慢慢的浮過那睡氣沉沉的河上，一刻一刻的降下來，更低並且更厚。遠處，他們的破布似的灰色的邊緣，似乎同那湍急多泥而爲春潮所泛溢的水面相接觸，當牠們接觸之處，有一道不可破的牆直聳於天，阻礙河水的流下與木筏的通過。

水流旋轉的衝着這道牆——帶着願望的哭聲的轉動，無效的衝掃着牠——似乎又掉回到自己的身上，於是匆促的散到兩旁去，這些地方正瀰漫着一個黑暗的春夜的溼霧。

木筏浮泛而前，在牠的前面，濃密的雲中，開了一道間隔——一塊的空間。河岸不能

看見；黑暗正籠罩着牠們，春潮的發舐聲的波浪，也似乎要把牠們衝掃而去，變之爲空閒。河的下流，正流注於一個海裏；而上面的搖蕩於雲塊中的天空則沉重，溼潤，而且笨鈍的懸掛着。

沒有天氣，也沒有顏色，在這個灰色，污染的圖畫裏。

木筏迅速的沈靜的滑流而下，黑暗中忽然現出由河上流航下的一隻輪船，煙筒裏噴出一羣歡躍的火星來，他的大的轉動的輪葉，並且把水激動起來。

兩盞紅色的船頭的燈，一刻一刻的更大，更亮起來，桅頂的燈慢慢的左右的搖擺，好像在夜中忽然神異的把眼閉上一樣。遠處充滿着被擾之水的喧聲，及機器的沉重的隆隆的聲音。

「看着前面呀！」從木筏發出聲音來。這個聲音是一個深胸膛的人的聲音。

二個人站在木筏的末尾，每個人握着一根長竿子，用以推進木筏，並且把牠們當舵

用米諦亞，木筏的主人的兒子，是一個好看，柔弱，而且和氣的二十二歲的孩子；西爾奇，一個農人，偃來幫着運木筏的，是一個粗樸，強健，紅髮的人，他的上唇翹上去，帶着一種譏嘲的輕蔑的神氣，把嘴裏的大而有力的牙齒都露出來。

『在右舷！』第二回的呼聲又在黑暗中，從木筏前頭震響起來。

『你爲什麼嚷；我們知道幹我們的事！』西爾奇惱怒的咆哮起來；壓他的寬展的胸膛在竿子上。『嘎！拉緊一些，米諦亞！』米諦亞把他的足壓着構成木筏的溼板上，用他的薄手把那沉重的當舵用的竿子向他這邊拉過來，當時沙聲的咳嗽起來。

『緊一些，向右舷！他們該死的懶惰的入！』主人又嚷起來；他的聲音，憤怒而且焦急。

『嚷什麼！』西爾奇怨恨的說道。『這裏是你的兒子可憐蟲，他不能在膝上折斷一根蘆稈，你卻叫他去把木筏的舵；然後，你又嚷得全河上都聽見了。你以前總不要第二個掌舵的人；所以現在你嚷得把你的喉管撕成片片了。』

這些最後的話，咆哮得足以叫前面聽得見，好像西爾奇故意要叫人聽見一樣。

輪船很快的由木筏旁邊經過，他的輪葉激蕩起許多泡沫來。木板在浪波上，上下的顛簸，網束牠們的柳條呻吟而且摩擦，發出一種潤溼而悲苦的聲音。

輪船上的點着燈的汽門似乎有一個時候以如火的眼睛直射在木筏與水面上，反映在沸騰的水裏，好像許多光耀的，顛動的斑點一樣。然後一切都看不見了。

輪船激蕩起來的波浪，向前向後的衝打着這隻木筏；木板上下的跳舞。米諦亞隨着水動而搖擺不定，顛震的握着當舵用的竿子，以防墮下水去。

『好好，』西爾奇說着，笑起來。『如此你開始跳舞了你的父親又要嚷起來。或者他就走來給你一二下子在筋骨上，那麼，你又要跳別的樣子了！向左舷去，現在！』

用他的如鋼鐵彈簧一樣的筋肉的彈力，西爾奇很有力的壓那竿子，把他深深的插下水去。強有力，高大，譏笑而且懷惡意，他赤着足站着，堅固如同木板的一部分一樣；直往

前看，時時的更變木筏的方向。

「看你父親同瑪加接吻！他們不是一對魔鬼麼？不要害羞，也不要問你良心。你爲什麼不離開他們，米諦亞——離開這些異教的豬子呢？爲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我聽見了，」米諦亞以悶塞的聲音回答他，也不向西爾奇從黑暗中指給他看的那個地方看，在那個地方，米諦亞父親的形狀能夠看得見。

「我聽見了，」西爾奇嘲道，譏刺的笑了起來。

「你可憐的半烘着的東西！一件快樂的事實，誠然是！」他接着說下去，爲米諦亞的無感覺所鼓勵。「這個老頭子真是一個魔鬼！他替他兒子找一個媳婦；他又把他兒子的媳婦從他兒子那裏取了去；就是如此！這個老禽獸！」

米諦亞一聲不響，眼望着筏後的水上，在那裏，別一個霧的牆又形成了。現在雲四周密圍着，木筏顯得難能流動，卻只靜停在厚的黑的水上，爲沉重的灰黑色的蒸氣塊所壓

下，這些蒸氣塊浮泛過天空，阻礙着通路。

河的全部，就如一個深淺難測的祕密的旋渦一樣，四週圍着上聳於天，戴着遮蔽的霧的大山。

靜默悶窒着，水似乎希望的受惑着，他祇輕輕的打着木筏。

重大的憂愁與躊躇的疑問在這細弱之聲裏聽見——夜裏的惟一的聲響——牠之揚起沈默尤甚於寂靜。『我們現在要一些風，』西爾奇說。『不，我們所要的不一定是風——牠要帶了雨來，』他自己答復着，同時開始裝煙在他的煙管上。一根火柴擦着了，煙管點着的起泡的聲音可以聽見。紅光現了一下，生了一陣紅熱，經過西爾奇的大臉上；然後光熄了，他又隱於黑暗之中。

「米諦亞！」他叫道。他的聲音現在是少些粗暴而更多譏嘲。

「什麼事？」米諦亞回答，不移動他的注視於遠處的眼光，他好像用他的大而含憂

的眼在那裏尋找些什麼東西。

「這事是怎樣發生的，夥伴？這事是怎樣發生的？」

「什麼？」米諦亞不高興的回答。

「你是怎樣去結婚的？什麼樣的奇事發生？這事是怎樣的？這帶你的媳婦回家——
後來呢？！！
「你喋喋空談些什麼向那邊看！」這個聲音恫嚇的由河面過來。

「永墮地獄的禽獸！」西爾奇喜歡的詛罵道；又回到他所喜歡說的調頭上去了。

「來，米諦亞告訴我；即刻告訴我——爲什麼不那樣做？」

「讓我一個人在這裏吧，西爾奇。」米諦亞懇求的囁嚅的說；「我告訴過你一回了。」
但是由經驗上他知道西爾奇決不能讓他和平自在的，因匆促的開始說道：「唔，我帶她到家——我告訴她：「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瑪加；你是一位強壯的婦人，我是一個孱

弱有病的人，我完全沒有想到娶你，祇是我父親強迫我娶。」他常對我說，「娶親！娶親！我不愛女人，我說尤其你，你是太勇猛了。是的——我不能做什麼事——同着這件事。你明白了麼？在我呢，這件事使我嫌惡，并且也是罪惡。至於孩子呢，——一個人講到他的孩子是能夠回答上帝的。」

「嫌惡，」西爾奇叫着，並且笑了。「唔！瑪加她怎麼回答呢？怎麼呢？」

「她說，」現在叫我怎麼辦呢？」於是她開始哭了。「你爲什麼反對我？我是怎樣的可怕的難看麼？她不知羞恥，西爾奇，並且是壞人！以我所有的這樣的健壯與有力，我必須到我公公那裏去麼？」我回答道：「如果你喜歡——到你所喜歡的地方去，但是我的作事卻不能反對着我的靈魂。如果我對你有愛情，那是很好的事；但是事情是如此了，又怎麼能夠呢？伊凡神父說，這是極該死的罪惡。我們不是禽獸，是麼？」她又哭了：「你破壞了我生命裏的機會了！」我十分可憐她。「這沒有什麼，」我說：「所有的事都要來得對。」

或者，我接下去說，「你可以到一個庵堂裏去。」她開始侮辱我了。「你是一個蠢笨的愚人，米諦亞——一個懦夫！」

「好，我愉快了！」西爾奇呼道，以一種快樂的微聲。「那麼你一直的告訴她叫她到尼庵裏去麼？」

「是的，我叫她去，」米諦亞簡單的答道。

「她也叫你爲愚人麼？」西爾奇揚聲問道。

「是的，她侮辱我。」

「她是對的，我的朋友；是的，實在的，她是對的，你應該受相當的鍛鍊。」西爾奇忽然又變了他的語氣，嚴厲的，威重的繼續下去：「你有權利去反對法律麼？而你竟反對了他！事情都是佈排得有一定的樣子的，反對他們是沒有用處的！你一定不要研究他們。但是你做了什麼事？你腦筋中有了怪想吧。尼庵，實在的！蠢笨的愚人！女人所要的是什麼？她要

你的尼庵麼？這樣一班糊塗腦筋的愚人現在所有的！祇要想一想什麼事發生了！你，你不是魚類，不是雞鴨，也不是好的紅色的鱗魚。而那個女人所做的！她跟着一個老頭子一塊住！你把那個老頭子帶進罪惡裏去！你所破壞的有多少法律呢？你聰明的腦袋！」

「法律，西爾奇，是在靈魂裏的。每一個人有一樣的法律，不要做那反對你靈魂的事。情，那你就不會在世上作惡事了。」米諦亞回答說，以一種緩徐，勸講的口氣，並且點他的頭。

「但是你犯了罪惡了，」西爾奇很有力的答道。「在靈魂裏！一個很好的意思！靈魂裏的東西多着呢。有的東西一定得忘記了。靈魂，靈魂！你一定先明白他，我的朋友，然後——」

「不，不是這樣的，西爾奇，」米諦亞熱心的答道，他似乎受了感動。「靈魂呵，我的朋友，常是清澈如露水一樣的。這是真實的，他的聲音深藏在我們的身裏，難於聽見；但是如

果我們聽見了，我們就永遠不會差了。如果我們作事能夠照着我們的靈魂所命的，我們所作的事就要常與上帝的意思相合了。上帝是在靈魂裏的，所以法律也必定是在靈魂裏。靈魂是上帝所創造的，上帝呼吸他進入身裏。我們祇要學着去看他——我們必得要存着我們自己的感情去見他。」

「你們睡着的魔鬼！看着前頭呵！」這樣聲音由木筏前部響了起來，飄蕩向河的下。因這個響聲的強有力，可以知道那發聲的人是康健，有力，而且善自己喜歡的了。一個具有偉大而且是本能的生氣的人。他嚷，並不是他要給所必要的命令於掌舵的人，祇是因爲他的靈魂裏充滿了生氣與強力，此生氣與強力想着要自由的發洩，所以他在這如雷的有力的聲響裏壓迫而出。

「靜聽這個下流的人嚷，」西爾奇快活的接下去說，看着前面，以深銳的眼光，并且微笑。「看他們接吻并且表示親愛如一對鴿子一樣呵！你不妒忌他們麼，米諦亞？」

米諦亞無忤的，看着前面二把槳的動作，這兩把槳爲一個人所拿着，他們一前一後的搖動，有時他們互相接觸，成了一團堅實而黑暗的東西。

「那麼，你說你不妒忌他們麼？」西爾奇重說了一遍。

「對於我有什麼關係？這是他們的罪惡，他們一定得酬答他，」米諦亞沈靜的答道。「咳！」西爾奇譏嘲的插嘴說，同時他又裝煙於他的煙筒中。

小的紅光又在黑暗中亮起來；夜更深了，灰色的雲也更低的向着泛溢的河面降下。

「你從那裏得這種好東西，或者是他自然的來到你那裏的麼？但是你不要在你父親之後，我的孩子！你的父親是一個好看的老奴。看他吓！他現在五十二歲了，看他帶着這樣強壯的一個少婦！她是好看的婦人，如會穿過皮鞋的一樣。她愛他；這是無庸諱言的！她愛他，我的孩子！不禁要羨慕他，他是這樣的一個丈夫，你的父親——他是丈夫中的王！當他正工作的時候，是很值得去看他的。而現在，他富了！而現在看他怎樣的受人尊敬呀！

他的頭在正路上轉動。是的。至於你呢？你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或你的母親。如果老安菲莎在世的話，米諦亞，你想想，你父親要做些什麼事呢？那一定是很好玩的笑話！我很喜歡看她怎樣的處置他！她是正道的婦人，你的母親！一個真有膽力的人，她是！他們真是好配偶！

米諦亞仍然靜默着，靠在竿子上，眼望着水。

西爾奇停止談話了。在木筏的前部，一個女人尖脆的笑聲可以聽見，接着是一個男人的更大的笑聲。他們的身體爲霧所蔽，西爾奇近於看不見，然而他仍舊是好奇的看着他們。男人顯出是高身量，兩腿張開的站住，握着一根竿子，轉半面向着一個比他短一些的女人，她靠着別根竿子上，離開他幾步遠站住。她搖動她的食指向着那男人，鼓舞的嬉笑着。

西爾奇嘆了口氣，掉轉頭來，幾分鐘的靜默後，又開始說話了。「這全是使人困惱的，

但是他們聚在一塊像是如何的快樂呀！真是好看！我怎麼不能有與此相同的事發生？我一個無家漂流的人！我要永遠不離開這樣的一個婦人！我要常用我的手臂圍抱着她，我愛那小魔鬼是沒有過失的。我於婦人永遠沒有什麼好運氣！他們不喜歡頭髮的——女人們不喜歡。她是具有幻想的女人，她是她是一個機警的小魔鬼！她要看生命！你睡着了麼，米諦亞？

「沒有，」米諦亞悄然答道。

「唔，你要怎麼樣去生活？說實話，你是孤立如柱子一樣！那似乎很難受！你能夠到那裏去呢？你不能在生人中間過生活。你太不合理了！不能自立的人有什麼用處呢？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是要有齒與爪的！牠們對於你都有用處。你能夠自己辯護麼？你要怎樣開始？全是地獄；你能往那裏走呢？」

米諦亞突然自己興奮起來，說道：「我，我將走開了。我秋天的時候就要到高加索山

裏去，所有的事全算完了。我的上帝！祇要我能夠離開你們大家呀！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
 人們！離開你們，這就是我的惟一希望了！你們是爲什麼生活的？你的上帝在那裏？他沒有
 什麼，不過是一個名辭！你們生活在基督教裏麼？你們是一羣狼；就是你們！但是在這上面
 還有一種人們，你們的靈魂是生活在基督底下的。他們的心包含着愛，他們是渴望世界
 的得救的。但是你們——你們是禽獸，吐出穢物的。但是有別一種人；我看見過他們了；他
 們喚我，我一定要到他們那裏去。他們會給我一本聖經，他們說道：「讀，上帝的人，我們的
 親愛的兄弟，讀這真理的話！」我讀了，我的靈魂爲上帝的話所更新了。我要走開了。我要
 離開你們這一班貪暴的狼。你們互相裂食你們的肉！呪詛你們！」

米諦亞熱烈的低聲的說，好像是被他的沈思的快樂的強力，他的對於那些貪暴的
 狼的怒氣及他的欲與那些靈魂志於世界的得救的人們住在一起的願望所過激。西爾
 奇驚愕起來，他沈靜了一會工夫，張開了嘴，煙管拿在手裏。經過幾分鐘的思想後，他四面

的看了一看，以深沈的，粗暴的聲音說道：『墮落地獄的你怎麼立刻變壞了！你爲什麼讀那本書？他是很壞的好，滾開吧，滾開吧！如果不然，就是你的結局了！你滾開，在你使你自己成了一隻正式的獸類以前！這些東西在高爾索的是誰？僧人？或是什麼？』

但是米諦亞的精神的火熄滅下去，如在一個火燄上點着一樣的快；他撐着竿子，努力的喘氣，低下他的氣息，囁嚅的自言自語。

西爾奇等回答等了好些工夫，祇是不來。他的簡單的勇敢的天性，爲夜的兇猛與死一般的沈靜所壓服。他要回復生命的充滿，要以聲響驚醒寂寞，要打擾，騷亂那徐徐流注於海的沉笨的水團及那幽暗的脅迫的掛在空中不動的雲塊的隱藏的沈思的靜默。在木筏的那一頭卻有生氣，這喚起他的生存。

向前，他能夠聽見時時刻刻的發出來的滿足的笑聲，叫喊與聲響，似乎出來反對這個夜的沈默，裝載春的呼吸並且激起如此強烈的生的願望。

「握緊了，米諦亞！你仍能從那個老人那裏捉着他！看那邊呀！」西爾奇說著，他不能更守寂寞了；看着米諦亞在那裏無助的擺動他的竿子，一前一後的，在水中。

米諦亞抹乾了他的潤濕的額，寧靜的胸靠着竿子站着，喘着氣。

西爾奇接着說道：「今天晚上有好幾隻輪船，這許多鐘頭，我們祇遇着一隻。」看着米諦亞沒有回答他的意思，西爾奇悄然自答道：「這是因爲在本季太早了。正祇開始。我們不久要到喀山了。佛爾格河真難運東西。她有一個有力而強健的背，能夠負載一切。你爲什麼像這樣的不說話的站着？你生氣麼？喂，那邊，米諦亞！」

「什麼事？」米諦亞呼叫起來，帶着惱怒的口氣。

「沒有什麼，你奇異的人；但是你爲什麼不說話？你總是思想着。不要想他吧！思想是於人有害的。聰明一類的人，你是！你思想，思想，你總不明白你實在是一個愚人。嘎嘎！」

西爾奇非常滿意他自己的超卓，清除了他的喉嚨，停一會兒不說話，唸哨了一陣，然

後又接下去開展他的話頭。

『思想對於作工的人相宜麼？看你的父親；他不大思想；他生活着。他愛上了你的媳婦，他們聯在一起來笑你；你聰明的愚人！這就是如此靜聽着他們！破壞他們！我相信瑪加是已經懷孕了。不要怕，孩子決不會像你。他一定是好看的壯健的孩子，像賽藍他自己！但是他卻是你的孩子！喂！喂！他要叫你做父親！而你不是他的父親，卻是他的兄弟；而他的真正的父親卻是他的祖父！真是好玩的事！怎樣的一個齷齪的家庭！但是他們倆卻是健壯的一對！這不是真的麼，米諦亞？』

『西爾奇！』一聲激切的哽咽的微呼。『以基督的名字，我哀懇你不要撕我的靈魂爲片片，不要用火印烙我吧。讓我一個人在這裏靜默着！上帝與基督的名字！我求你不要同我說話！不要打擾我！不要灑盡我心中的血！我要自擲於河中，你的罪惡，這是一個大罪惡！我喪失了我的靈魂！不要強迫我到這個地步！爲上帝的要求，我哀懇你！』

夜的靜默，被尖銳不自然的啜泣之聲所擾亂；米諦亞躺在木筏的上面，好像是一陣從上面掛着的雲裏來的烈風吹倒他似的。

「來，來！」西爾奇氣咻咻的說，焦急的看着他的夥伴在筏上扭絞，如同被火燒傷了一樣。「這樣奇異的人他應該告訴我，如果這事不是這樣的——如果這事不十分——」

「你總是，苦我不休。爲什麼？我是你的仇人麼？」米諦亞又啜泣起來。

「你是一個怪孩子，一個奇怪的東西！」西爾奇嘖嘖的說，混亂而且拂意。「我怎麼知道呢？我不能像這個樣子同你談！」

「明白了，那麼，我要忘掉這些事！永遠的忘掉！我的羞恥，我的可怕痛苦。你是一個殘忍的人！我要走開去，永遠的走開！我不能更忍受了！」

「對呀，你請走吧！」西爾奇在筏上呼叫起來，揚起他的呼聲，高聲的粗暴咒詛着。然後他似乎縮成一團，好像他自己怕那展開在他面前的慘劇；戲劇，他現在強迫着要知道

的……

「喂！那邊！我叫你們呢！你們耳朵聾了麼？」賽蓋的聲音在河面上響了起來。「你們在那邊講什麼？你們嚷些什麼喂！」

賽蓋似乎是喜歡叫嚷的，以他的沈重的，充滿着力量與強壯的聲音破了河上的深沈的寂寞。這個呼聲有成效了，震顛那溫而潤溼的空氣，並且似乎壓倒了米諦亞的孱弱的樣子。他站起來，又把他的身子壓在當舵用的竿子上。西爾奇盡力量的嚷，回答主人的話，同時在他氣息底下呪詛着他。

兩人的聲音，經過了，充滿了，衝破了這夜的沈寂，然後牠們似乎合成了成一個深沈的音調，如一個大號筒響一樣。又揚起來震顛着，牠們浮泛在空氣裏，漸漸的散開——消滅了。

沈寂又登位了。

由雲罅裏，月亮的黃光照射在黑暗的水上，閃耀了一會兒，不見了，在潮溼的幽暗中，掃蕩去了。

木筏繼續的在沈寂與黑暗中向下駛去。

靠近前面的一根竿子旁邊，站着賽藍，彼特洛夫，穿着紅色汗衫，領處開着，露出他的强有力的喉嚨與多毛的胸膛，如一個鐵砧一樣的堅硬。一叢的灰白頭髮覆蓋着他的前額，額的下面就是大而黑的溫熱的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當手拿着竿子的時候，他的手臂上的血管都顯露出來。賽藍靠前一些，注意的看着前面。瑪加離他幾步遠站住，凝視她情夫的強健的樣子，滿足的微微的笑着。他們都沈默着，忙着他們自己的種種的思想。他正注視着遠處，她也跟着他的雄偉的有髭的面的轉動。

「那邊一定是一個漁人的火，」他轉頭向她說道。

「是的；我們守着我們的路，喂！」於是他呼出一陣充實而熱的氣，用他的竿子，有力

的一撐。

「不要疲倦了你自己瑪粟爾加，」他接着說，看着她，當時她正拿着她的竿子，很熱練的一撐。

她圓滿而肥胖，黑而光亮的眼睛，紅色的兩頰，赤着足，祇穿着一條潮溼的圍裙，緊貼在她身上，顯出她身體的外形。她轉臉向着賽藍，愉快的微笑着，說道：「你太掛慮我了；我不累！」

「我親吻你，但是我不掛慮你，」賽藍答說，動他的兩肩。

「那不很好！」她激動的回說；他們又都沈默了，以欲望的眼互相看着。

木筏下面，水和諧的潺潺的流着。右岸上，很遠的地方，有一隻烏鴉叫着。木筏在他們足底下微微的搖動，向着一個地方流去，那個地方，黑暗融而為較明亮的顏色，雲的形狀，也看得較清楚，少些陰沈的色彩。

「賽藍彼得洛夫，你知道那裏在嚷些什麼？我知道。我同你賭，我知道。米諦亞正向着西爾奇訴說我們的事；他擾亂的叫喊起來，而西爾奇則正呪詛我們呢！」

瑪加熱切的疑問的看著他的臉，他聽完她的話，臉色變了兇惡；冷酷的含着倔強。

「好！短捷的說。」

「好，如此就算完事！」

「如果如此就完事，那就沒有事可說了。」

「你生氣麼？」

「同你生氣？我很喜歡同你生氣，但是我不能夠。」

「你愛瑪莎麼？」她微語道，勸慰的向着他彙着。

「你賭！」賽藍沈重的回答道，伸出他的強有力的手臂向着她。「來現在，不要擾惱

我了！」

她如貓的動作一樣，扭曲她的身子，再向着他靠着。

「我們又要使那掌舵的人煩惱了，」他微語道，親她的臉，她的臉在他嘴唇底下滾熱的燒着。

「現在不要說話了！他們在那邊能夠看見我們！」她的頭向後邊轉動，掙扎着想把她自己釋開了，但是他仍舊用一隻手更緊的抱着她，用那一隻手來撐竿子。

「他們能夠看見我們？就讓他們看見我們吧。我鄙薄他們那些人！我是有罪惡，這是真的；我知道；並且要對着上帝回答這個罪惡；但是你卻仍舊永遠不是他的媳婦；你是自由的；你屬於你自己。他是苦痛着，我知道。至於我呢？我的地位是快樂的麼？這是實在的，你不是他的媳婦；但在我的地位上看來，全是一樣的，我現在覺得怎麼樣呢？在上帝面前，這不是一個可怕的罪惡麼？這是罪惡！我全都明白，我打破一切！因為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們相愛只有一回，而我們算不定什麼時候死。呀！瑪加！如果我祇要等一個月，在嫁你給

米諦亞之前，這些事就不會發生了。從安菲莎一死後，如果我叫我的朋友設法你，那麼所有的事就都正當了！在法律前是正當的；沒有罪惡，沒有羞辱。這是我的差處，這個差處要使我減少我五年或十年的壽命如此的差處，真要使一個人先時而老。」

賽藍，彼特洛夫決斷的，但是鎖定的說，其時一種不可撓的決心的表現，在他臉上顯出來，使他像一個時常為戀愛的權利而奮鬪競爭的人一樣。

「唔，現在全對的；不要再煩惱你自己了。我們講這個事已不止一次了。」瑪加微語道，溫和的從他臂裏，把她自己釋開了，復回她的地方。

他開始一前一後的運動他的竿子，捷速而且有力，好像他想脫離了那壓在他的胸上，生着陰影在他臉上的重負一樣。

天漸漸的亮了。

雲失了他們的密度，慢慢的向兩邊潛藏進去，好像是不願意讓位子給日光一樣。河

面漸漸的光亮起來，顯出黑漆的鋼鐵似的冷光。

「不多的時候以前，他曾對我講到這件事。他說：『父親，這不是你與我的極大的羞恥麼？棄了她吧！』他的意思是說你，」賽藍解釋說，並且微笑。「他說：『棄了她，回到正路上吧！』我的親愛的兒子，」我說，「走開了，如果你要保存你的皮！我要撕裂你爲片片，如一塊破爛的布一樣！沒有你的大道德留存的餘地！想起我是你的父親，我就發愁！你纖弱的可憐蟲！」他顫栗着。「父親，」他說道，「我是錯的麼？」我說，「你是的，你啼啼哭哭的惡狗；因爲你是在我底下的！你是的，」我說，「因爲你不能自己獨立！你沒有生氣的，腐爛的行屍！祇要！我說，『你是強健的人，就能夠殺死你；但是就是這一層也不能夠做人！可憐你，可憐的痛苦的生物！』他祇是哭。喂，瑪加這類的事，真沒有好處。無論別的什麼人都要——要立刻的脫出他們的頭於這個活結的外邊，但是我們卻在他裏邊，我們似乎還把他緊套在我們的頭頸上！」

「你是什麼意思？」瑪如說，害怕的望着他，他兇惡，健壯，而且冷酷的站在那裏。

「沒有什麼！如果他死了，事就完結了！如果他死了——那是如何好的事！那個時候，什麼事情都正當了！我要把所有的田地都給了你的家族，使他們塞住他們的嘴；我們倆就到西伯利亞去，或者別的遠地方。他們要問，「她是誰？」「我的妻子！你知道麼？」

「我們可以得到一種的紙據或執照。我們可以在某地的一個鄉村裏開一間鋪子，住在那裏。我們可以在上帝面前贖我們的罪。我們可以幫助別人生活，他們也幫助我們去安慰我們的良心。對不對，瑪如？」

「是的，」她說，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閉上眼睛似乎正在思想。

他們停一會兒不說話。永呻吟的流着。

「他有病。他或者不久要死，」賽藍停一會後說。

「請上帝快一些！」瑪如說，似乎在那裏祈禱，并劃十字。

春天的太陽的光線經過雲端射下來，以虹霓的黃金的色澤與水面相接觸，風吹起來，萬物都震顫，活潑，而且微笑。雲中間的青色的天在爲陽光所暖的水面上頭微笑着。木筏流動而前，離開雲在筏後。

雲集合而成厚而且濃密的一團，懸掛着不動，在光明的河的上面，似乎要尋找一個方法，逃避那熾熱的春天的太陽，他豐富色彩與快樂，似乎是這些冬天的暴風雨的表象的仇敵。

前面，天空漸漸的更清明，更光亮起來，早晨的太陽，沒有炎熱的力量，卻放射他的閃耀於早春時節的光明，靜定的美麗的從河的紫金色的波浪上昇上來，更高更高的登上於青色的澄明的天空。在右邊，顯出河的棕色的高岸，圍繞着綠樹；在左邊，深綠色的田野，露華閃耀着。空氣中浮泛着土的氣息，新良的春草的氣息；還挾着松樹的芬芳的香味。

西爾奇與米諦亞站在那裏，似乎與他們的竿子結連在一起，但是他們的臉色卻不

能被站在木筏前部的人辨識得清楚。

賽藍凝視着瑪加。

她神氣冷淡。向前以彎曲的姿勢靠在她的竿子上。她正向前面看，以迷矇的眼睛；神妙的，愉快的微笑，現在她的脣上——如此的微笑，直能使醜婦也顯得好看而且可愛。

「看着前頭，孩子們！喂喂！」賽藍嚷起來，用他的肺的全副力量，他的健壯的胸膛裏感得一陣有力而強烈的跳動。

四圍的東西似乎都因他的呼喊而震顫起來，從兩旁高岸上來的回聲，響得很久。

作者略傳

一 契利加夫

契利加夫 (E. Chirikov) 是俄國大革命前聞名的寫實小說家，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他的著作，以平易古樸動人，他在平淡的事中，含有深的思想，具俄國作家特有的「含淚的微笑」之作風。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學生來了、外國人、猶太人、泰卻諾夫的、一生及在歐洲大戰時所作的雜記、戰爭的反響等。大革命後流亡在外，不曾回國。

他的「浮士德」寫的是一個中產家庭的生活，但所提的「浮士德」歌劇，其故事卻是中世紀時的一個傳說，敘浮士德把他的靈魂賣給魔鬼米菲士托弗的事。後來，英國作家麥洛委 (Melowe) 首先把牠編為劇本；到了德國文豪歌德以這個題材作為絕

世的巨著浮士德時，這個故事便傳遍全地球了。但通常在舞臺上演奏的，乃是五幕的歌劇，敘的是浮士德與馬格萊特的戀愛的始終，起於浮士德與米菲士托弗的訂約，浮士德的變形爲美少年，在市場與馬格萊特的相見，終於馬格萊特殺死她與浮士德私生之子，被捕入獄，在獄中爲天使救入天堂。

二 克洛林科

克洛林科 (Korolenko) (一八五三年生，一九二〇年死) 的生地在西俄。一八七二年，他在莫斯科的農業學校裏讀書，因爲參預學生運動，被學校斥退。後來，他又以「政治犯」被捕，被流放於西比利亞。至一八八六年，他才被赦回來。西比利亞使他的文學天才孕蓄至於成熟。他的馬加爾的夢發表後，立刻引起許多人的稱許，被承認爲屠格涅夫的一個真的後繼者。他的這篇文章，在描寫上，在結構上，在在都表現出完善的藝術

的美來。此後，繼續發表的林語，惡伴侶，森林，音樂師也都是偉大而且精美的作品。

三 梭洛古勃

梭洛古勃 (Fr. Sologub) 一八六三年生，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小說家。他是崇拜「美」的，而他的偉大，卻在一切同時同派的作家以上。他是一個夢想者，而他的夢卻較實際生活爲更壞。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而他的悲觀較一切人爲更澈底。他幻想，他幻想「無生」之樂；同時他詛咒生，甚且詛咒及做着更好的生的夢者。對於一切事，他憤慨，他嘆息，而他的憤慨與嘆息是絕望的。

他的重要作品很多，以小鬼，創造的故事，比毒藥更甜美，等爲最著。他的短篇小說和抒情詩也是極秀美而帶着隱微的悲哀的。

四 高爾基

麥克辛高爾基 (Maxime Gorky) 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在尼志涅諾夫格羅 (Nizhni Novgorod) 地方的一個染坊裏。高爾該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是阿利克塞，麥克西默維慈，薛陝加夫 (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高爾該是悲傷的意思，他所有的著作，差不多都署上這個假名字。他在兒童時代，雙親就全死了。很小的時候，就在一家鞋鋪裏當學徒。因為受不住主人的虐待，逃走出去。後來在佛爾格 (Volga) 河裏一隻輪船上的廚房裏當助手。如同貴族的屠格涅甫之學俄國文字於一個僕人一樣，他從一個廚子那裏得到他的愛好文學的性情。這個廚子是一個粗率而長大的人，鎮日價消磨他的閒暇的時間於書籍中。他有一個舊箱子，裏邊滿裝着書；有聖哲的傳記，有大仲馬 (Dumas) 著的小說，也有些郭歌里 (Gogol) 的著作。這些書高爾該都看了。他的求學的念頭，從此引起，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就到佛爾格河邊的一個鎮，名為喀山 (Kazan) 的那裏去，這個地方，有一個大學，托爾斯泰會在那裏念過書。他最初所抱的思想，

以爲文學與知識，必同饑荒時的麵包一樣，也是自由散發給飢民的，那裏知道這完全是空想。大學豈是自由開放的！替代了去接受那知識的米麵，他卻強迫——爲肉體的飢餓所強迫——着去，到一家麵包店裏去作工。晝夜不斷的在爐邊作苦，以求一飽。這個時候，可算是他一生中的最黑暗的時代了。不久，去麵包店而遊行各處，做了各種的工作；當過小販，也當過碼頭上及車站上的苦力。十九歲的時候，他厭棄他的生活，用手槍自殺了一回。但沒有中要害。於是他遂沿佛爾格河，往黑海，得了許多小說的材料，爲後來之用。一八九二年的時候，他開始做小說，登在各日報上。後來，遇見克洛林科，這位前輩盡力的鼓勵他，並爲之介紹於彼得格拉特的各雜誌。一八九九年後，他的聲望，一天天的上漲，他的地位，僅次於托爾斯泰。一九〇六年的大革命失敗後，他也逃亡到國外去。直到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告成後，他方歸國。曾一度爲教育總長。又爲政府刊行世界文學叢書。在蘇俄的文壇上，他是唯一的一位「老師宿儒」了。

他的著作，有母親，我的少年等長篇，夜店，沈淵等戲典；但以短篇小說昔曾爲人者，十一男與一女，我的伴侶等爲最見長。